



请回报劳动 不要 酬谢财富

要终结不平等危机，我们必须建构一个服务于普通劳动人民而非富人和权贵的经济制度。

www.oxfam.org.hk



樂施會
OXFAM
Hong Kong

無窮世界
World
Without
Poverty

2017 年是全球有史以来亿万富豪人数增长最为迅猛的一年，平均每两天就新增一位。亿万富豪们去年的财富增长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 7,620 亿美元之多。增长量之大足够终结全球极端贫困状态人口 7 次。2017 年，全球所创造的财富总值中，高达 82% 流向了顶层 1% 的人口，而全球财富底层 50% 人口的财富却几乎颗粒无收。

危险的是，正是那些工资低廉、人数庞大的劳动者们支撑起了少数富豪的巨额财富。妇女们从事着最糟糕的工作，而超级富豪几乎全为男性所霸据。全球政府必须创建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社会，优先考量普通工人及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福祉，而非有钱有势者的利益。

序

乐施会对行动的倡导呼吁正当其时——因为不平等危机切实存在。正如本报告所指明：在为数甚多的国家中，由于利润增速高于工资增幅，导致工资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中占比持续减少。当财富顶层那1%群体的收入大幅增加时，大部分民众却没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即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国家中，包含相当大比例的女性在内的众多工人依然只能获得微薄的工资和仅能糊口的贫困工资（poverty wage，处于此类工资水平的群体，依然难以摆脱生活中的贫困状态，译者注）。

乐施会报告所开展的相关调查结果证实，大部分民众都希望生活在更为平等的社会中。减少不平等正快速被提上世界各大机构和各国领导人的议程中。回应这些关注，这一议题也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被优先体现，其中目标10正是呼吁“减少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目标8则是要求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以及促进充分的生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我完全赞同乐施会这本报告所指出的“提供生活保障工资的体面工作，是建构更为公平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减少不平等的关键，正是“合理报酬，体面工作”。

——盖伊·莱德（Guy Ryder），国际劳工组织（ILO）总裁

推荐语

当今世界中，在揭露极端财富与极度贫穷并存的现实，呼吁采取必要措施推动社会更加公平发展，不断缩小收入与财富之间差距等领域中，无出乐施会其右者。世界各国都已签署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标10就是呼吁“减少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乐施会这本新出版的富有创新思想和方法的研究报告，正是帮助我们实现目标10的必读圭臬。本报告必将引起关注，引发争论，因为这个议题理应被关注和争论。有时，超级富豪们指责乐施会及其同盟在“挑起阶级斗争”，但事实是，在很多国家中，包括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很多超级富豪早已向穷人们“宣战”。当前至为迫切的，是需要重新平衡整个格局，捍卫穷人们的权利，重建公平社会，并且重建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符合全球一致目标的社会。

——杰弗里·D·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网络总监

减少工作家庭所面临的不平等并确保他们能拥有体面工作的方法很简单：一份人们可以赖以生活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以及各公司对人权和劳动权利的遵守。要实现这些，结社的自由和集体协商权必不可少。工人们需要通过集体发声来让他们的意见能被听取。政府们则应行动起来。企业也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责任。过多的亿万富豪会使得全球经济步履蹒跚——在这一点上，乐施会切中要害。一个致力于劳动大众福祉而非巨贾富商利益的经济制度将终结不平等危机。

——夏兰·布劳（Sharan Burrow），国际工会联盟秘书长

由于各国内部严峻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挑战，自1980年以来，位居全球财富顶层1%群体的财富增长率达到底层50%人口财富增长率的两倍。顶层人群的财富正在激增并固化。乐施会的研究向我们描绘出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不可不读。现在，是时候回报劳动而非财富了。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这份报告证明了工人们多年前就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全球化所能带来的大部分好处都被留给了那些自认为无法被撼动的精英阶层。现今全球化模式的神话、其支持者们的信誉，以及政治机构的可信度都如纸牌搭建的屋子，摇摇欲坠。厚颜无耻的企业偷漏税、私有化、削减公共服务，以及数十年停滞不涨的工资等都绝非偶然。需要采取迫切且彻底的行动，以资金来支持全民公共服务、体面工作和财富再分配。否则，我们只能坐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极“右”势力继续不断膨胀。关于这些，现实早已给我们提出过警告了。

——罗莎·帕万尼里（Rosa Pavanelli），国际公共服务联合会（PSI）

这本报告表明，劳动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会和集体协商权。人们需要确保其能有尊严生活的工资。但是企业无节制的贪婪正在助长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状况。更为普遍的集体协商将能重新平衡全球经济体系，使其能服务于每一个人，而不是仅仅维护财富顶层1%的那一小群人。各国政府是时候要采取行动了。

——弗朗西斯·欧·格雷迪（Frances O'Grady），英国劳动联合会议（TUC）秘书长

乐施会改变了全球对不平等的看法。现在，是时候停止在达沃斯的坐而论道，该采取行动去创建数百万人所需求的更为平等的社会了。

——丹尼·道灵（Danny Dorling），英国牛津大学

乐施会不断发布以全球不平等危机为主题的杰出研究。他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是服务于财富顶层那1%富人利益的。如果我们想要治愈这个支离破碎又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就需要改变方向——而且迫在眉睫。

——杰森·西科尔（Jason Hickel），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内容概要

2016年，时尚连锁品牌Zara的母公司给世界第4富豪阿曼西奥·奥特加的年度股份分红的价值约合13亿欧元。¹ 2017年，H&M公司创建者之子、福布斯富豪榜第43位的斯蒂芬·佩尔森²则获得了6.58亿欧元的股份分红。³

安茹在孟加拉国的工厂里从事着出口服装缝纫工作。她往往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直至深夜。常常因为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她不得不少吃几顿饭，全年的收入仅有区区900多美元。⁴

2017年，历史上新增亿万富豪最多的一年，平均每两天就新增一位亿万富豪。目前，全球有2,043位亿万富豪（以美元计）。他们每10个人之中就有9位是男性。⁵除了人数增加，这些富豪们的财富也在大幅增长。去年增加的巨额财富足够终结极端贫困7次。2017年，全球所创造的财富总额中，82%都流向了世界人口财富顶层的1%，而处于财富底层50%的人口却几乎颗粒无收。⁶

为全世界工人提供生活保障工资和体面工作对终结当今不平等危机至关重要。纵观全球，当今这个服务于1%富豪的经济体系正是由那些仅能挣到微薄薪水的工人们（往往为女性）肩挑背驮支撑起来的，这些工人仅能获得一份贫困工资、缺乏基本权利保障。这个体系是靠孟加拉国出口服装厂缝纫女工法蒂玛这样的人支撑起来的。她常常因为无法完成工作任务而遭受虐待，因为不能去厕所而经常生病。⁷这个体系还是靠美国养鸡场工人多洛莉丝这样的人肩挑背扛起来的。她因为工伤留下了永久的残疾，连亲生孩子的手都无法握住。⁸它还是靠泰国酒店清洁工、新移民迈因特这样的人肩挑背扛起来的，⁹被男性客人性骚扰后，她却常被告知要想保住工作就得默默忍受。

这份报告着眼于不断增长的极端财富和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劳动者们，探索这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之道。

“我怀孕的时候，他们调我到仓库工作。那里有无数装满鞋子的盒子，我的工作就是给它们贴上标签。这些鞋子很适合我儿子穿。我多想他也能穿上这样的鞋子，但是他没有。我想我一定希望有这样的鞋子，我感到很难过。这些鞋子都非常好看。你知道吗，这样一双我们做出来的鞋子，我们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起。”

——兰，越南制衣厂工人

停止坐而论道，给予民众他们所期盼的：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

如今，很难找到有哪位政治家或者商业领袖敢说他不关注不平等问题。但是，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恰恰是大多数领袖所缺乏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正积极推动那些将加剧不平等状况的政策。特朗普总统因许诺要帮助普通工人而赢得大选，但他却组建了一个亿万富豪内阁，竭力推动面向最富有的1%人口的减税政策。¹⁰ 尼日利亚布哈里总统曾说过他相信正是不平等引发了日益严峻的愤怒和失望，¹¹ 但是，该国数10亿石油财富却被怀疑遭到侵吞，不平等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还有1千万儿童仍旧失学，无法获得教育。¹² 乐施会与发展金融国际（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制作了一份详细的指标，显示152个国家政府在消除不平等方面的行动，结果是，大多数国家都做得远远不够。¹³

1. 渴望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¹⁴

为这份报告，乐施会调查了 10 个国家中的 70,000 位受访人，这 10 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 1/4：

- 超过 3/4 的人都同意或强烈同意他们国家中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贫富差距最低是荷兰的 59%，最高是尼日利亚的 92%。
- 10 个国家中近 2/3 的受访者认为解决贫富差距已到了迫切或者极其迫切的地步。
- 60% 的受访者认同或强烈认同减少贫富差距是政府应尽职责。在南非，有 69%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同或强烈认同。
- 75% 的受访者更期待自己所在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能比现在更好些。事实上，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希望自己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能好于其他国家。

消除不平等，而不要取消民主

在乐施会开展工作的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公民发声的空间正逐步被关闭，言论自由受到压制。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是一个致力于加强公民力量的联盟。他们发现，在 100 多个国家中都存在着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严重威胁。¹⁵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没有办法再重回革命之前的样子了。我们的眼界被打开了。当我们遭受压迫，我们就重整自己，组织起来对抗经济不平等和不公正。”

——高森·陶菲克（Ghouson Tawfik），埃及，社会正义平台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拥有民主，我们也可以任由巨额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我们不可能二者兼得。”¹⁶ 我们的领袖们都清楚这个事实，但是相较于采取行动来减少财富垄断和不平等状况，他们更愿意选择去压制民主，剥夺人们追求更平等社会的自由。

“在这个国家，我们要么选择民主，要么听任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这两者无法并存。”

——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

财富顶层所见

2. 亿万富豪们的生财之道¹⁷

在政府不作为的纵容下，经济增长的成果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平等危机持续恶化：

- 2017年，全球一年内新增亿万富豪数量达历史新高，平均每两天就新增1位。目前全球有2,043位亿万富豪（以美元计），他们每10个人之中就有9位是男性。¹⁸
- 12个月之内，这个精英群体的财富增长了7,620亿美元。这笔财富足以终结极端贫困7次。¹⁹
- 2006到2015年间，普通工人的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2%，²⁰与此同时，亿万富豪们的财富年均增长却达到近13%，几乎是前者的6倍。²¹
- 2017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值，82%流向了全球财富顶层1%那个小群体，处于财富底层50%人口的财富却未见任何增加。²²
- 亿万富豪们的财富一年内就增长了7,620亿美元，而全球妇女们却以每年10万亿美元的无报酬照顾劳动支持了全球经济。²³
- 瑞士信贷新数据表明，最顶层42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相当于全球最贫困37亿人口的财富之和。去年的数据在经过更新后显示，61位顶级富豪的财富总和等同于财富底层50%人口的全部财富。²⁴
- 财富最顶层的1%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仍旧超过其余所有人口的财富总和。²⁵

世界各国出现的情况几近一致。2017年，乐施会及其他机构的相关研究表明：

- 在尼日利亚，最富有的人依靠其财富一年所赚到的钱就足够帮助200万同胞摆脱极端贫困。尽管近10年来尼日利亚经济高速增长，而同期该国贫困状况却加剧了。²⁶
- 在印度尼西亚，²⁷4大顶尖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财富底层1亿民众的资产总和。
- 在美国，3位顶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财富底层50%美国人口（约为1.6亿）的财富之和。²⁸
- 在巴西，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必须工作19年之久，才能挣到最富有的0.1%人口1个月就能赚到的钱。²⁹

反手即得的巨额财富

主流的经济学认为，不平等激励了创新和投资。据说亿万富豪就是获益于天份、勤劳和创新的终极典范，而且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好处。³⁰

“不平等状况与日俱增。工人们都倍感沮丧，他们的工资无法负担生活所需。这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将任何繁荣的机会都削减殆尽。”

——塔里克·幕宾·乔缀易（Tariq Mobeen Chaudray），巴基斯坦工业联盟，发展金融中心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³¹表明，当前的极度不平等状况并不能用才华、努力和承担风险

来解释，反倒更像是遗产继承、垄断或政府中裙带关系带来的好处。

大约 1/3 亿万富豪的财富来自于遗产继承。在未来 20 年中，全球最富有的 500 人将会把约 2.4 万亿美元财富交给自己的继承人，这数量比拥有 13 亿人口的印度全国的 GDP 还要高。³²

垄断组织以牺牲经济其它部分的利益为代价，为其所有者和股东赚取巨额回报。凭借垄断之力而攫取极端财富力量之巨，莫过于全球排名第 6 的富豪——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他的财富就来自于其在国内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宽带通信服务领域建立起来的几乎完全垄断的地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现，此类垄断对消费者和经济体系都伤害甚重。³³

垄断势力与任人唯亲、以及基于权贵利益来考量公共政策的操纵力相互交织，进一步稳固现有垄断格局，并创造出新的垄断。慷慨的私有化交易、廉价的自然资源让渡权利、腐败的公共采购，或是免税和漏税等都是被精心构建出的、以牺牲公共利益达致中饱私囊的途径。

总体而言，乐施会计算结果显示，大约 2/3 的亿万富豪的财富都是经由垄断、裙带关系和遗产继承这三条途径获得。³⁴ 乐施会在 10 个国家开展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认为，即便是努力工作，普通民众要想增加手头的财富依然非常困难，或者说是基本不可能。

经济效益日益集聚到财富顶层群体。当数百万普通工人仍旧依靠贫困工资勉强度日时，股东们和高管们所获的回报早已冲破天际。³⁵ 在南非，社会中最富有的 10% 人口赚得全国所有工资收入的一半，而处于财富底层 50% 的劳动力则只挣得其中的 12%。³⁶ 只需要花 1 天多的时间，一名美国公司的 CEO 就能赚到一名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工资额。³⁷ 高薪雇员中，男性长期占据主导位置。³⁸ 平均下来，一位就职于世界五大时尚品牌公司的 CEO 仅 4 天的工资，就相当于一名孟加拉国制衣女工一辈子所能挣到的钱。³⁹

常见情况是，回馈给富有股东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令其胃口越来越大，使得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去压榨工人们。若要将 250 万越南制衣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至生活保障工资水平，每年需要 22 亿美元。而这，只不过相当于全球制衣业五大公司支付给其股东分红金额的 1/3。⁴⁰

逃税也是富豪群体不断增加财富的途径——通过富豪及其所拥有的或占股的公司实施避税来增加财富。正如“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所透露的信息，通过全球避税天堂网，超级富豪们至少偷逃税款 7.6 万亿美元。⁴¹ 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在本报告中新提出的分析已经显示，这意味着照此估算，财富顶层 1% 的人口逃避了约 2000 亿美元税款。⁴² 因企业和超级富豪们的避税行为，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损失 1,700 亿美元税收收入。⁴³

就算是那些从市场竞争中获利的亿万富豪们，也常常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将各国推入了在工资、劳动权利和税收减免等多领域中的自杀性“竞低”比拼中。

与此同时，由于机会都被集聚到富有家庭的孩子们身上，那些最贫困的儿童、特别是最贫困的女童注定要一辈子都挣扎于贫困中。⁴⁴

“梦想在那里诞生，也在那里破灭”

——**米尔德里德·奈萨（Mildred Ngesa）：非洲妇女发展和沟通网络（FEMNET），谈及内罗毕的丹多勒贫民窟时所言，她在那附近长大**

财富底层所闻

不平等与贫困

1990 到 2010 年间，生活在极端贫困（日均 1.9 美元以下）状态中人口减少了一半，并且自此持续下降。⁴⁵ 这一巨大的成就是全世界都应引以为傲的。但是，要是这段时期中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状况没有持续恶化的话，还可以再有 2 亿人口摆脱贫困。⁴⁶ 如果贫困人口从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的获益还能高于富裕群体的话，脱贫人数更可以增至 7 亿。⁴⁷ 放眼未来，世界银行已经明确指出，除非我们能消除贫富差距，否则我们距离实现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还路途遥遥——就算是将贫困人口数量降至 3% 的目标能够实现，到了 2030 年，还会有 2 亿人口仍旧维持在日均 1.9 美元的水平上。⁴⁸

另外，即使是那些已经脱离极端贫困的人，往往还是非常贫困，负债累累，为养家糊口而努力挣扎。他们中的很多人距重陷贫困也就是一步之遥。全球超过半数人口都生活在每天 2 美元至 10 美元这个区间中。⁴⁹

这，就是在过去的 25 年中，让最贫困的 50% 人口从全球收入增长中获利微薄所造成的结果。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近期发布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1980 到 2016 年间，财富顶层的 1% 人口掌握了全球收入增长的 27%。与此同时，收入底层 50% 人口只获得了前者的一半，即全球收入增长中的 12%。⁵⁰ 对收入底层 10% 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年均收入在 25 年中只增长了不到 3 美元。全球收入每增长 1 美元，只有 13 美分归于财富底层的 50% 人口，却有 42 美分流入了顶层 10% 人口的口袋。⁵¹ 若想消除贫困，这种收入增长方式真是非常低效的途径。如果将地球的环境限制纳入考量范畴，这种方式也完全是不可持续的。按目前的不平等水平假设，全球经济总量必须要比现在高出 175 倍，才能保证人均生活水平都能高于日均 5 美元——在环境领域，这将是毁灭性的灾难。⁵²

经济和性别不平等

性别和经济不平等是紧密相关的。尽管大多数国家都比较关注基于性别的工资差距，但其实基于性别的财富差距往往更为严重。全球范围内，拥有土地、股份和其它资本资产的男性都比女性为多；⁵³ 做同样的工作，男性的报酬总是比女性的更高，并且在那些报酬更丰厚、地位更显赫的工作岗位中，也是男性身影居多。妇女们大量从事工资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绝不是什么巧合。⁵⁴ 纵观世界各地，社会规范、态度和信念中大多会贬低女性的地位和能力，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歧视做辩护，并指定哪些工作她们可以做，哪些工作她们别指望能得到。

性别不平等既非偶然事件也不是什么新现象。我们的经济就是由有钱有势的男性围绕他们自身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让这一情况变得更糟糕——减少公共服务、削减针对最富有人群的税收、薪酬和劳动权利方面的“竞低”等措施给女性带来的伤害都甚于男性。

我们的经济繁荣也是建立在女性大量的无偿照顾劳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上，然而这些贡献却得不到承认。例如，在秘鲁，据估计女性这部分贡献可以占到 GDP 的 20%。⁵⁵ 相较于富裕女性，贫困妇女要承担更多的无偿照顾工作。⁵⁶

要解决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我们必须终结性别不平等。同样，要确保男女平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减少经济不平等。要实现这一目标，将女性进一步纳入现有经济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确立一个愿景——要建立一个新的人本经济，这种经济应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建，为所有人谋福利而非仅照顾少数特权人士。

有工作，却依然贫困

劳动所得是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⁵⁷ 因此，增加体面工作的获得途径方能有效促进平等。

对很多最贫困的人来说，他们要依赖小规模粮食生产来获得这份收入。还有很多其他人则是通过工资来获得生活来源。本报告聚焦于全球工资性收入劳动者。2018 年下半年，乐施会还将发布一份有关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补充性分析报告。

3. 工人们仍需挣扎求生⁵⁸

在缅甸，乐施会通过项目支持为全球时尚品牌生产服装的制衣厂女工。她们每天能挣 4 美元，这个收入已经比贫困线翻了一倍。但是为了挣到这点钱，女工们必须每周工作 6 到 7 天，每天工作长达 11 个小时。尽管工作时间如此之长，她们依然疲于应付基本的温饱和医疗需求，并且往往陷入债务困境。

尽管如此，拥有一份工作并不意味着就能摆脱贫困。国际劳工组织（ILO）近期预估显示，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每 3 名工人之中就有 1 名生活于贫困中，并且这一人数还在不断增加。⁵⁹

当今全球劳动力市场最让人吃惊的，也许就是现代奴隶制度依然存在。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16 年全球还有 2,500 万人处于强制劳动中。根据该组织报告“我们消费的一部分吃喝衣物等是由强制劳动者们所生产的，我们居住或上班的建筑物也有一些是由他们在打扫清洁”。⁶⁰

全球青年劳动力中约有 43% 的人仍旧处于失业或是有工作但依然生活潦倒的状态。⁶¹ 5 亿多年轻人不得不在每天低于 2 美元的生活标准上挣扎求生。⁶² 据估计，发展中国家中约有 2.6 亿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接受教育或者培训。⁶³ 每 3 名年轻女性中，就有 1 人要面对上述现实。⁶⁴ 尽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千差万别，但有一点不变——总是年轻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⁶⁵

现代奴隶工人中，有 400 万是儿童。根据最新估算，有超过 1.5 亿年龄在 5—17 岁的儿童承担着某种形式的童工劳动，⁶⁶ 几乎每 10 个劳工中就有 1 名童工。

最近几十年来，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上述情况仍然没有被消除。虽然工人们生产出的产品价值已经大幅增长，他们的工资或是工作条件却没有随之提高。国际劳工组织调查了 133 个富裕和发展中国家在 1995 至 2014 年间的状况，结果显示，有 91 个国家的工资水平都没有跟上业已提高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⁶⁷

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国家还没有设立最低工资或集体协商制度，即便已有的最低工资水平也大多远远低于生存所需或是距离“生活保障工资”相去甚远。⁶⁸ 乐施会在摩洛哥、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工作已印证了这一事实。⁶⁹ 最低工资制度的落实情况也不容乐观，并且女性的落实情况要比男性的糟糕。

不稳定、危险且没有权利

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并且在富裕国家中也日益增多。临时工的工资更低、权利更少，受社会保护的途径也更少。女性和青年人更有可能从事这样的工作。

“我们吃的食物和穿的衣服有一些是由强迫劳动者们所生产，也是他们清洁了我们很多人生活或工作的建筑物。”

——国际劳工组织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是危险的，并且会危害健康。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每年由于职业伤害或工作相关疾病而致死亡的工人人数超过 278 万——平均每 11 秒就发生 1 例。⁷⁰

“在酒店行业中，性骚扰时有发生。至少 90% 的女工会受到来自客户或酒店主的骚扰。但法律往往站在后者那一边。”

——**欧罗西亚·法米利亚 (Eulogia Familia) ，多米尼加共和国，酒店业工会领袖⁷¹**

全世界的女性工人都常常要面对工作场所时有发生的严重伤害、健康风险和性暴力。接受乐施会访谈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国的酒店工人都提及受男性客人性骚扰、性侵之类事例并不鲜见。⁷² 她们还报告说因为日常清洁工作中需要使用化学品而出现健康受损的问题。孟加拉国制衣厂里，不少年轻女工因为不被允许上厕所，不得不忍受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的痛苦。乐施会面向美国家禽养殖业工人的一项研究也同样发现，因为工厂不允许他们去上厕所，很多工人不得不穿着纸尿裤工作。⁷³

4. 无法牵住孩子的手⁷⁴

在美国，乐施会与家禽养殖业工人一起倡导，呼吁改善他们被迫忍受的糟糕工作环境。工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上洗手间，很多人不得不在工作时穿着方便尿裤。多洛莉丝曾在阿肯色州家禽养殖厂工作，她说“觉得就像是这群人毫无价值……我们早晨 5 点就要上班，一直工作到 11 点或者 12 点，中间一直不能使用洗手间……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需要换片帮宝适。”

家禽养殖业属于高危工作，是所有行业中受伤率最高的工种之一。重复性劳损可以严重到即便仅仅在生产线上做一年，有些工人就报告说无法伸直手指、握不住勺子、甚至牵不住自家孩子的小手。

工人们组织起来才能抗衡财富的强力，这也是创建更为平等和民主社会之关键。工会推动提高工人工资、保障权利及保护工人，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工会会员利益，也为全社会工人都受益。⁷⁵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已经发现，自 2000 年起，全球开始出现工会数量下降的趋势。⁷⁶ 该组织认为这种情况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有关。⁷⁷ 工会数量下降与公司业务外包、临时工、短期合同等情况的增多相互交织，削弱了劳动权利。

根据国际工会联盟 (ITUC) 全球权利指数的年度数据，仅仅 1 年间，工人遭遇肢体暴力和威胁的国家数量就增加了 10%。⁷⁸ 在 59 个国家中都发现有工会成员遇袭记录。⁷⁹ 超过 3/4 的国家部分或全部否认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泰国流动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1/10，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罢工。⁸⁰

非正规就业行业中以境况糟糕的工种居多，而且大多缺乏政府监管，这类行业中又以女性和青年人居多。这种状况让全球经济体系中最有权势者们大获裨益。通过将生产外包给那些雇用非正式劳动力、支付微薄工资的小公司，大型跨国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提供更少安全保障，这使得他们又规避了自身的劳动及社会保护法律责任。

现状缘起何处？

这个由诸项因素所构成的“完美组合”，既能不断抬高财富顶层群体的议价能力，也能

同时拉低底层人群的议价能力。

在底层社会，工人们见证了权利被侵蚀和工会力量被破坏，使得他们的议价能力被削弱。企业则日渐巩固，并且为了向富有股东提供更大回报而压力重重。这些回报的实现往往是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也往往成为整个行业界偷逃税款的重要“动机”。企业利用自身投资的流动性推动不同国家在税收和工资方面相互“竞低”。更高的自动化程度所带来的威胁也令财富所有者们更加有恃无恐，让工人们承受更沉重的压力。

解决之道：建立以人为本的经济

我们不必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经济。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更为以人为本的经济⁸¹——优先关注普通工人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福祉，而非高薪者和财富所有者的利益。在确保地球未来的前提下，这种经济体系能够终结极端不平等。我们必须摒弃教条式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要抵制精英阶层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这是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有两种重要的方式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一种是从一开始就把经济体系设计得更为平等，另一种是运用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再分配并创造更大程度的平等。

有两种重要方式能实现人本经济：第一，从一开始就将经济体系设计得更为平等；第二，使用税收和公共支出再分配来创造出更大的平等。

监管、调整及重新设计经济体系和商业运作方式

藉由监管，我们能够确保工人拥有更多协商议价权，能够终结避税天堂，能够打破垄断，还能确保金融行业和技术进步令大多数人都从中受益。各国政府和商业公司都可以采取行动，确保所有人在道义上达成共识，不再接受贫困工资、奴隶式劳作和不稳定及不安全的工作。

这就需要全球合作的规模必须远超当前现状。尽管这一点在当下的政治氛围中看起来难以企及，但幸运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各国政府仍然有极大的空间有所作为。

贸易和投资可以更远更广泛地拓展机会，流通产品和服务，传播繁荣。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制定决策时仅仅关注于如何能给富有股东最大化回报。这种状况已经如同“束身衣”，将主流商业界束缚在推动不平等的困局中。

然而，商业界、社会运动和企业界已经创造出一系列理念力图摆脱这件“束身衣”。这些理念包括合作社、员工所有制、使命优先、公益企业、社会企业，以及公平贸易企业等。

研究显示，员工所有制的企业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增长，员工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⁸² 例如，西班牙跨国企业蒙德拉贡（Mondragon）的营业额达到 130 亿美元，员工达 74,000 人。该公司的决策过程民主化，提升了就业保障，还规定最高薪水不能超过最低薪水的 9 倍。

如果政治领袖们能制定政策优先资助、支持和培育这些模式，我们的经济模式就能基于这些进步的理念建构起来。

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们必须为全民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并要通过确保富人和企业公平缴纳应承担税款而为上述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在进一步减少不平等的历程中，政府的另一个关键职责是通过税收和支出来实行再分配。涉及 150 多个国家、跨越 1970 至 2009 年的研究表明，⁸³ 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国家，投资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保障确实能减少不平等。

普及型、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让女性获益甚多，因为它们能减少对无报酬照顾劳动的需求，还能消除在受教育机会可及性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如果再与免费提供的儿童保育等特

殊措施相结合，就能大大增加女性的受益程度。

通过税收途径对当前富人享有的过高回报进行再分配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富有的个体和富有的企业应缴纳更多税款，而不能再逃避其应缴税款。我们需要终结避税天堂，终结那个助力富有企业和个人逃税的全球秘密网络，还应当扭转全球范围内针对富人们和企业的税收“竞低”趋势。各国政府应效仿智利和南非两国做法，提高针对富有企业和个人的税收。⁸⁴

构建更为平等的世界

我们必须尽快重新设计我们的经济模式，回报财富底层的普通工人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停止对他们的剥削。我们必须终止对超级富豪们的过度回报。这不仅是众望所归，也是各国领导们所承诺过的。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终结不平等危机，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构建出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经济，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

建议

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需要正视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给全球贫困人口带来的影响。接下来他们必须努力构建更为人性化的经济，以追求实现更大的平等作为主要目标。以下就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企业应该有所作为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政府

关于不平等

- **制定切实的、有时限的目标和行动计划来减少不平等。**各国政府应以财富顶层 10% 人口的总体收入不超过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总和为目标。各国政府应达成共识统一将此调整纳入⁸⁵ 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中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衡量指标。⁸⁶
- **终结极端财富。**要终结极端贫困，我们必须同时终结极端财富。当前这个金玉其外的时代正在破坏着我们的未来。各国政府应利用监管和税收，从根本上降低极端财富的水平，限制富人和精英群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 **携手合作以实现不平等数据的大变革。**每个国家都应产出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和收入的年度数据，特别是顶层 10% 和最顶层 1% 这两类群体的数据。支持开展更多的入户调查之外，其它数据来源也应被公之于众，让大众可以了解收入和财富在顶层富豪群体中的集聚情况。⁸⁷
- **落实政策，**解决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推动对女性和女性就业更为积极正向的社会规范和态度，调整家庭、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权利格局，使其达到动态平衡。
- **承认并保护公民及其组织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扭转所有压制公民空间的立法和行动。为那些维护女性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机构提供具体明确的支持。

从头开始，设计一个更为平等的经济

- **鼓励那些优先考量更公平回报的商业模式，**包括合作社、公司管理和供应链中有员

工参与的模式。

- **要求所有跨国公司开展全供应链强制性尽职调查，遵循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⁸⁸ 确保其供应链上全体员工都能获得生活保障工资。**
- **限制给予股东的回报，推动更多企业实施高层与中层员工薪酬比不高于 20:1 的政策，⁸⁹ 最好这个比例还能更低。**
- **消除性别工资差距，确保女性员工的权利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得到充分实现。废除那些歧视女性经济平等的法律，实施支持女性权益的立法和管理架构。**
- **消除奴役式用工和贫困工资。**面向所有工人实现从最低工资水平转向根据生活成本而制定出的“生活保障工资”的转变，确保工人充分参与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权利。
- **促进工人组织起来。**设立法定标准，保护工人组建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废除所有反对这些权利的法律。允许并支持覆盖范围广泛的集体协商协议。
- **消除不稳定的工作，确保所有形式的雇佣都尊重工人权利。确保家政工人、流动工人和非正式雇佣工人的权利。**逐步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确保所有工人都能受到保护，并将非正式雇佣工人也纳入决策视野中。

二次分配，构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公共支出

- **公开承诺实现普惠的、免费的公共服务和普惠型社会保障网。⁹⁰ 增加公共融资和拨备以达成这一目标，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和雇主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
- **停止将公共资金用于鼓励和补贴以盈利为目标的私营企业经营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机构，扩大公共部门提供基础服务的范围。**严格监管私营设施的安全性和质量，防止其拒绝为无力支付者服务。

关于税收

- **利用税收方式减少极端财富。**优先对极富有者征税，如针对财富、财产、遗产继承和资本收益的税收。提高针对高额收入的税率和征收。引入针对亿万富豪的全球财富税，用以从经济上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 **呼吁开展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以终结在税率方面的相互“竞低”。**税率的设置应是公平的、累进制的，应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状况。⁹¹任何新的协商都必须在确保所有国家均能平等参与的全新的税务体系责任下展开。
- **彻底消除使用避税天堂，增加透明度。**主要实现方式可以是采纳一份客观的最差避税天堂黑名单制，以强有力地自动制裁那些利用避税天堂的公司和富人群体。以强有力的自动制裁方式来实现。

企业应在构建一个更具人本化的经济体系中担起责任

- **不提供生活保障工资，就没有分红：**跨国公司可以选择通过暂缓支付股东分红、股票回购、高管奖金，或高薪职员工资等开支，确保其所有员工先能获得一份生活保障工资（使用独立标准计算）；同时采取措施确保在公司的主要供应链中，能让工人或生产者获得保障其生活的收入。
- **董事会中的代表性：**各企业应确保在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中设有工人代表。在决策

制定过程中，各企业也应想办法让供应链中的工人和地方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能够被切实吸纳。

- **支持供应链的转型和变革：**各公司可以从供应链上优先选择有公平管治架构的企业进货，例如，那些部分或全部由员工或生产者所有的企业、那些管理模式优先考量其社会使命的企业，或者是那些选择将其利润部分或全部同员工分享的企业。乐施会的公平价值俱乐部⁹²等措施正在帮助各公司实现这种转型。
- **与最贫困的工人分享利润：**公司可以决定同那些居供应链和机构运营中最低工资的工人们分享一定比例利润（如 50%）。例如 Cafe Direct⁹³就和咖啡种植者们分享 50% 的利润。
- **支持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承诺遵守联合国妇女赋权原则⁹⁴以及相关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C100、C111、C156、C183），⁹⁵显示企业对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实施涵盖招聘、培训、提升、骚扰和申诉举报等方面的性别政策；公布公司内部所有级别员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并承诺消除这些差距。
- **降低（高管）薪酬比率：**公布公司 CEO 工资与中层员工之间的工资比率，并承诺至少将其降至 20:1。
- **支持集体协商：**公开承诺将持续地、切实地且富建设性地参与独立工会，并且落实自身企业与工会开展合作致力于消除女性员工参与工会的障碍，特别是消除那些妨碍女性员工承担领导职位的障碍，并推动其它能使女性工人安全有效发声的措施。

1 不平等危机

由于极度财富持续增长，不平等危机也仍在继续恶化。据最新估算，收入不平等的水平比以往所想状况更为糟糕，我们认为最深受其害的是女性。与此同时，根据乐施会在全球 10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这 10 个国家总人口代表全球 1/4 人口），人们显然期待一个更为平等的世界。他们均不约而同地低估了自己所在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但全都强烈支持以更有效的再分配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

而我们的领袖们、我们的政府和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尽管都承认这个问题，却缺乏行动致力于解决问题，甚至常常还雪上加霜。

亿万富豪们的生财之道

5. 亿万富豪们的生财之道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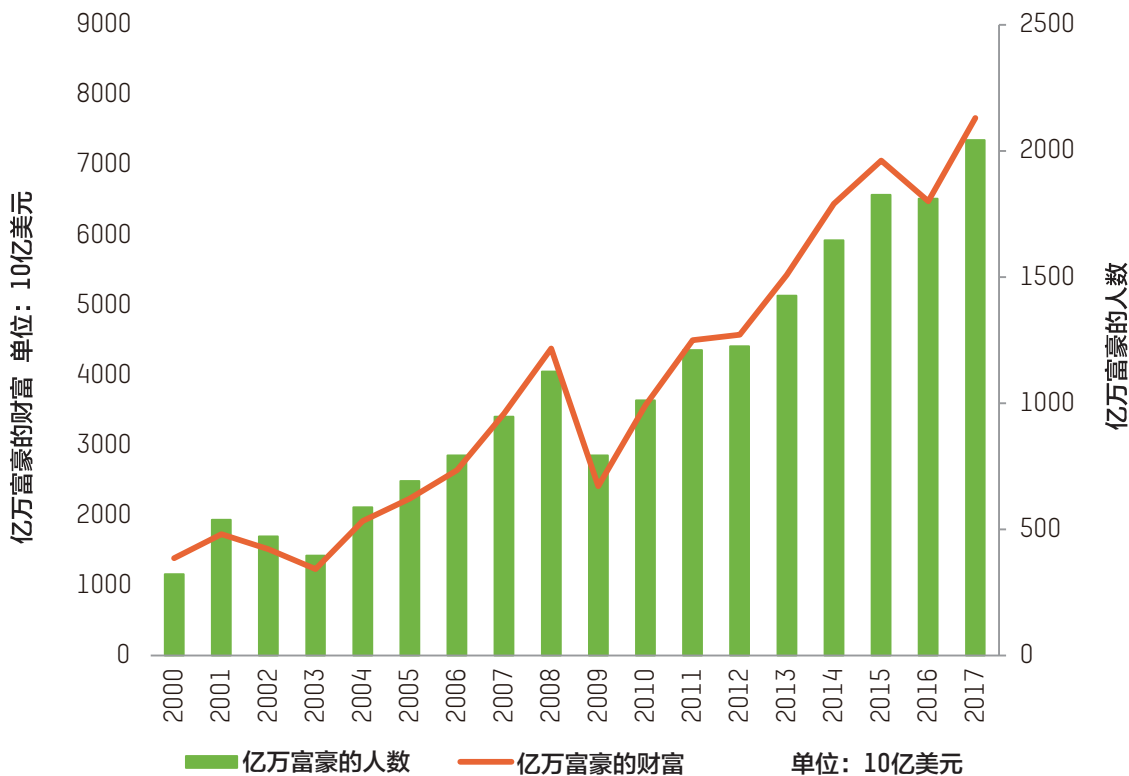
在政府不作为的纵容下，经济增长的成果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平等危机持续恶化：

- 2017 年，全球一年内新增亿万富豪数量达历史新高，平均每 2 天就新增 1 位。目前全球有 2,043 位亿万富豪（以美元计），他们每 10 个人之中就有 9 位是男性。⁹⁷
- 12 个月之内，这个精英群体的财富增长了 7,620 亿美元。这笔财富足以终结极端贫困 7 次。⁹⁸
- 2006 到 2015 年间，普通工人的收入平均每年仅增长 2%，⁹⁹与此同时，亿万富豪们的财富年均增长却达到近 13%，几乎是前者的 6 倍。¹⁰⁰
- 2017 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值，82% 流向了全球财富顶层 1% 那个小群体，处于财富底层 50% 人口的财富却未见任何增加。¹⁰¹
- 亿万富豪们的财富一年就增长了 7,620 亿美元，而全球妇女们却以每年 10 万亿美金的无报酬照顾劳动支持了全球经济。¹⁰²
- 瑞士信贷新数据表明，最顶层 42 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相当于全球最贫困 37 亿人口的财富之和。去年的数据在经过更新后显示，61 位顶级富豪的财富总和等同于财富底层 50% 人口的全部财富。¹⁰³
- 财富最顶层的 1% 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仍旧超过其余所有人口的财富总和。¹⁰⁴

世界各国出现的情况几近一致。2017 年，乐施会及其他机构的相关研究表明：

- 在尼日利亚，最富有的人依靠其财富一年所赚到的钱就足够帮助 200 万同胞摆脱极端贫困。尽管近十年来尼日利亚经济高速增长，而同期该国贫困状况却加剧了。¹⁰⁵
- 在印度尼西亚，¹⁰⁶4 大顶尖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财富底层 1 亿民众的资产总和。
- 在美国，3 位顶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财富底层 50% 美国人口（约为 1.6 亿）的财富之和。¹⁰⁷
- 在巴西，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必须工作 19 年之久，才能挣到最富有的 0.1% 人口 1 个月就能赚到的钱。¹⁰⁸

图 1: 亿万富豪人数及总财富，2000-2017 年



来源：作者引用福布斯数据计算结果 (2017)。世界亿万富豪榜 2017 年排名。

<https://www.forbes.com/billionaires/list/>

绝大多数超级富豪都是男性，而最贫困人口中女性居多。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对基于性别的收入差距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其实基于性别的财富差距更为严重。

被低估的收入不平等

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出现不平等的根本性因素。收入如果被消费掉，就可以转换为财富；财富如果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的资产，则能产生收入。简言之，今日的收入不平等将成为明日的财富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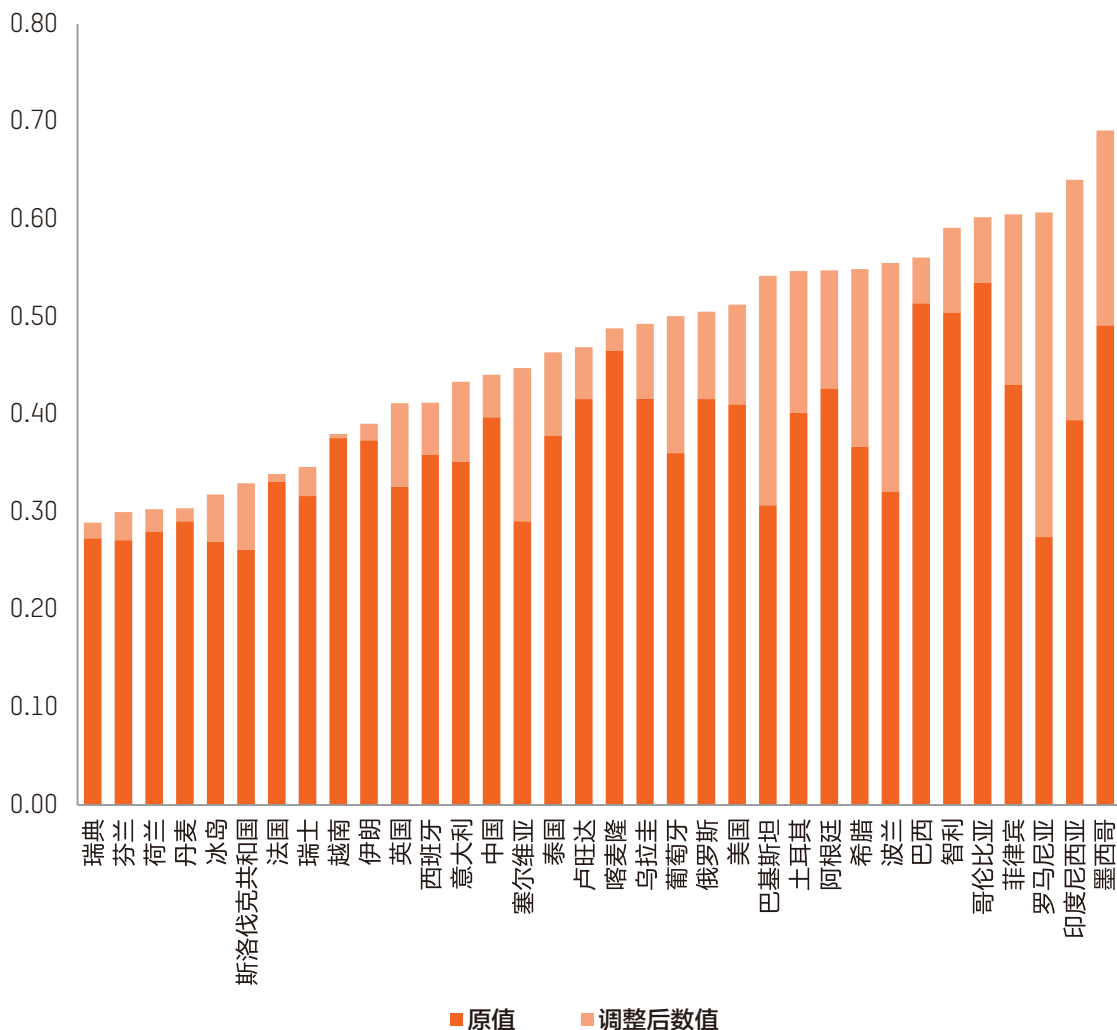
关于收入不平等，近几年得出的估算结果已经强有力地表明，¹⁰⁹ 社会顶层人士的收入被系统性地低估了，其实收入不平等的水平远远高于之前的估计。

大部分官方关于不平等的数据都基于家庭调查，这类调查易于低估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例如，一项针对数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发现，那些最富有的受访者总是声称其收入还不如一家标准大中型企业中高级经理的薪水高。¹¹⁰ 要想调查出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最近有两种新方法可采用——国民经济核算及税收记录。

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新估算

布鲁金斯研究所开展的一项分析¹¹¹表明，运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能更好地了解财富顶层1%人口的收入，用它进行计算，好多国家不平等的估值就会大幅上升。通常衡量一个国家不平等状况时的标准测算会使用基尼系数。例如，2014年墨西哥的基尼系数就从0.49上升至0.69。¹¹²同年，印度尼西亚的官方基尼系数是0.38，与希腊相当，但是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这个方法计算之后，印尼的基尼系数升至0.64——这一数据几乎接近全球最不平等国家南非的数值。¹¹³

图2: 修正后的基尼系数 2012-2014年



来源：作者引用瑞迪和塞德尔 (Chandy&B.Seidel) 的数据计算而得 (2017)。对于全球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的状况，我到底了解多少？补充进缺失的顶层收入数据进行调整后得出的基尼系数。布鲁金斯研究所。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how-much-do-we-really-know-about-inequality-within-countries-around-the-world/>

绝对不平等

之前主要通过比较相对收入的方法来检测不平等状况。但是，最贫困人群收入的绝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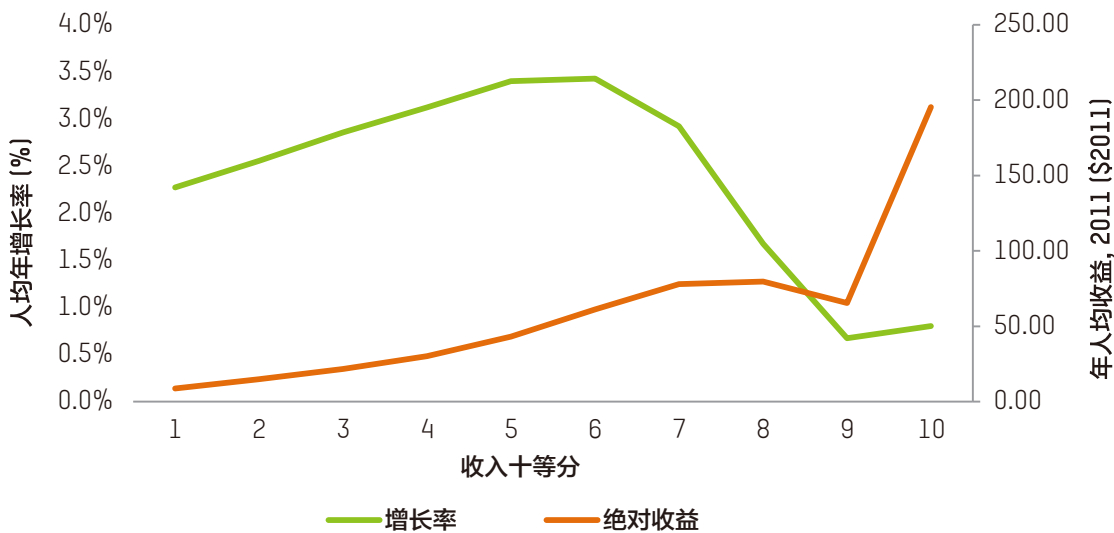
长在很多方面都与消除贫穷更为相关。

想一想,有人一天挣2美元,另外一人一天赚200美元。如果两人收入同时增长50%,那么,他们之间的相对不平等并不会增加。富裕的那个人还是比贫穷的那个人富有100倍。但是,当贫穷的人多挣得1美元,而富裕的人多赚了100美元时,这就意味着两人之间的绝对不平等增加了。现在富裕的人比贫穷的人多了99美元。

从1988至2013年,¹¹⁴世界底层10%人口的收入估计增加了75%,几乎比顶层10%人口收入增长比例(36%)高出一倍。但是底层10%人口的人均收入在这25年中只增加了21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PPP),同期顶层10%人口的人均收入则增加了4,887美元(PPP)。¹¹⁵

著名的“大象曲线”就抓住了全球中等收入人群(大象背部)和顶层人群(大象鼻子)这两类群体的收入增长百分比。这个曲线被用于说明在过去的30年里,最大的输家是富裕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受益者则是全球大多数普通人和财富最顶层的人群。¹¹⁶不过,当我们检视绝对收入不平等状况时(图3中的橙色线条),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大象的背部消失了,最大的赢家只是那些位于收入顶层的人群。

图3: 大象还是曲棍球? 基于全球收入十等分的绝对变化和相对变化, 1988-2013年



来源: 作者引用以下数据计算所得: 拉克纳(C.Lakner)和米拉诺维奇(B.Milanovic)(2016),《全球收入分配:从柏林墙倒塌到大萧条》(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经济评论》30(2):203-32;米拉诺维奇(2016)¹¹⁷及世界银行(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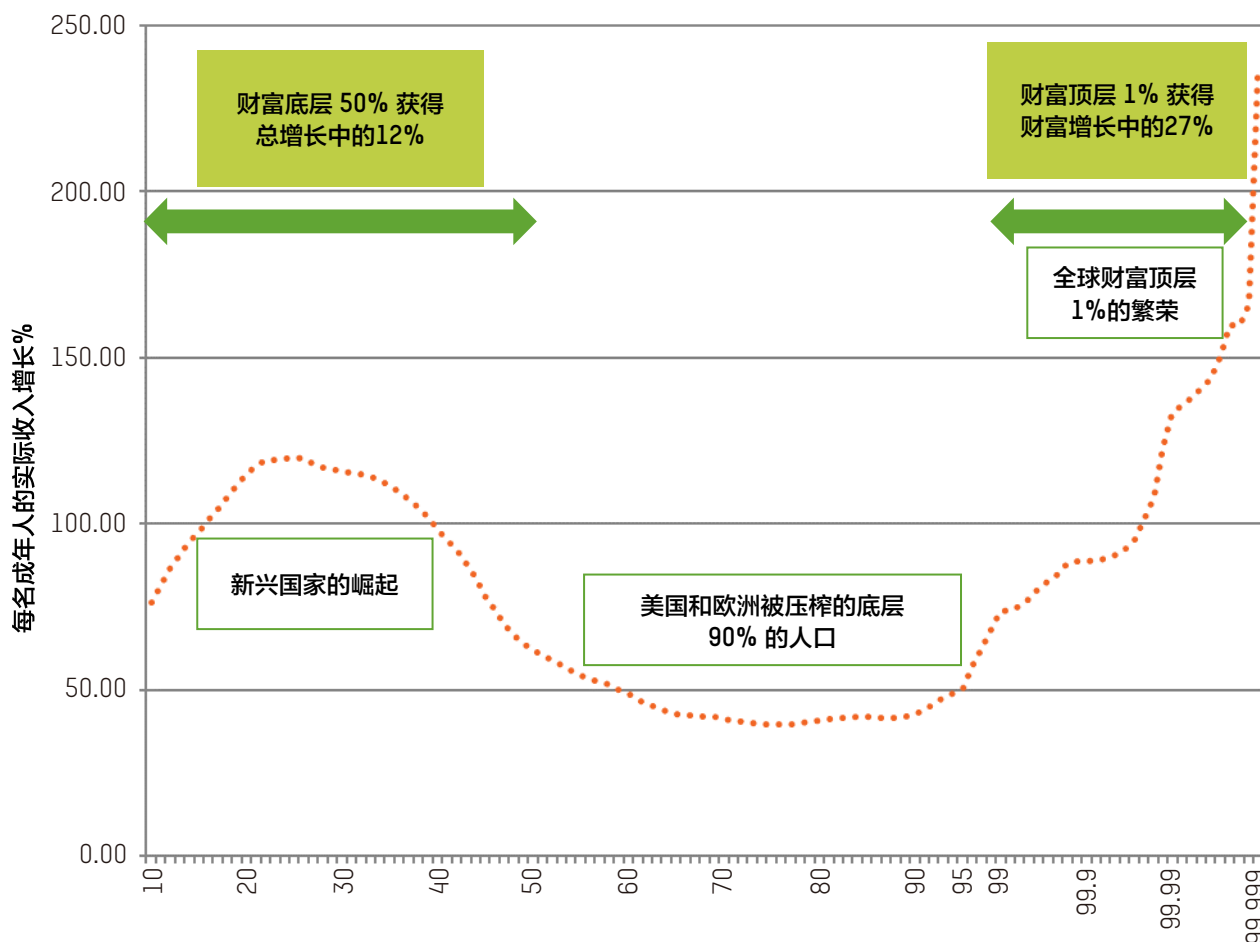
正如上文中所讨论的,最贫困人群收入的决定性增长与消除贫困关系更为密切。根据阿南得(Anand)和西格尔(Segal)的计算,全球绝对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56上升至2005年的0.72。¹¹⁸

估算财富顶层1%人的不平等

正如前文所述,基于家庭住户为单位的调查会系统性低估社会中最富有群体的收入状况。近几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已故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凭借前沿性研究发现,使用其它多类数据、特别是税务记录,能更准确地估算出顶层1%人口的收入。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WID)的资料提供了基于各国税收数据

计算而得出的收入顶层 1% 人口的收入占比。¹¹⁹《世界不平等报告》所公布的最新信息表明，在 1980-2016 年之间，财富顶层的 1% 人口占有了世界收入增长总额中的 27%。与此同时收入底层 50% 的人口则只获得了前者一半的收入增长，即总收入增长中的 12%。¹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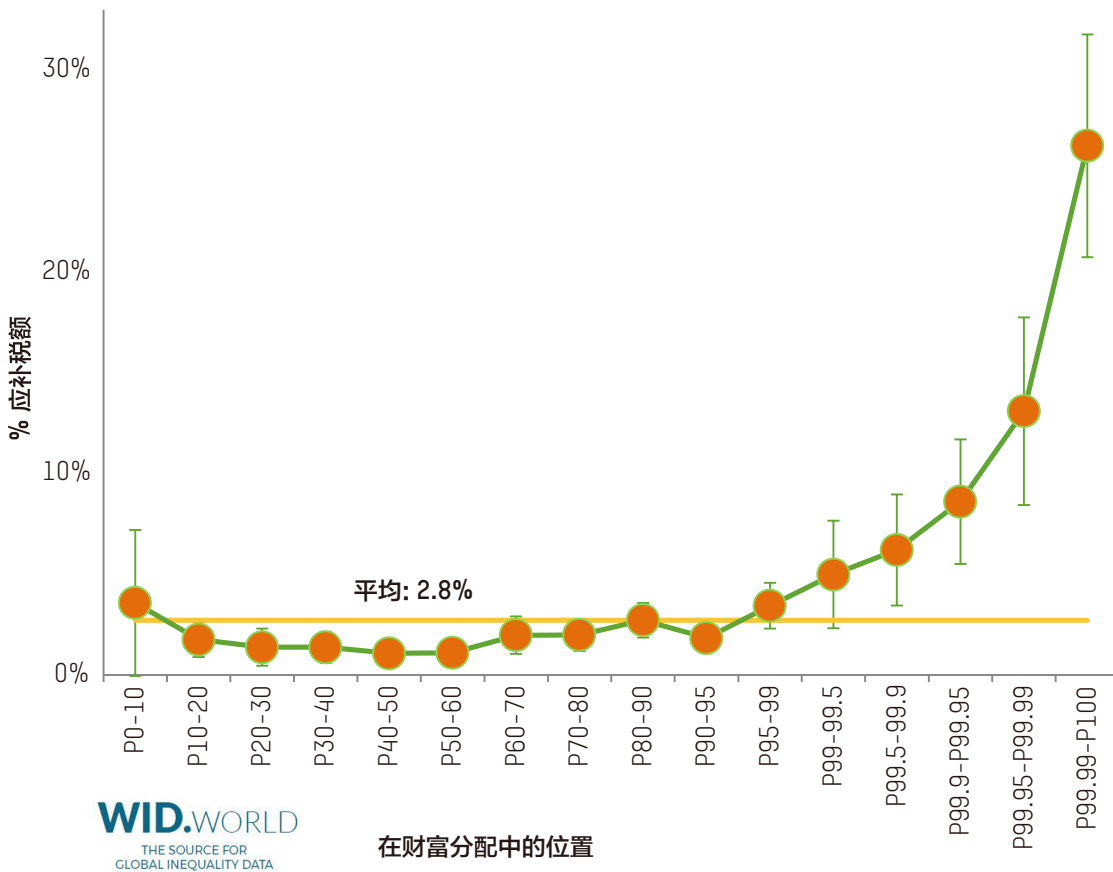
图 4: 人口按财富十等分后，总收入的增长情况，1980-2016 年



来源：作者引用阿尔弗雷多 (F. Alvaredo)，托马斯·皮凯蒂 (L. Chancel, T. Piketty)，赛思 (E. Saez) 和 . 祖克曼 (G. Zucman) (2017) 等学者数据制作。《世界不平等报告 2018》，世界不平等实验室，数据资料 <http://wir2018.wid.world/>

就算是运用税务记录也有其局限性，因为社会中最富有的群体总是更有可能避免为自己的收入缴纳税款。从泄漏出的数据看，以汇丰银行所代表的富裕的斯堪的纳维亚群岛客户们在瑞士所持有的财富显示出他们所逃避的税额与其财富数额具有关联性 (见图 5)。收入最顶层 0.01% 的客户逃避税收比例高达 26%，即最富裕的 0.01% 客户的收入要比他们的税务报告所报数据高出 26%。¹²¹

图 5: 2006 年, 挪威的富裕群体逃避税收和欠缴税额的百分比比值



来源: 奥斯塔德塞特 (A. Alstadsaeter), 尼尔斯 (J. Niels) 和祖克曼 (G. Zucman). (2017). 《偷漏税与不平等》
<http://gabriel-zucman.eu/files/AJZ2017.pdf>

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 与乐施会合作研究的结论是, 如果这些比例适用于全世界, 那么收入顶层 0.01% 群体所欠缴税款将达 1,200 亿美元。对于收入顶层的 1% 人口, 欠缴税款额将达到 2,000 亿美元。

为什么不平等问题如此重要

经济不平等不仅仅只是低效又不公平, 它还可能间接影响经济绩效, 因为它与恐怖主义、政治不稳定及犯罪等的加剧以及信任度的降低都有关联。¹²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 高度不平等状况会降低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¹²³ 而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是大有裨益的。¹²⁴ 该组织一项近期研究的结论是, 再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存在。¹²⁵ 基尼系数低于 0.27 时, 再分配会对经济增长有害。不过, 只要高于这种低度不平等状态, 再分配对经济增长就是有益的。¹²⁶ 全世界只有 11 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低于 0.27。¹²⁷

不平等还破坏减贫成效, 让终结极端贫困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讨论。

性别不平等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经济差距塑造了我们经济的方方面面。它影响到如何界定工作，工作如何获得报酬。它影响到税收、支出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决策。它还影响到男性和女性可从事的职业。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财富不平等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全球范围内，拥有土地、股份和其它资本类资产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例如，在塞内加尔，据报道只有 5% 的女性享有土地的独有产权，而男性中该比例则是 22%；在布隆迪，女性与男性的这一对比则为 11% 比 50%。¹²⁸

在美国，女性仍旧只能赚取同工男性薪酬的 79%，实际上，她们所能拥有的更少。一名白人男性每拥有 1 美元，白人女性相当于只能拥有 32 美分；有色人种女性所能拥有的甚至更少。¹²⁹ 就算是女性确实拥有土地和财产权，家庭内部的权力动态格局和社会也往往限制其实际管控自己的资产。在财产继承方面，173 个国家中，就有 35 个国家的女性存者并不能和男性存者享有同等继承权。¹³⁰ 继承权往往越过女性去照顾其他男性亲属。因此，妻子们有时会在丈夫去世之后被夺走房屋及收入，因为她们的丈夫才是房屋、土地、牲畜或其它资产的所有者，妻子无法继承这些财产。¹³¹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些不公平的遗产继承法律把世上最贫困的女性群体更进一步推向了不平等的深渊中。

性别不平等既不是意外，也不是新现象：我们的经济一直是由有钱有势的男性所建立。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让这种情况更糟——减少公共服务、削减针对最富有人群的税收，以及在薪水和劳动权利上的“竞低”等，这些给女性带来的伤害都甚于男性。举例来说，自 2010 年起，据估计英国财政紧缩的负担已经让女性损失了 790 亿英镑，而男性损失只有 130 亿英镑。¹³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基于 140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缩小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距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途径。¹³³ 然而，妇女受到收入不平等的打击最为严重，因为她们通常从事着收入最低、最不稳定、不安全的工作。¹³⁴ 我们的经济繁荣也依靠大量女性无报酬家务劳动所做出的贡献，但这类贡献却得不到承认。例如，在秘鲁，据估计这部分贡献可以占到 GDP 的 20%。¹³⁵ 与较富裕的女性相比，贫困妇女要承担更多的无报酬家务劳动。¹³⁶

要解决极端经济不平等，我们必须终结性别不平等。同样，要确保两性之间的平等，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减少经济不平等。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将女性纳入现有的经济结构中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描绘一个新的人本经济愿景，一个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创立的、为着全人类的福祉而非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着想的经济。

大多数人都很自然地会根据他们所熟悉的群体来调整自己对经济不平等的理解。这就意味着我们常常无法意识到在经济两端的极端贫困或极端富有的程度，也不清楚我们在自己国家的经济分配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公众对不平等的担忧

乐施会一项新研究力图解读人们对不平等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程度。¹³⁷ 乐施会调查了五大洲 10 个国家中 70,000 名受访者——这 10 个国家人口相当于全球 1/4 人口以及全球 1/3 强的 GDP。这些在线调查从受访国层面收集样本数据，包括美国、印度、尼日利亚、英国、墨西哥、南非、西班牙、摩洛哥、荷兰和丹麦。

在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和理念方面，总受访者中有超过 3/4 的人都同意或强烈同意其所在

国家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同意的比例低至荷兰的 58%，高至尼日利亚的 92%。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西班牙是 68%）都认为就算努力工作，要想增加财富也是非常困难或者是不可能的。在墨西哥，这个数据高达 84%。

近 2/3 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需要迫切或者是非常迫切地得到解决。其中部分受访者的迫切感尤为强烈：该比例在印度是 73%、南非是 79%、尼日利亚是 85%，墨西哥为 93%。此外，人们均认为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约 60% 的受访者认同或者强烈认同本国政府有责任减少贫富差距。在南非，有 69%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同或强烈认同。

受访者也强烈支持增加针对财富顶层 1% 人口的税率。在回答要解决政府财政赤字是通过减少公共服务，还是增加针对财富顶层 1% 人口的税收时，超过半数受访者选择对顶层 1% 人口征收更高税率。¹³⁸ 美国有 59% 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选项；在尼日利亚，这一数据接近 60%；在墨西哥则超过了 60%。

当受访者被要求选出解决不平等问题具体政策选项时，在 10 个国家中，9 个国家的受访者选出排名前四的政策是：1) 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保健；2) 打击腐败；3)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4) 提供有体面工资的工作。

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所在国家当前的收入不平等水平，而且往往是严重低估。在尼日利亚和南非，近 3/4 的受访者都低估了收入不平等水平。他们表示更期待看到不平等在更大程度上被减少。75% 的受访者都希望其所在国家的不平等水平能比现状更低。事实上，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希望自己国家的不平等水平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低。

不过，有一些国家受访者的感觉更为强烈：受访者中，61% 的摩洛哥人和 60% 的美国人都希望他们国家的不平等水平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低，这个数据在西班牙是 68%，在英国则高达 73%。

传播不平等信息，为推动再分配政策赢得更多支持

所有国家和各类受访者亚群体都担心不平等问题。基于人们现有的了解，他们都表示出高度支持应迫切采取政策行动。与随机选中的部分受访者群体分享准确信息，能提高他们的担忧程度，也增加了他们对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支持程度。例如，那些知悉英国、南非和丹麦等国实际存在的高财富集中度和低社会流动性状况的受访者，对迫切采取行动的支持程度相对提高了 10%-20%；在墨西哥，了解这一信息让受访者对创造提供体面报酬的工作、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支持程度都上升了 20%。

在西班牙，根据部分受访者提供的收入状况告知他们在国家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之后，愿意支持增加针对富人的税收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人数提高了 33%。

在摩洛哥，不平等信息的知悉让认同政府有责任减少贫富差距的人数增加了 15%。在尼日利亚，了解同类信息也让受访者对迫切解决不平等问题支持度增加了。在印度，特别是在认为自己很贫穷的人中间，当受访者了解到自己在国家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位置后，表示认同一个人即使努力工作依然很难增加财富的人数上升了 15%。

政府的不作为

很多政府和国际机构的领袖都在大声疾呼迫切需要缩小贫富差距。¹³⁹ 2015 年，193 个国家政府共同签署了旨在减少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0。¹⁴⁰

尽管有上述认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没能采取行动。很多国家的政府还积极地通过大幅度减税、减少劳动权利和进一步放松管制而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¹⁴¹

表 1: 言论 vs. 行动

| 他们所言 | 他们所为 |
|---|---|
| <p>“我们永远无法指望依靠本就作弊的人来修正一个作弊的系统。那些内部人士制定出游戏规则，确保他们自己有钱有势……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经济系统，好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共享成功。”</p> <p>——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演讲，2016 年 6 月¹⁴²</p> | <p>自从上任以来，特朗普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个有史以来亿万富豪成员最多的内阁，这些人的财富总和超过美国最穷那 1 亿公民所有财富的总和。¹⁴³</p> <p>他提出的医疗保健和税收改革已经显示出对最富裕的 1% 人群极为有利。¹⁴⁴</p> |
| <p>“我们必须留心警惕，要聚焦于社会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这些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是导致资源竞争、沮丧和愤怒引发动荡的部分根本性原因。”</p> <p>——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2017 年 9 月¹⁴⁵</p> | <p>在尼日利亚，近期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都被最富有的 10% 人口独享，而贫困和不平等情况则日渐加剧。一千万儿童没有学上，1/10 的妇女死于分娩。¹⁴⁶</p> |

乐施会和发展金融国际（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最新发布的承诺减少不平等指数（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CRII），指数覆盖 152 个国家，衡量政府在采取政策减少不平等方面的行动。¹⁴² 乐施会发现，在消除不平等方面，有 112 个国家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都不过浅尝辄止，甚至连一半努力都没尽到。呈现指数最差的是尼日利亚，主要因为其快速恶化的不平等状况；¹⁴⁸ 美国则是评分最低的富裕国家之一，紧跟在南非之后。

不过，乐施会也发现，纳米比亚、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家正采取切实行动来减少不平等。他们增加针对富裕个人和企业的税收，投入更多预算在健康和领域，确保工人能获得更好的待遇。例如，纳米比亚已经通过全民社会保障和免费中等教育等措施大大改善了不平等情况，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处境大有改观。¹⁴⁹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首批坚定地提出要消除不平等的全球机构之一。然而，世界银行依然还在持续支持盈利性教育，¹⁵⁰ 支持一些依然在利用避税天堂的公司。¹⁵¹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出版了关于不平等的前沿性研究报告，¹⁵² 并准备采取措施改变其行动，它也仍旧在支持那些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如降低最低工资水平和增加针对穷人的税收等。乐施会的研究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能力、也应该在支持各国减少不平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¹⁵³

不平等并非无法避免。这是一个政策选择。但是遗憾的是，尽管要求关注之声日甚，各国公民也有此需求，但是大部分领导人仍然在做着错误的决定。在世界各地，公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发声反对不平等和不公正。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是一个致力于加强公民力量的联盟，它发现在 100 多个国家里都存在对公民自由的严重威胁，因为各国政府都选择打压民主而不是解决不平等。¹⁵⁴

6. 不平等状况是有所改善还是愈演愈烈？

不平等可以从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衡量，即衡量地球上每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或衡量一个国家中不同公民间的不平等。衡量全球不平等很重要，但是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国家层面的不平等最为紧要，政策制定者的行动也是在一国之内影响最大。因为受到中国、拉丁美洲和其他人口众多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基于一些测量可以看到全球层面的不平等是在减少，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之内，不平等却一直在加剧。¹⁵⁵

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收入不平等

在全球层面，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在改善。¹⁵⁶ 但情况仍然糟糕。假设全世界是一个国家，那它的不平等状况和南非相若，而后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¹⁵⁷

在国家层面，大多数国家在过去 30 年间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增长。¹⁵⁸ 这还包括印度和中国这样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全球每 10 个人之中，就有 7 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处于加剧状态的国家中。¹⁵⁹ 不过，这之中还是有多类样貌，拉丁美洲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经历过不平等状况的快速恶化，最近这 15 年中其不平等水平显著下降了；与之相对比的是最近 15 年中从合理公平的增长状态演变为收入不平等快速加剧的亚洲国家们。¹⁶⁰ 自 2008 年开始，中国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略有好转，虽然其不平等挑战依然严峻。向那些成功降低不平等水平的国家学习至关重要。

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财富不平等

高度的财富积聚与权力和政治的控制息息相关。正如乐施会所证明，全球层面财富的不平等正日益严重，全球财富顶层 1% 人口如今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底层 99% 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¹⁶¹

在国家层面，从有限的几个能获得数据的国家所获证据表明，财富不平等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不平等，并且在近几十年来大幅度加剧。在中国，财富顶层 10% 人群所掌握的财富快速增长，现在的状况已经和美国别无二样。在美国，财富顶层 0.1% 人群的财富占比已经从 1978 年的 7% 上升至 2012 年的 22%。¹⁶²

当财富不平等日益严重之时，要如何改善全球收入不平等？

受社会中下层人士收入增长的利好推动，特别是中国在此方面的正面影响，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尽管收入增加，但并不足以累积出任何可观的财富。与此同时，最富有的人则通过财富回报而非工资来赚取大部分的收入。¹⁶³ 尽管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看起来没有社会中下层人士的那么快速，富人们依然在持续积累扩展财富。

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在起作用？

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主要得益于亚洲的经济增长。¹⁶⁴ 然而，也正是这些国家中出现了飞速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在降低国家不平等水平方面，最成功的案例出现在那些增加针对富人税收、增加社会公共支出、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共识的国家中。例如，得益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再分配政策和愿意改变的政治意愿，拉丁美洲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成为全球消除不平等幅度最大的地区。¹⁶⁵

2 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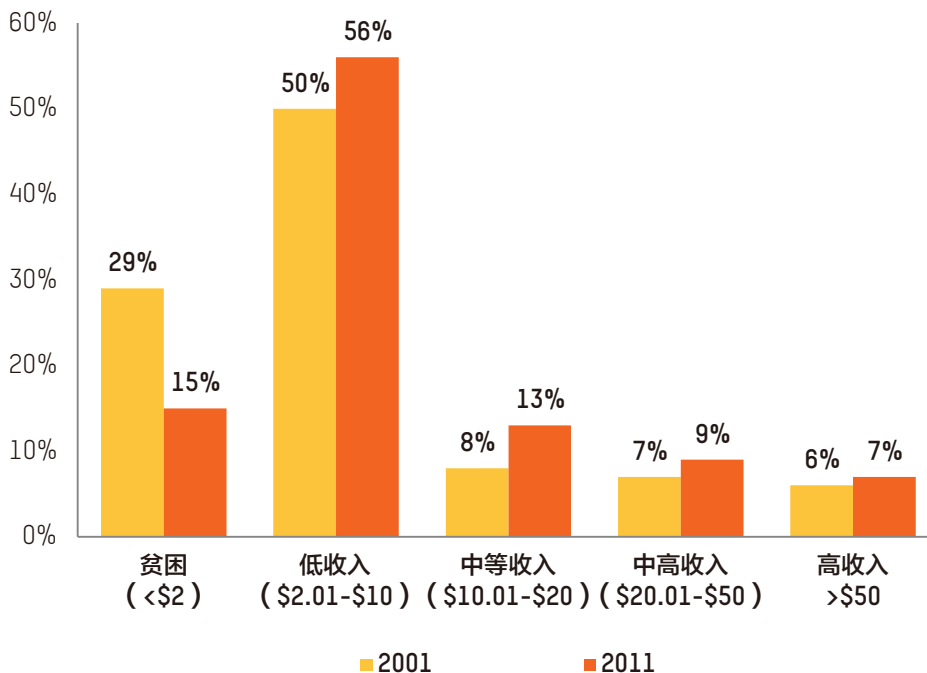
本章将讨论两个常见的反对聚焦不平等状况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显示出全球经济体系的成功，有关不平等的担忧言过其实。¹⁶⁶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目前所见的财富极端积聚水平值得庆祝，因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有活力的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成果，它由精英统治，并带来更富成效的经济。¹⁶⁷

贫困的减少

从1996到2015年，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即每天1.9美元以下）的人数已经减半。¹⁶⁸ 这是由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和终结贫困的政治承诺所推动实现的。

那些已经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往往还是在较低收入中挣扎，可能就徘徊在返贫边缘，岌岌可危。UNDP估计，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极端贫困在过去10年中已经减少了一半还多，但那些地区的贫困人群仍旧远不能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人口中还有1/3的人群、即2亿人口仍面临再度跌入极端贫困的风险。¹⁶⁹ 此外，某些弱势或边缘人群如妇女、原住民、非裔居民、性少数群体（LGTBI）和残疾人等能享受到的社会和经济机会就更为缺乏。¹⁷⁰ 加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世界上50%的人口都生活在每天2-10美元的水平，这其中包括了全球绝大多数工人和小生产者。¹⁷¹

图6: 全球人口收入百分比，2001-2011年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2015)，世界人口按收入分类情况。

<http://www.pewglobal.org/interactives/global-population-by-income/>。区间使用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在缅甸，乐施会通过项目支持在全球性品牌制衣公司打工的青年女工们。这些工人每天挣 4 美元，这个收入已经比贫困线翻了一倍。但是要赚到这点钱，她们不得不一周工作 6 到 7 天，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她们挣扎努力才能基本糊口，动不动还陷入债务。¹⁷² 类似的故事在全球各地不断地重复上演。

在印度，每天生活于 2 美元水平的这个群体，其死亡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3 倍，在其他很多国家情况也是一样。¹⁷³ 如果每天 2 美元不够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或难以确保 1 岁以内婴儿能有平等的存活几率，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生活水平还要被描述为“极端贫困”的终结线。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由于遭遇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而不得不花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往往意味着要减少他们在食物或其它基本需要上的消费，进而将他们推到低于极端贫困线标准的生活之中。¹⁷⁴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全球收入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持续不断地归于财富顶层的人群。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80%。这些国家中最贫困的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要比社会中其他人群更为缓慢。¹⁷⁵ 较高等度的不平等状况会削减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益。¹⁷⁶

不管用何种标准衡量，欲消除极端贫困，这些都是极其低效的方式。根据《全球不平等报告 2018》数据，1980 至 2016 年，全球收入每增长 1 美元，有 27 美分流入财富顶层 1% 人口的口袋里，超过了财富底层 50% 人口收入增长的两倍多，底层 50% 人口从每增长的 1 美元中仅能获得 12 美分。¹⁷⁷

经济学家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计算出，按全球收入增长的分配方式，要让全球所有人口生活水平能高于每天 5 美元，将需要 123 年至 209 年的漫长时光。就这还需要全球生产和消费规模比如今大 175 倍。若要消除 4.5 万亿的贫困差距则需要全球 GDP 再增长 11 万亿。¹⁷⁸

如果我们欲终结极端贫困，同时考虑地球环境的承载极限，目前这种荒诞的低效率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已经接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却在无法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如果我们不缩小贫富差距，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到 2030 年，差不多仍有 5 亿人口依然生活于每日 1.9 美元的水平以下。相反，如果有强有力的承诺来推动利贫的增长和平等，未来 15 年内会有 10 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¹⁷⁹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尽管每天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线在政治方面具有鼓励行动的重要性，但它实际上并不能代表一种衡量方式，去评判“预估的能确保生活必需品的最低收入水平”。¹⁸⁰ 因此，世界银行下设的阿特金森扶贫委员会（the Atkinson Commission on Poverty）建议纳入其它多维贫困要素来扩充这种衡量方式。世界银行近期对此做出回应，并将在较低收入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中分别使用 3.2 美元和 5.5 美元的贫困线标准。¹⁸¹ 根据这些新的衡量标准，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实际约为 24 亿。

表 2: 使用世界银行新的贫困线标准后的全球贫困人口总数，2013 年

| | |
|--------------------------------|---------|
| 依据旧的“贫困”标准（低于 \$1.90） | 7.89 亿人 |
| 依据新的中低收入国家贫困标准（\$1.90- \$3.20） | 9 亿人 |
| 依据新的中高收入国家贫困标准（\$1.90-\$5.50） | 6.78 亿人 |
| 依据新“贫困”标准的人口总数 | 23.7 亿人 |

乐施会引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计算。

<https://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另一个被提出的衡量方式的替代方案是“道德贫困线”，这是基于一个人 70 年寿命所需的基本收入数量而定的。按照目前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7.4 美元 1 天。¹⁸² 使用这个衡量方式，将把约 42 亿人都划入贫困——是按世界银行目前极端贫困估计值（1.9 美元 / 天）计算出的人数的 4 倍，占到世界总人口数量的 60% 还多。¹⁸³

这表明，尽管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减少的成就令人赞叹，但依然有数十亿人口深陷贫困。数以亿计的工人们、特别是女工，辛勤工作却赚不到足以糊口的钱。如果我们真的要构建一个人本经济，让贫困成为历史，并且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好地球资源，那么全球收入增长的分配机制需要远比现在更加公平。

极端财富真能证明经济是成功的？

反对不平等观点的主流经济学认为，能够扩张财富的机会有利于激励人们通过努力和承担风险进行创新和投资，故而推动经济增长，最终让每个人都受益。在这种观点下，亿万富豪们就是天赋才华、勤劳工作和不断创新的最高典范。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今的不平等水平并不是勤劳工作和勇担风险所带来的结果，反而更像是那些非生产性劳动的意外之财，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租金”。可以从三个重要的方面判断这个现象：

1. 垄断。
2. 任人唯亲。
3. 遗产继承。

还有证据表明，社会流动性——即出身贫寒的人最终奋斗成为富豪的能力，也会受到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垄断和权贵资本主义

通过让消费者负担更高的价格、扼杀投资和创新，垄断伤害着经济运转。¹⁸⁴ 垄断机构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来消灭或收买创新的市场新竞争者，他们不需要像潜在的竞争对手那样大量投资就能稳坐顶层。垄断势力激化了全球各地的极端不平等状况。乐施会的研究已经表明，与更具竞争性的行业相比，那些以不完全市场竞争而闻名的行业，包括制药业、IT 和金融业等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多的极端财富。¹⁸⁵

7. 垄断的强力：卡洛斯·斯利姆，拉丁美洲最富有的人

卡洛斯·斯利姆坐拥 544 亿美元的资产，是全世界排名第六的富豪，也是拉丁美洲的首富。¹⁸⁶

受益于在墨西哥固定电话、移动和宽带通信服务领域建立起来的几乎完全垄断的地位，这位富豪获取了巨额财富。OECD 在 2012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垄断对消费者和经济都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¹⁸⁷

尽管 2013 年的市场竞争改革引入了更为公平的价格和更好的服务选择，卡洛斯·斯利姆的财富还是在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墨西哥经济进行了多元化的投资后，卡洛斯的垄断地位在持续巩固。¹⁸⁸ 事实上，卡洛斯·斯利姆的净资产在 2016 到 2017 年之间增加了 45 亿美元。如果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这个金额足够支付 350 万墨西哥工人一年的工资。¹⁸⁹

垄断强力往往与权贵资本主义、有权势的私人利益操纵公共政策的能力等彼此交织。慷慨大方的私有化交易、廉价的自然资源让渡、腐败的公共采购或是免税和漏税等等，这些都是精心构建起来的私人利益用牺牲公共权益为代价而中饱私囊的方式。

《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权贵资本主义指数表明，那些高度依靠公共政策的行业在世界极端财富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¹⁹⁰

继承而来的财富

只要存在财富极端不平等，遗产继承就能影响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平等。¹⁹¹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个新的由巨额财产继承者们所主宰的维多利亚时代。¹⁹² 例如，亿万富豪苏珊娜·克拉滕（Susanne Klatten）及其兄弟史蒂芬·科万特（Stefan Quandt）从其双亲手中继承了汽车制造企业宝马公司（BMW）47%的股份。2017年，他们仅从所持有的BMW股份中就获得了超过12亿美元（10.74亿欧元）的股息。¹⁹³

世界极端财富中约1/3由继承者们所掌握。¹⁹⁴ 在未来20年中，500位全球顶级富豪会将2.4万亿美元的财产传给继承人，这笔钱比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全国的GDP还高。¹⁹⁵

相比之下，据报道，乌干达只有14%的妇女拥有土地独有产权，而该比例在男性中则达到了46%。在一些最为贫困的国家中，妻子有时会在丈夫去世之后被夺走房屋及收入，因为她们没有这些财产的法定继承权，无法继承。¹⁹⁶

乐施会估计世界亿万富豪的财富中，高达2/3的比例来自于垄断、权贵资本主义和遗产继承。¹⁹⁷ 当然，剩下的1/3也值得进一步质疑：一位亿万富豪可能确实没有依靠裙带关系，而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赚取到了巨额财富，但是他的成功可能是通过支付贫困工资和逃避税收来实现的。

简言之，极端财富达致目前的水平不能被想当然认为是出于辛勤工作或是天赋才华，这种财富的积聚也可以建立在并不为人所接受的道德基础之上的。

生于贫困，死于贫困

绝大多数父母都想让孩子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能有更多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富裕家庭拥有更多的资源投资在自家孩子身上，确保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身体更健康。此外，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可以继承的，这能增加富裕孩子们进入特权圈子的机会，而这些将来都可以转换成高薪工作。¹⁹⁸

根据OECD资料，父母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在其子女的教育成绩和未来薪水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此外，越不平等的社会中，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性也越低。¹⁹⁹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长期以来一直有着最高代际收入（父子薪水间相关性较高）的四个国家分别是英国、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些国家中，相比低收入父亲，高收入父亲们至少将自身40%的经济优势传给了他们的孩子。²⁰⁰

各类研究也发现，尤其是对最贫困的1%人口来说，性别是阻碍社会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美国，研究者们发现，出生于最贫困的20%家庭中的女孩有47%的可能性日后会继续生活在最贫困状况中，而男孩的可能性则是35%。²⁰¹

世界银行发现，虽然社会流动性是全球性问题，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代际之间较高的相对流动性与较低的机会不平等相关。在发展中国家，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中，47% 都比其父母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这个数据与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即他们父母一辈人）的数据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²⁰²

跳出贫困、增加社会流动性和降低不平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让低收入父母有体面的工作。不过，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这仍旧只是个梦想，具体请见下一章分析。

3 财富 VS. 工人

薪水优渥的工作、受保护的工人权利是确保大多数人受益的更为平等的社会之必要条件。遗憾的是，全球劳动工作体系是不健全的：危险的、低报酬的和不安全的工作常常与系统性滥用工人权利等彼此相互交织。小农所能赚取的微薄收入也将他们和家人都困在贫困中。

妇女是全球经济中的大输家，她们常常深陷最糟糕的工作，同时还要为家人和社区提供至关重要却又无报酬的家务劳动。那些薪水最高和最富有的人们往往是同一群人，男性在其中占绝对主导。只要我们的经济优先为少数人提供财富而非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工作，不平等的危机就会一直延续。

对抗不平等，工作和工人权利至关重要

要与不平等做斗争，为普通人创造体面的工作，让流向工人和生产者、特别是妇女的国家收入比重日益增大，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²⁰³ 体面的工作能够提供：

- 不错的收入。
- 工作场所安全，工人及其家人的社会保障。
- 较好的个人发展前景，较好的社会融合前景。
- 人们有表达顾虑的自由、有组织并参与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的自由。
- 男女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²⁰⁴

总体上平均来说，尽管在非正规经济中出售作物或商品获得的收入非常重要，但工资仍然是家庭赚取收入最重要的来源。²⁰⁵ 因此，增加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就能推动平等。²⁰⁶ 在巴西，从2001至2012年，自上而下减少不平等的过程中，有72%归结于工资分配和有偿工作领域的改变。²⁰⁷ 相反地，在西班牙，从2006至2010年由于工资降低和失业，不平等程度提高了90%。²⁰⁸ 另一方面，低报酬工人也与政治动荡和发达国家中民粹主义崛起紧密相关，因为很多普通工人都感觉自己被抛在了后面。²⁰⁹

体面的工作、合理的工资报酬是成功市场经济的生命线。现代市场经济依赖的是普通民众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亿万富翁尼克·汉豪尔（Nick Hanauer）最近也强调了这一点。²¹⁰ 当工人们不得不靠着微薄的贫困工资勉强度日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削弱。例如，雀巢公司近期缩减了在非洲的投资，理由就是尽管当地GDP有高增长，却没有出现大量的中产阶级。²¹¹ 低工资还会导致无抵押个人债务的增加，这会数百万人造成无尽的痛苦，而这，正是2008年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的症结所在。²¹²

同时，大量民众工作收入的降低也会对税收造成负面影响。政府高度依赖各种消费税，如增值税；还有很多政府依赖所得税的征收。二者很大程度上都依靠以工资形式进行分配收入。工作收入的减少意味着政府收入会大幅度减少，也就表示投入医疗保健或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资金会更少，而这些公共服务对每个人都都很重要，特别是社会中最贫困的阶层。因此，过去20年中出现的工人所得在国家收入中占比下降的趋势着实令人担忧。²¹³ 如果雇主提供体面工作，其实就是贡献了为工人及其家人提供养老金或医疗保健等社会保障的费用，这些都助于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²¹⁴ 不过，这些贡献也会面临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提议展开新一轮劳动力市场改革，这将削减雇主在这方面的贡献。²¹⁵

组织起来的工人和生产者们组成了有力的平衡力量，抗衡富人利益。²¹⁶ 工人们组织起来后所争取的权利，如最低工资保障或休假权利、超时工作和产假等，能让所有的工人受益，反过来也会减少经济和性别的不平等。²¹⁷

谁正在遭受损失？

数十亿工人在仅能提供最低权利和保护的低保障、危险的工作中挣扎，靠着贫困工资勉强为生。妇女和年轻人最有可能从事这样的工作。

妇女

8. 在孟加拉缝纫衣物赚取的贫困工资

弗洛莉达（Florida）22岁，是一名在孟加拉国达卡生活和工作的缝纫机工。她在一家制衣厂工作，这家工厂为H&M和澳大利亚Target²¹⁸等国际大品牌供应产品。她从15岁就开始在制衣厂工作了。

每天，她都被派一个必须完成的工作目标，做完了才能回家。这些目标通常在正常的早8点至晚5点的工作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她每天还要加班好几个小时，往往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更忙的时候，当西方的服装品牌下达生产订单时，她甚至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

“去年，有整整一个月我每天都工作到半夜。我们不得不保持生产的连贯性，所以被迫要工作。那时候我总是觉得身体不舒服，还要为儿子操心。等我下班回到家里，我又必须打扫房间、做饭，然后第二天一早又去上班。每天我都是夜里2点睡下，早晨5点半就要起床。”她告诉我们。

弗洛莉达的工资非常低，就算是加班，她的收入加上她丈夫的工资仍旧不足以养家糊口。最好的情况下，一个月里他们有半个月能买得起蔬菜和一些鸡肉，剩下的日子就只能靠就着辣椒和盐喝点稀粥。

弗洛莉达希望所有工人都能挣到更高的、达到生活保障水平的工资，让他们负担得起生活的基本支出。她说：“如果我们的工资能再高一点，我就可以送我的儿子去上学；我们就能过得开心点，过上更好的生活。”

来源：《巧手下的不平等：时尚产业中的权力和贫困》²¹⁹

在世界各地，妇女一直比男性挣得少，并大多从事工资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全球范围内，妇女参与正规劳动的比例比男性少26%，²²⁰而平均的性别报酬差距是23%。²²¹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所言，在目前全球两性经济差距的改变速度下（同时考虑在报酬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差异），还需要217年的时间才能消除这种差距。²²²

数量如此庞大的妇女从事最低工资和最不稳定的工作并非巧合。在全球，社会习俗、态度和信念都在贬低女性的地位和能力，为针对她们遭受的暴力和歧视做辩解，并且指定了哪些工作她们可以做，哪些工作她们别指望能拥有。

妇女的选择和做决定的能力常常被不平等的无报酬家务劳动所限制。那些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的职责，如打扫卫生或照顾孩子，通常价值和报酬都较低。²²³认为妇女不是家里顶梁柱的想法会导致她们被认为更适合做临时的、兼职工作或者是没有合同的工作。妇女也通常被认为更容易受到恐吓，因此就更有可能在职场、家庭和社区内遭遇暴力和剥削。²²⁴

这种针对女性的不平等和其它形式的不平等如种族或移民身份进一步相互交织。我们发现，女性移民工人在大多数社会中都在从事最糟糕的工作，获得的报酬最低，得到的保障少。²²⁵

优先考虑廉价和短期雇佣的经济战略使得公司增加了业务外包，因为这类工作大部分都由妇女承担，这也使得性别不平等日趋恶化。那些依靠大量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国家从大量的、低技能和沉默的劳动力中受益。事实上，亚洲开发银行在 2015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一直以来，在工作场所对女性影响最坏的性别成见，莫过于称之为“灵巧的手指”，以及那种因为她们“较不可能……罢工或搞破坏”而更青睐于雇佣女员工的想法。²²⁶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通常是因为存在社会和法律上的障碍，阻止妇女们联合起来，或是获得工会中的领导位置，因为那些都是由男性主导的。²²⁷

法律也常常不支持妇女，在 155 个国家，妇女所拥有的经济权利相比男性更少，其中包括：²²⁸

- 在 18 个国家，丈夫可以合法阻止妻子去工作。
- 在 100 个国家，不允许妇女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
- 在 46 个国家，根本没有制定过反家庭暴力的法律。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
在 155 个国家中，女性所能
拥有的经济权利都比男性更
少。**

紧缩政策——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实施的减少公共支出的政策，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妇女造成重大影响。在很多国家的公共部门，尤其是较低级别的职位都更有可能雇用妇女。因此，削减公职人员的数量就意味着更多妇女会失去工作。²²⁹ 粮食补贴、医疗保健和儿童保育等公共支出领域的投入减少已经增加了妇女花在有偿和无偿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更进一步将她们推入较低报酬、临时性和不稳定的工作中，或是将她们彻底地从有偿工作中赶出去。²³⁰

9. 美国的家禽养殖业工人无法握住自己孩子的手

在美国，乐施会与家禽养殖工人一起为改善他们糟糕的工作环境而开展倡导活动。工人们不能有足够的时间上洗手间，很多人不得不在工作时穿着纸尿裤。多洛莉丝（Dolores）以前在阿肯色州家禽养殖场工作，她说“这感觉就像是毫无价值……我们要在早晨 5 点就到岗，一直工作到 11 点或者 12 点，中间都不能使用洗手间……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需要换片帮宝适尿裤。”

这类工作还非常危险，是美国所有行业中工伤率最高的工作之一。重复性劳损可以严重到只要在生产线上工作一年，一些工人就报告说无法伸直他们的手指、握住勺子，甚至不能好好地握住自己孩子的小手。²³¹

小规模粮食生产者

为数庞大的贫困人口依赖农业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获得收入，²³² 他们或是农民，或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

全世界的小农都是粮食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将他们困在贫穷且无能为力的窘境中。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当价格被越来越有权势的粮食公司和超级市场等买家拉低时，小农的收入就会被无情地压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莫不如此。例如，在全球可可价值链上，如今仅仅 8 家贸易商和研磨商就控制了全球约 75% 的可可贸易，²³³ 而每条巧克力的价值中只有不到 6% 会归可可种植者所有。²³⁴ 1980 年农民们还能从价值链创造的价值中获得 18% 的收益，但从那时起，这个比例开始大幅下滑。²³⁵

农产品行业为发展中国家数百万收入最低的工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些工人通常就业于供富裕国家超市消费的食物生产领域。平均下来，女性在发展中国家占到农业劳动力的 43%，在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其它地区，这个比例甚至上升到至少占一半。²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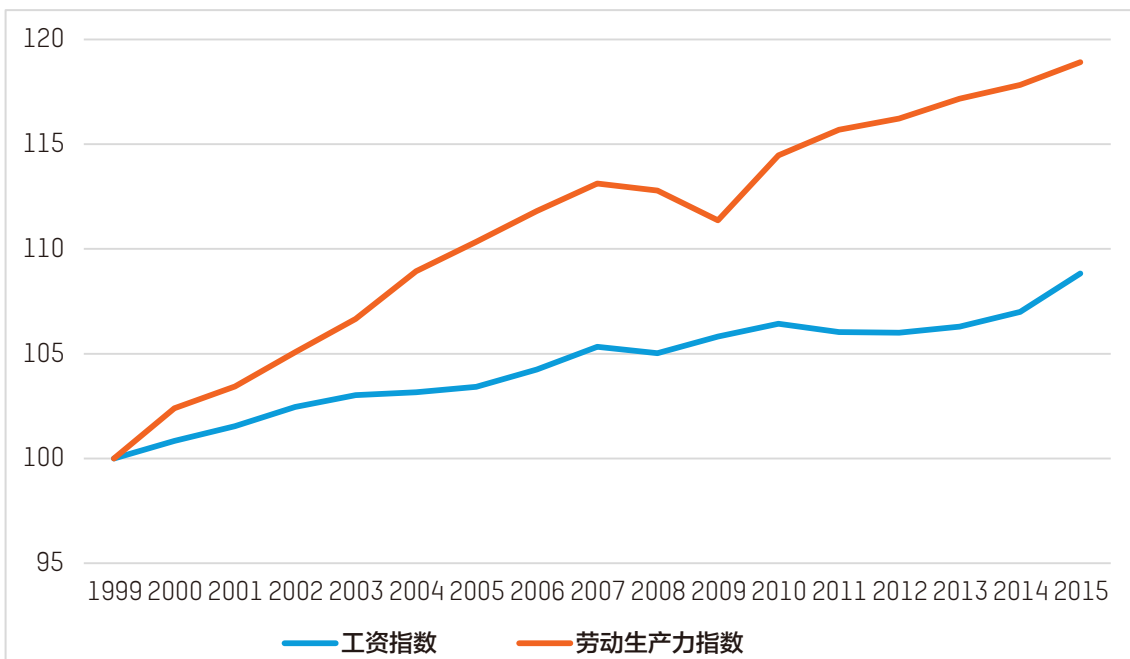
2018 年下半年，乐施会将特别关注这一行业，研究这些底层人群的收入是如何因为顶层人群的利益而被无情压榨的。

工作中的穷人

包括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人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在内，全球人口中大约有 56% 还过着每天 2 美元—10 美元的生活水平。²³⁷ 在有工作的穷人中，妇女所占比例严重过高。²³⁸ 近期的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每 3 名工人中就有 1 名生活在贫困中。这包括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2/3 的工人。²³⁹ 微薄的贫困工资反过来压迫工人不得不持续地长时间超时工作，才能赚得足够生存下去的工资。

尽管工人们生产出的产品价值已经大幅增长，他们的工资却没跟上这个步伐。国际劳工组织发现，1995 至 2014 年，在 133 个富裕和发展中国家中，有 91 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没有跟上提高了的生产率和经济的增长。²⁴⁰ 在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实际工资增长直到 2010 年才得以恢复，但是自 2012 年起，工资的增长开始减速，从 2.5% 降到 2015 年的 1.7%，这也是这四年来增长比例最低的一年。²⁴¹

图 7: 1999–2015 年发达经济体平均实际工资和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指标：1999 年 = 100）



来源：图 11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 (2016), 《全球工资报告 2016/17: 职场中的工资不平等》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16/lang--en/inde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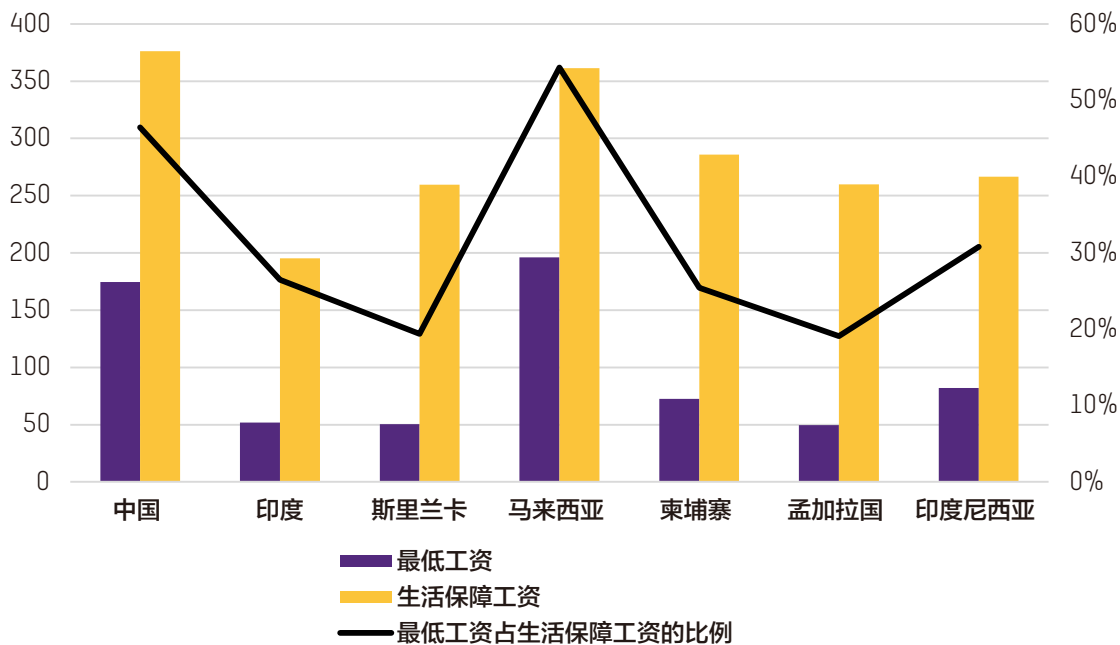
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式。集体协商议价——当工人、雇主和政府都同意增加工资，会对工人们更有利。²⁴² 例如，全体丹麦工人都从有组织的工人与政府之间的集体协商中受益：一名就业于丹麦的汉堡王的女性能获得 1 小时 20 美元的报酬，而在美国的汉堡王工作只能获得 8.9 美元。²⁴³

遗憾的是，很多国家还没有最低工资或集体协商。在一些国家，最低工资制只适用于人口中比例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只适用于某些特定行业、职业或是特殊的地理区域。大

多数最低工资都距离“生活保障工资”相去甚远。而生活保障工资，就是能足够提供营养的食物和清洁的用水、住所、衣服、教育、医疗保健、能源、儿童保育和交通，以及还能允许有少量存款和可随意支配的收入工资。²⁴⁴ 2015年，危地马拉政府引入了一项差别对待的最低工资制度，以推动某些城市的地方制造业发展。根据联合国特别报告起草人关于极端贫困和获得食物的权利的报告，这一举措“违反该国的国际人权义务，而且破坏了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承诺”。²⁴⁵

乐施会已经指出，在摩洛哥、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的最低工资都不够工人们摆脱贫困。²⁴⁶ 亚洲最低工资联盟（The Asia Floor Wage Alliance）发现，亚洲各国制造业提供给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均远远低于生活保障工资。²⁴⁷（参考图8）

图 8: 选为样本的服装生产国中最低工资和生活保障工资的比较，2014 年



来源：亚洲最低工资，2014²⁴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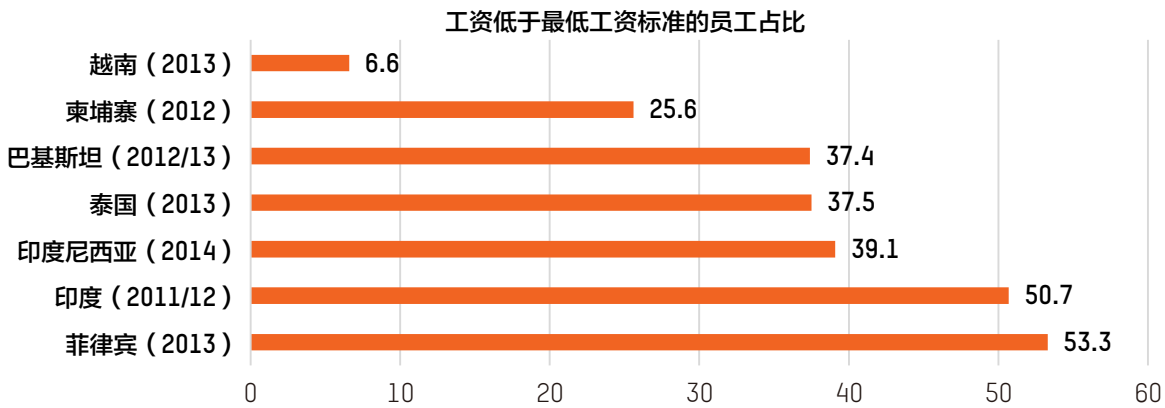
10. 缅甸最低工资之争

2015年9月之前，缅甸一直没有法定最低工资。有些工人只能一天赚到0.6美元的基本工资，这还需要长时间加班，包括被强迫的超时工作。2012年，工人们举行大规模抗议罢工。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工会、雇主和政府之间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日工作8小时，支付3,600缅甸元或2.7美元的工资）得以出台。当政府在2015年末将这个标准提高时，它有可能为全国30万制造业工人一年增加近8千万美元工资。缅甸制造业的上游采购方——各大跨国公司都支持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以体现出他们也能成为推动善举的力量。²⁴⁹

来源：罗兹(F.Rhodes)，2017年，《为妇女效力的经济，在日益不平等的世界中实现妇女经济赋权》，乐施会。
https://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file_attachments/bp-an-economy-that-works-for-women-020317-en.pdf

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些都是乐施会长期倡导提高最低工资的国家。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中,极低的最低工资水平正是对他们拥有如此高比例工作贫困人口原因的直接说明。²⁵⁰ 相反地,在阿根廷和哥斯达黎加,两国的最低工资水平远远高于贫困线,他们的工作贫困发生率就相对更低。²⁵¹ 很多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往往远低于平均工资,不足以保证工人们及其家人能过上体面的生活。²⁵² 例如,根据尼日利亚工会大会(Nigerian Trade Union Congress, TUC)资料,需要将最低工资从每月57美元增至177美元,才能确保工人们有体面的生活标准。²⁵³ 卢旺达工会大会估计,最低工资标准需要从目前少得可怜的每月3美元(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约合每天100卢旺达法郎)提高到城区每月151美元、农村地区每月103美元。²⁵⁴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能执行并实施他们的工资政策,这使得工人法定权利被剥夺并进一步减少他们能拿回家的工资。²⁵⁵ 例如,乐施会发现,美国禽养殖业克扣工资的情况非常猖獗,很多公司拒绝支付超时工作,要么拒绝为工人准备或结束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而买单。²⁵⁶ 在印度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中,制衣业工人至少每两人中就有一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参考图9)。在非洲大陆,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此方面有过报告,因此很难评价执行机制的有效性。²⁵⁷ 不遵守规定在拉丁美洲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有超过60%工人的工资都低于最低工资水平。²⁵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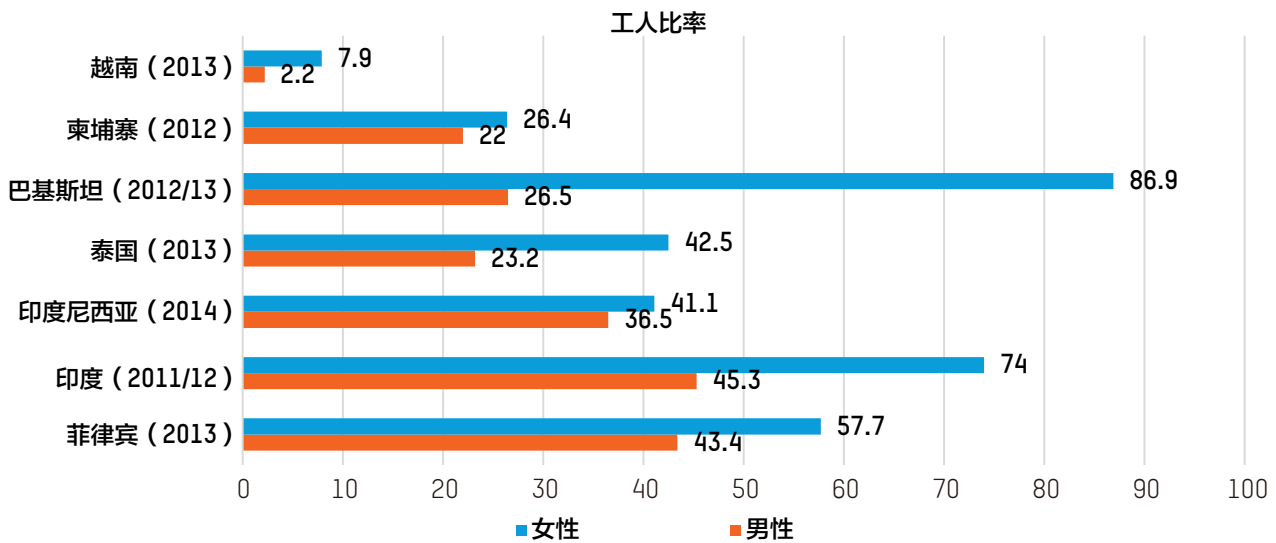
图 9: 制衣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不遵守规定的比率



来源: 考吉尔 (Cowgill, M.) 和哈恩 (P. Huynh). (2016)。《亚洲制衣行业在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方面执行不力》, 亚太制衣和鞋类部门研究, 主题 5,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 6 日检索自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09532.pdf

若政策能够落实,总是男性比女性更能从中受益。例如,巴基斯坦制衣行业中86.9%的妇女所获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而男性的这一比率只有26.5%。在印度、菲律宾和泰国,若政策能落实的话,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比率也都达到了两位数。(参考图10)

图 10: 按性别分类和下限估计, 制造业不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比率



来源: 考吉尔和哈恩, (2016)。《亚洲制衣行业在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方面执行不力》, 亚太制衣和鞋类部门研究, 主题 5,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 6 日检索自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09532.pdf

不受保护的非正规就业工人

非正规经济在就业和 GDP 两个方面都占比甚重, 尤其是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中就更是如此。如在贝宁、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 多达 90% 的工人都从事非正规就业。据估计, 拉丁美洲非正规就业大概能占到该地区 GDP 的 40%。²⁵⁹ 全球范围而言, 2017 年处于脆弱就业形式中的劳动者人数超过了 14 亿 (超过了全球就业人数的 40%)。²⁶⁰ 女性、青年人和其他边缘群体是非正规经济和脆弱就业的主体。亚洲 95% 外出务工的妇女都集中在非正规经济领域。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大陆, 74% 的妇女非农就业都集中于非正规就业领域, 而男性的比例只有 61%。²⁶¹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 在亚洲, 95% 外出务工的妇女都集中在非正规就业行业中。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中, 有一些是主动为之, 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出于应对策略——当正式工作无法获得、不稳定或报酬太少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时, 这些人就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来赚取收入。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 “从不受保护的工人们角度来看, 在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总是弊远远大于利”。²⁶²

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工资也往往比正规部门的工人工资少很多——在墨西哥和巴西, 非正式工人的工资还不到国家正式工作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²⁶³ 与正规经济体系中一样, 非正规就业中也有明显的性别收入差距, 街上的男性小贩和垃圾拾荒者赚的比从事同样工作的妇女要多, 而在家工作的工人收入是最低的。²⁶⁴

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中, 较低保障度工作呈迅速增加状态。OECD 认为这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有关系。²⁶⁵ 那些在“零工经济”中找活路的人要忍受不稳定的雇用状态: 他们受制于以不友好的算法所计算出的压力性目标, 而正式的个体经营者身份也让他们在雇佣中没有权利也不受保护。²⁶⁶ 这种不稳定的收入状态往往导致压力增大和健康问题。²⁶⁷

非正规就业工人通常没有组织, 因此在涉及雇主或政府时也就鲜有集体代表。

11. 工会的重要性及其衰退

从历史上来说，工人们组织起来、形成工会和受到立法保护的能力一直都对减少不平等非常重要。通过组建抗衡富人强力的平衡力量，组织起来的工人一直是创建更平等、更民主社会的关键。工会增加工人工资、提高权利和保护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他们的成员，而是能让全社会工人都受益。²⁶⁸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在 2000-2013 年间，全世界已经出现工会数量下降的趋势。²⁶⁹ 近期，该机构还强调，富裕国家中工会数量的减少与不平等增加直接相关。²⁷⁰

工会也是被直接打压的目标。2017 年，有 59 个国家都发生了针对工会成员的袭击活动。²⁷¹ 同年，有 11 个国家发生了针对工会会员的谋杀。超过 3/4 的国家部分或全部否认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例如，流动工人在泰国劳动力总数中占 1/10，但是政府不允许他们罢工。²⁷²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非正规就业工人无法避免的权力不平衡使得某些最有影响力的人能因此受益。大型跨国公司可以将生产外包给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来降低成本，而当这些小公司雇佣非正式劳动力、支付工人较低工资、提供较少的工作保障和躲避劳动及社会保护法律时，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又能装作毫不知情或熟视无睹。这也使得正式经济中的企业在与那些不缴纳税款、社保费用或支付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相竞争时处于不公平的境地，由此正式经济也面临下调工资的压力。

对所有国家来说，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并非都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相伴的问题可以通过创建及执行更好的法律和政策，以及与非正规就业工人们合作来谋求解决。这之中必须包括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政策，特别是针对妇女就业和边缘人群就业的政策，让小企业能在正式经济中更容易运作。累进税制和公共支出等财政政策可以用于确保工人的收入不会因为就业于正式经济体系中而有所下降，还能提供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保护他们免受收入冲击或不足的影响。

各国已经涌现出很多做得很好的案例，他们采取措施保护非正式工人的权利。例如，马拉维已创建了一个非正规经济领域的工会，塞内加尔已将非正规就业工人的权利保障纳入法律，让他们可以和正规经济体系中的工人们一样，享有可以组织工会的权利。²⁷³ 另外，阿尔及利亚社会保护措施已覆盖到该国非正规经济市场的工人。²⁷⁴ 还建立起来专门代表非正规经济中为数庞大的女工的工会。²⁷⁵ 然而，这领域中依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是危险的，对健康有害的。每一年都有 3.74 亿起工作场所事故不了了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每年有超过 278 万工人因为工作中的意外事故或与工作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平均每 11 秒就有 1 例。²⁷⁶

“在这种工作中，性骚扰司空见惯。至少有 90% 的女工会受到来自客户或企业主的骚扰。而法律往往是站在公司那一边。”

——**欧罗西亚·法米利亚 (Eulogia Familia)**，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位酒店业工会领袖²⁷⁷

女性在工作场所面临健康风险和性暴力风险。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和泰国，接受乐施会访谈的酒店工人都提及经常遭遇性骚扰和男性客人性侵犯。²⁷⁸ 酒店工人们还说到由于定期使用化学品，自己出现了健康受损的情况。缅甸制衣工人生活在对火灾的恐惧中，她们经常被锁在工厂里，受到身体和精力的双重折磨。²⁷⁹ 在孟加拉国，很多年轻女性因为不被允许去上厕所而要忍受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的痛苦。²⁸⁰

奴役工人

当今全球劳动力市场最让人吃惊的，也许就是现代奴役制度依然存在，而且规模堪忧，这其中包括奴役劳动和强迫婚姻。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16 年全球有 4000 万人身受奴役，其中 2500 万人处于强迫劳动中。²⁸¹ 根据其最新报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最终都出现在貌似合法的商业渠道中。我们吃的食物和穿的衣服有一些是由被强迫劳作的劳动者们所生产，也是他们清洁了我们很多人生活或工作的建筑物”。²⁸²

国际劳工组织估算，目前 71% 的奴隶工都是女性和儿童，其中包含 400 万童工。

青年和童工

全球青年劳动力中，几乎有 43%²⁸³ 不是处于失业中，就是有工作但仍处于贫困状态。超过 5 亿年轻人在每天不足 2 美元的生活水平上挣扎。²⁸⁴ 尽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千差万别，但有一个不变的要素就是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一项针对 17 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发现，因为金融危机，年轻人失业率的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在年轻妇女或边缘群体的年轻人中就更为严重。在被研究的 17 个国家中，有 15 个国家中年轻人的工资水平出现下降。²⁸⁵ 在 OECD 国家中，首次出现了年轻人比老年人面临更大的贫困风险的情况。²⁸⁶ 众多青年人的状况依然岌岌可危。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 2015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²⁸⁷ 在低收入国家中，每三名年轻人中就有两名从事脆弱的自主就业或无报酬家务劳动。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约有 2.6 亿年轻人没有工作、没有接受教育或者培训。²⁸⁸ 在年轻的女性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处于如此境况中。²⁸⁹

大体上看，²⁹⁰ 尽管使用童工的现象自 2000 年来已经减少了 1/3，但是还是有超过 1.5 亿年龄介于 5 岁 -17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几乎 10 个劳工中就有 1 人）从事着某种形式的劳动。²⁹¹

使用童工现象在非洲最为严重，比例高达每 5 个劳工中就有 1 名童工。他们很多还遭受到性剥削和其它形式的暴力。

这些估算数据还不包括从事无偿家务劳动和照顾幼童的儿童数量，这部分工作绝大部分是由女孩来承担，这大大增加了她们的工作量，进一步减少了她们可以用于接受教育、玩耍和休息的时间。

12. 家政工人大会

全球有超过 6000 万家政工人，其中包括 1000 多万童工。²⁹² 83% 的家政工为女性。²⁹³ 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低报酬、极度无保障、工人们几乎没有机会组织起来要求自身权利被承认。不过，从 2006 年开始，事情有了转机。这一年，全球的家政工人与工会、妇女权利组织和工人组织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她们的首届国际大会。她们决定要共同努力去争取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一项公约保护家政工权利。²⁹⁴ 2011 年 6 月，她们成功了。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家政工人公约》，将基本劳动权利延伸至覆盖所有的家政工人。

在接受该公约后，委内瑞拉、巴林、菲律宾、泰国和西班牙等国相继出台了新的法律法规以提高家政工人的劳动和社会权利。

巴西出台新的家政劳动法律后，正规经济体系中的就业增加了；与此同时，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年轻家政工人的数量减少了。正如全国家政工人联合会（FENATRAD）主席克鲁兹·奥利维娅（Cruza Oliveira）所说：“这部法律不仅让家政工人获得了更为公平的待遇，它还赋予了她们权利。妇女们已经为包括男女平等在内的各项平等权利斗

争了几十年，但是家政工人们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为工人们，也是为了所有的女性在斗争。她们想要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这部法律出台后，年轻家政工人的数量减少了。对我们来说，这具有积极意义。我的曾祖母是一名奴隶，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和我都曾是家政工人。我 10 岁就开始做家政工，没有机会去上学。如今，知道你们中有年轻人能去上大学，家政工中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胜利……我们既不愿意孩子流落街头，也不希望她早早工作。我们希望她能去学习，这样将来她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工程师。这样她就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只能做家务劳动。”²⁹⁵

供应链上的合同工

商业社会本身也是一分为二的——高利润的和低利润的。²⁹⁶ 一边，有较高利润和收益的公司雇佣的是技术工人。这些公司往往有自己的品牌、想法和技术，这能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市场支配力。另一边，低工资工人则只能逐渐集中到脆弱的小公司里，这些公司利润低且竞争激烈。后者多是提供清洁工服务、高管们的用车服务等，或是经营工厂和农场，这些工厂和农场对确保高利润公司的繁荣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在外包浪潮下，工人们已没有能力与那些坐享其成攫取巨额利润的公司讨价还价，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公司乃至整个行业中的议价能力被严重削弱。

通常的商业模式是公司关注于其自我认定的专长，将其它活动外包出去。²⁹⁷ 结果就是，参与生产过程的工人们很容易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被视为需要最小化的成本，而不是需要投资的资产。外部承包商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竞争优势，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减少工资。举个例子，在美国，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工资水平相比较，当前清洁工工资减少了 4%—7%，而保安的工资则减少了 8%—24%。²⁹⁸ 合同工（即没有被直接雇佣的工人们）往往还无法享受带薪假期或带薪病假，以及仅有正式员工能享受的社保计划。²⁹⁹

最普遍的降低成本途径是离岸活动。当不再需要高技术劳动力，公司往往会寻找那些成本最低化的国家，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最便宜的地方。全球各国政府都进入一种毁灭式的相互竞低状态，争相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³⁰⁰ 这就导致雇佣的生产工人不能从母公司公平地共享财务收益，也不能享有公司总部所在国家赋予的许多权利。

此类离岸工人的酬劳通常与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关，但与他们所最终服务公司（即母公司）的绩效不挂钩。工作不稳定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 2016 年，国际工会联盟（ITUC）指出，50 家全球最大企业总收入达到 3.4 万亿美元，它们在其供应链上维护着一个估计高达 1.16 亿人口的“隐藏的”劳动力大军，占到这些公司雇用工人总数的 94%。他们的合同往往经过多次跨境外包，工人极有可能是以短期雇用合同形式被雇用，对其的保护被降至最低。这些工人很有可能是妇女。³⁰¹

这种全球产业链让公司可以从低工资工人身上获利，同时还能让他们免受政府对劳动条件和税收的监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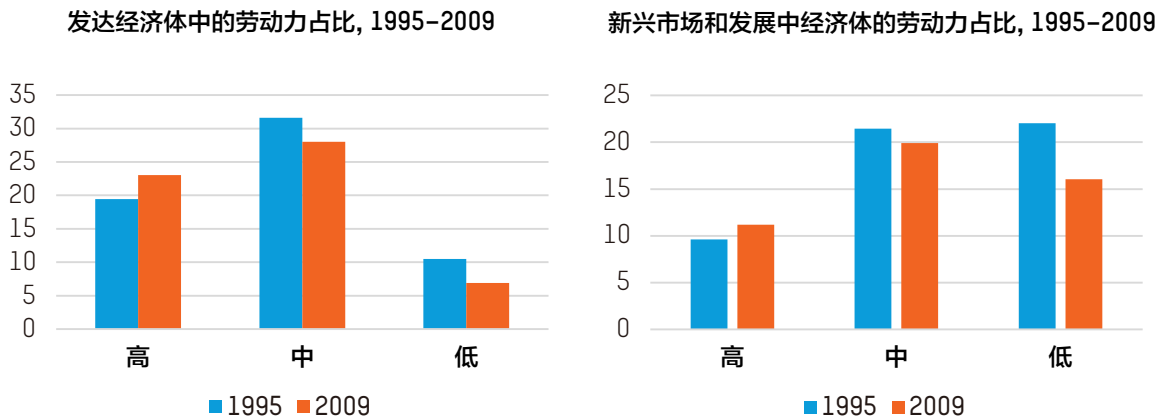
谁是赢家？

如果全球收入增长成果并不属于普通工人，那么它去哪里了？当那些低收入工人成为当今经济的最大输家，高薪获得者及财富拥有者就成为大赢家。这些大赢家中大部分都是男性。

薪水最高的人

工薪阶层在国家收入中占比减少时，高薪人士的占比则增加了。³⁰² 纵观全球劳动力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到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在下降。在 1995 至 2009 年之间，中低技能劳动力在总劳动收入中占比的减幅超过了 7%，与此同时全球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增幅则超过 5%（参考图 11）。就算是在那些工人工资在国家收入中保有一定比例的国家，低工资人群的收入占比仍然减少了，而高薪水人士的占比有所增加。³⁰³

图 11: 在发达、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高、中、低技术工人的劳动力占比，1995-2009 年（百分比）



来源：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员工计算结果。转载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OECD 发现，尽管低工资工人的收入减少了，财富顶层 1% 人口的收入在过去 20 年间却增加了 20%。³⁰⁴ 顶层 10% 人口的收入占比非常高，在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里一直保持增长。³⁰⁵ 在南非，社会财富顶层 10% 的人获得了全国工资收入总额的一半，而底层 50% 的劳动力却只获得 12%。³⁰⁶ 在英国，富时 100 指数（FTSE 100）企业老板的工资是其雇员工资的 130 倍，这一比例在 1988 年时还只是 47 倍。³⁰⁷ 根据乐施会的研究，在西班牙，35 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最高级别高管的收入是其同公司薪水最低员工的 207 倍。³⁰⁸ 男性一直在薪水最高员工中占绝大多数。³⁰⁹ 平均下来，世界制衣行业 5 大公司的 CEO 只需要 4 天的时间，就能赚得孟加拉国一名普通制衣女工一辈子所能挣到的钱。³¹⁰

乐施会对 10 个国家的样本调查显示（这 10 国人口总数可代表全球 1/4 人口），公众希望减少 CEO 们的报酬。³¹¹ 所有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 CEO 们的工资应普遍减少 40%。在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受访者认为 CEO 们的工资应减少 60%。

表 3: 人们所认为的高管工资水平

| | 人们理解中高管最高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例为 | 人们认为它应该是多少 | 实际比例是多少 |
|-----|------------------------|------------|---------|
| 南非 | 28 | 9 | 541 |
| 印度 | 63 | 14 | 483 |
| 美国 | 25 | 6 | 300 |
| 西班牙 | 4 | 2 | 172 |

来源: 乐施会的研究 (2017); 彭博全球 CEO 薪酬调查
<https://www.bloomberg.com/professional/blog/best-worst-countries-rich-ceo/>

CEO 工资的暴涨与日益普遍的股份激励机制息息相关。在这样的体系中，投资者和公司所有者能确保高薪经理人和高管们最大化股东利益。例如，在美国，20 世纪 70 年代认股权只占到世界 500 强企业 CEO 报酬的 1%。而到了 2012 年，认股权占到其报酬的 80%。³¹² 那些工资最高的人大多都拥有股票，因此他们会优先回报股东的体系大量投资。

对这种薪水高涨，一直以来有说法辩称它能激励绩效，尽管短期内它确实能实现效果，但长期的效果至今无法被证实。英国一家由投资者主导的高管薪酬工作小组发现，“过去 15 年高管的工资增长水平与同期富时指数的表现并不相符”。³¹³ 类似研究也表明，在美国，薪酬和绩效之间也确无关联性。³¹⁴ 无休止地关注企业必须提供更高股息和股票价格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催化剂。各公司都有压力要减少提升股价所需的成本，这迫使工人工资被降低，也刺激企业想方设法避免缴纳税款。要将 250 万越南制衣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至生活保障工资水平，每年需要 22 亿美元。而这只不过相当于全球制衣行业前五强公司在 2016 年支付给富有股东回报的 1/3。³¹⁵

财富的拥有者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繁荣中的大赢家一直都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财富或资产的拥有者们。从财富中所得的收入，例如付息、股票分红或资产升值等，其增速远远超过工资。³¹⁶ 与传统上认为每个人都能从股票牛市中获益的观点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上涨的股票市场之间有着重大的相关性。³¹⁷ 这一观点也由美国财富顶层 1% 人口的收入增长状况而得到进一步证实，这些人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和“股息、借款利息和房地产租金”等。³¹⁸

财富或资本创造的收入对社会大多数人都微不足道。对很多人来说，这部分的收入是负数，因为他们身负债务，并且还要为这些债务付利息。财富严重地集中在经济顶层群体。比如，股份所有权主要集中在非常富有的人手中。在美国，财富顶层 1% 的人拥有股票市场的 40%。³¹⁹ 财富所有权主要由男性控制。³²⁰

财富如此集聚的一大原因是我们的经济体系正不断地将股东回报置于其它一切之上。³²¹ 全球范围内，在 2015 年，有 1.2 万亿的财富被股东们通过红利形式抽取。³²² 这种从不间断地为股东提供回报的压力所带来的，就是更高薪水以及整个行业层面的企业逃税。这种过分给予股东回报的体系一直受到英格兰银行和世界上一一些最大投资者的批评。³²³

在美国，财富顶层 1% 的人口几乎拥有股票市场的 40%。

13. 财富和制衣业

制衣业为其所有者和股东们创造了大量利润，其中一些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例如，2016年，从时装连锁店Zara的母公司支付给世界第四富豪阿曼西奥·奥特加（Amancio Ortega）的年度分红价值约为13亿欧元。³²⁴而Zara一直被欧洲议会中的绿党/欧洲自由联盟确定在2011至2014年间逃税。³²⁵史蒂芬·佩尔森（Stefan Persson）是H&M创始人之子，³²⁶在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43，现虽已将公司交由其子打理，去年他仍获得6.58亿欧元的股份分红。³²⁷2016年，世界五大时装零售商给股东们回报总额高达惊人的69亿美元。³²⁸

同时，缅甸等国家的年轻女工们却只能在危险的环境中每天工作14个小时来赚取4美元/天，她们不能去上厕所，要不停地缝纫供应出口的快时尚产品。³²⁹若要将250万越南制衣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至生活保障工资的水平，每年需要22亿美元。而这只不过相当于五大时装零售商2016年支付给富有股东回报的1/3。³³⁰

减税和避税加速了财富集中

税收应该发挥再分配功能，确保赚钱所得的收益能惠及整个社会。但是，针对高收益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税收却在减少。与此同时，在大部分富裕国家中，多样的财富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继承税和资本收益税等，近年来都被大幅度地降低了，这些政策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从来也没有被好好地执行过。³³¹

在1990年，20国集团平均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40%；到2015年，它被降至28.7%。³³²针对高收入的税收在大部分富裕国家中也有大幅下降。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90%多降到2013年的40%。³³³在发展中国家，它一直比较低，大约为30%，而且大部分都从来没有被真正收取过。³³⁴

企业偷逃税也推动了这一趋势。发展中国家每年因企业偷逃税至少损失1000亿美元。³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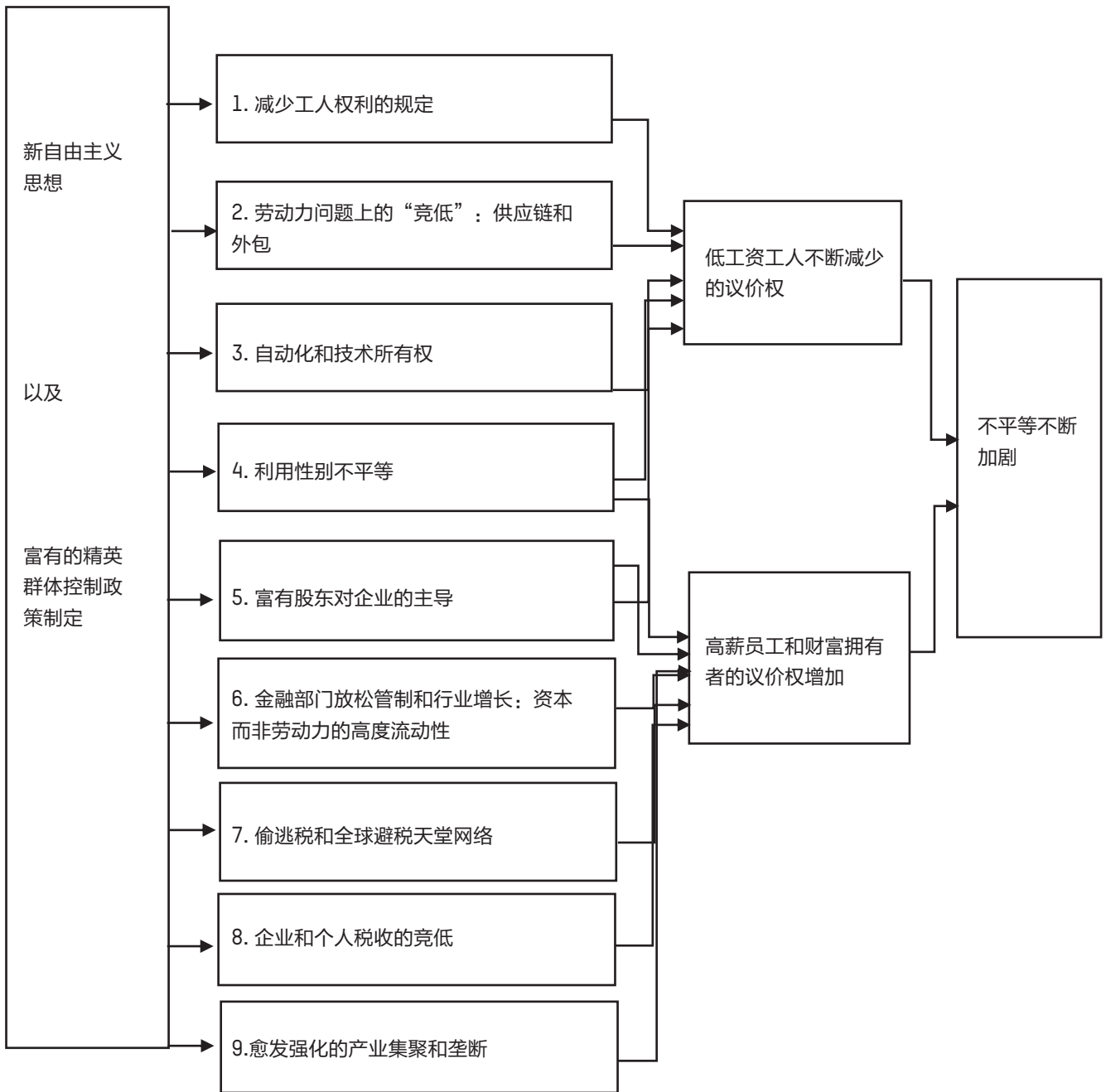
因为这些税种大多主要是由男性支付，所以男性从税收减免、税种征收不力中获得的好处最多。

与此同时，包括近期“巴拿马文件”等揭露出的反复出现的税收丑闻，最富有的人们正积极避免缴税，财富顶层的0.01%人口所逃避缴纳的税款，最高能达到其应缴税费的30%。³³⁶

工人们是如何败给财富拥有者们的？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的背景下，精英群体操控政策制定，调动一系列强大的经济力量，通过压制低收入工人的权利来为高收入者和财富拥有者创造好处。

图 12: 导致不平等的主要条件



这个体系有如下特点：

1. **减少工人权利的规定：**无论在富裕还是贫穷的国家，劳动法规的数量都减少了，且大多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减少的。³³⁷ 很多研究发现，保护工人的法规被削弱、通过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数量的减少都导致工人收入占比的下降。³³⁸ 妇女因此受到的打击最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富裕国家中，大约一半的不平等状况加剧是与工会数量的减少相关的。³³⁹ 除了工会数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职业保护等其它保护工人的法规的软弱无力和被削弱也推动了不平等更为严重。其它研究发现，兼职、短工或临时的工作也与上升的不平等趋势有关。³⁴⁰

2. **劳动力领域的“竞低”**：全球供应链的使用使得各个国家在劳动力的廉价程度上相互竞争。³⁴¹ 再加上富裕国家制造业的外包，使得生产者的工资和定价被降低。³⁴²
3. **自动化和技术所有权**：新技术能消除数以亿计的就业，并阻碍贫穷国家使用低工资劳动力作为发展途径。经由新技术所得的价值归为了机器所有者，而不是工人们。³⁴³ 这已经使得比尔·盖茨和其他人都呼吁“向机器人征税”，并让政府承担对技术发展的监管职责，以确保其收益能流向社会大众。³⁴⁴
4. **利用性别不平等**：有关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规范，让支付职场女性更少工资和给她们更少权力等行为都变得合理合法，这反过来也削弱了劳工们的协商议价权。³⁴⁵
5. **富有股东们对企业的压倒性主导**：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商业结构变化多样，新自由主义时代却出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模式，即大多由男性组成的董事会仅代表富裕投资者的利益，所有商业决策的目的都必须是追求股东回报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作为股息或股份回购的利润份额均有所增加。³⁴⁶
6. **金融行业的增长，以及对金融和资本放松管制**：如今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从各个国家和企业流进和流出，让金融市场拥有强大议价权，推动股东回报高于一切。金融部门的增长一直以来都与不平等的加剧密切相关。³⁴⁷
7. **偷逃税和避税天堂**：富有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利用全球避税天堂网络来避免缴纳其应缴税款。发展中国家每年因为企业和个人避税行为至少损失 1700 亿美元。³⁴⁸ 这笔钱足够为全世界目前 2.64 亿失学儿童提供教育。³⁴⁹
8. **税收领域的“竞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针对财富的税收已经被大幅度降低。在 1990 年，20 国集团的平均法定企业所得税率为 40%；到了 2015 年则降为 28.7%。³⁵⁰ 富裕国家中针对资本征收的税种，如资本收益、财产和遗产继承等都大幅下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税种都没有被有效执行。被广泛使用的企业税收激励政策也进一步削减了政府的收入。³⁵¹
9. **愈发强化的产业集聚和垄断力量**：在过去 30 年里，扣除物价因素，由全球最大的公司们所创造的净利润已经翻了三倍，从 1980 年的 2 万亿美元升至 2013 年的 7.2 万亿美元。³⁵² 这种盈利能力大部分与不断强化的产业集聚和垄断相关联，这些反过来又激化了不平等。³⁵³

统而合之，这些经济力量导致工人力量的下降，以及高薪人员及财富所有者的议价能力的增加。妇女受到的影响尤为重大，因为这些经济力量都利用了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更有利于男性而非女性。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然而，情况不必非要如此。一个更加公平，更为以人为本的经济是可行的。

4 设计人本经济，服务全体民众

经济并不需要一定遵循当前的方式来建构。这些有权有势的经济力量是可以被打败的。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更为以人为本的经济，将普通工人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那些高薪人士和财富拥有者。这意味着人本经济能为全体民众提供体面的生活，同时又能子孙后代保护地球资源。我们必须摒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精英们对我们的政府所产生的那些并不受人欢迎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方面能实现这一目标：第一，预先分配；第二，再分配。

预先分配：通过设计实现更大的平等

在政府通过税收和支出进行干预之前，每种经济体系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或某种程度的资源分配。这种程度的不平等被称为“市场不平等”。不同类型的经济体系产生程度各异的市场不平等。重要的是，人本经济要从一开始就设计成能产生更大的平等。这一过程被描述为“预先分配”。³⁵⁴

在这方面，政府起到两个重要作用：首先是监管；其次是推动并支持那些能产生更为平等结果的商业模式。

规范全球化

一般都认为全球化和去监管化是无法避免的，这是错误的。这个假设认为经济越是全球化和综合性，它就越发去监管化，而且这两者缺一不可。像韩国或巴西近年来所呈现的，他们已经在参与全球经济的同时成功地减少了不平等，这缘于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其经济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³⁵⁵

市场和经济一体化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引擎。但是这二者都需要为着每个人的利益而谨慎管理，如此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才能被公平地分配。如果任由其发展，它们会威胁到我们的民主、削弱我们创造更加平等社会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愿景。全球化必须与所谓的必须与之相配套的去监管化明确脱钩。这将需要全球在一个规模远胜当下的层面上开展合作。但是，尽管全球层面的监管往往更可取，它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下多国协议难以达成。幸运的是，各国政府还是有很大空间从国家层面开展监管。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愿景。

例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显然迫切需要更强力的金融监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最小，同时又大大增加了不平等、风险度和不稳定性。³⁵⁶ 因此，在全球化已发展过度的领域就需要进一步的监管。金融应再次成为实体经济的“仆人”，而不是反过来。这就应该包括对股东回报规模和高管薪水的调整，鼓励增加工资支出，鼓励对增加生产力、可持续性和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投资。

技术有可能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尤其是通过减少痛苦、危险和有辱人格的工作来实现。但是，只有在其利益能被公平分享的时候，它才能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工作岗位中的自动化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令工人受益，而仅仅让技术所有者得利。展望未来，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拥有机器人？”各国政府需要合理监管技术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在技术变迁与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保护民众。这包括立法保护工人权利和体面工作的存在。对“零工经济”的监管，就比如英国承认优步司机也属于公司雇员，就是这方面一

个很好的例子。³⁵⁷ 当我们展望未来的工作时，我们需要注意到那些永远不应该被机器复制的人类之间互动的价值，其中包括如今被计为无报酬的照顾工作，比如照顾儿童和老人。

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监管来保护劳动权利，并减少对工人组织权利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一直认为强有力的协商议价能力是和较低水平的不平等、经济增长利益更为公平地分配息息相关。³⁵⁸ 政府应制定法律以确保生活保障工资和通货膨胀相关联，并应尽量使经济正式化。他们应消除零工时合同并确保所有工人的工作安全。这些举措将能使数 10 年来深受全球经济过度全球化打击最为严重的妇女们大获裨益。

在工人待遇方面的快速“竞低”应被终结。童工和奴隶劳动从道德上就不被接受，并且普遍都认为它们应被彻底消除。同样需要彻底消除的还有贫困工资、不稳定和危险的工作，以及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上的不平等待遇。在企业之间、各国政府之间的彼此竞争中，这些现象都应被彻底消除。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就是要求所有跨国公司对供应链开展尽职调查，让他们能对全供应链负责，确保工人们能依据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被合理对待。³⁵⁹ 任何一家公司或一国政府都不应该以工人微薄工资为代价获取自己的利润，以至于让工人们无法拥有尊严体面的生活。

重塑私营部门

贸易和投资可以拓展机会、传播产品、服务和繁荣至远至广。商业可以选择做出正确的事。商业决定会给工人、客户、农民和社区带来影响，同时也能影响到股东和投资者。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决策仅仅从关注股东回报最大化的角度来制定。³⁶⁰ 这已经变成了捆绑商业界的一件“束身衣”，将他们困在加剧不平等恶化的困境中。

然而，公司、社会运动和企业们已然创造出一系列概念，试图摆脱这件“束身衣”：合作社、员工所有制、愿景优先、福利企业、社会企业、社会商业、公平贸易企业、分配设计和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等。如果政治领袖们能塑造经济来资助、支持和培育这些模式，那么这些进步的架构就可能成为常态。

14. 拥有更平等架构的企业示例

那些拥有更为平等架构的知名企业包括：

- 非凡巧克力 (Divine Chocolate)：一家部分由农民群体持有并管理的公平贸易企业。
- 约翰·刘易斯 (John Lewis)：员工所有制。
- 华为 (Huawei)：员工参与利润分享制。
- 公平手机 (Fairphone)：优先考虑社会使命来进行管理。
- 格莱珉 - 达能食品公司 (Grameen-Danone)：一家关注其客户影响的社会企业。
- 阿牟尔 (Amul)：完全由数百万农民所有并控制的企业。

通过摆脱仅仅优先关注股东和投资者利益，这些公司能够更公平地分担风险、回报和权力。

研究显示，员工所有制的企业能产生更多的就业增长，员工也能获得较高收入。³⁶¹ 蒙德拉贡 (Mondragon) 是一家西班牙跨国企业，其营业额达到 130 亿美元，员工有 74,000 人。公司的决策制定过程民主化，还提升了工作安全，规定员工最高和最低薪水之间不能超过 9 倍。

跨国公司在支持其供应链上的公平企业方面能起到关键作用。这能呼应其它解决社会和人权问题的努力。通过支持供应商建立更为公平的架构，公司可以协助确保其供应链更为安全和更可持续。

另一个确保收益能被更好地分配并能影响到经济走向更为公平的途径，就是政府更多参与到公有制和部分公有制的行业和公司中。因为这种做法与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相悖，故而在知识界多年不受重视。但是，在一些兼具了最平等和经济成功的社会中，如斯堪的纳维亚群岛国家，依然继续保持大部分经济部门都是公有制，确保经济成功的效益能为普通市民而非那些富有的股东们带来收益。³⁶² 这在那些极易被垄断的经济领域中尤为如此。³⁶³

进一步创新商业模式是成功的关键。现在，是时候给我们自己机会去有意识地将商业塑造和设计得能为最广泛的人群传播财富、收入和机会。我们需要在将企业设计得更多为其影响的人群提供服务方面涌现出大量创新。这才能保证有更多的人从事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回报。

15. 乐施会和公平贸易运动

对乐施会而言，推动更加平等的商业模式并非新领域。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建立并支持了很多这样的企业。其中包括联合资助的成功企业，如 Cafe Direct，并通过企业发展计划、妇女小企业计划等项目为全球数十家社区企业提供支持。通过我们在公平贸易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创建公平贸易基金会，乐施会一直致力于推动能更平等地分配风险、回报和权力的企业模式。现在是时候要加倍努力去构建一种能培养并推广模式到更远更广地区的经济体系。

尽管政府应该在监管企业、确保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起主导作用，企业自身还是可以做很多工作来让世界变得更公平。

人本经济中的再分配

通过支出和税收，各国政府有着巨大的力量来实施再分配、减少不平等。³⁶⁴

公共支出

150 多个国家跨越 30 年的证据表明，³⁶⁵ 无论国家贫困还是富裕，对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都能减少不平等。这是因为政府开支可以通过将“虚拟的”或实际的收入放到每个人口袋里而帮助减少收入不平等。³⁶⁶ 在 OECD 国家中，这种做法已经显示平均减少了 20% 的收入不平等；³⁶⁷ 最近对 13 个发展中国家的回顾发现，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能减少 69% 的不平等。³⁶⁸

当政府提供免费的、高补贴的优质公共服务时，最贫困的人只需要从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支出最少的钱即可获得。对于收入最低的人群，这些服务的现金价值可能比他们的实际工资还要高。³⁶⁹

好的公共服务能让妇女受益更多，因为它们能减少对无报酬照顾的需求，能通过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来改善不平等。这种好处如果和免费的儿童保育等特别措施相结合，更令女性大获裨益。

教育和医疗保健私有化已经显示出会增加经济和性别的不平等，因为只有那些付得起钱的人才能获得服务。³⁷⁰ 私立教育也会降低社会流动性，进一步增加不平等，并将子孙后代都陷于这种不平等状况中。³⁷¹

今天的再分配就是明天的预分配：投资于所有儿童的健康和教育能将他们的机会最大化，并确保社会构建在人的才能之上而非特权之上。

如果政府提供直接的现金支持，如现金转移支付等社会福利项目，则“非现金”服务的影响可以大幅扩大。这些项目能保护公民免受突发情况的冲击，或有助于确保最贫困人群能获得收入提升。³⁷² 各国政府应恪守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底线”³⁷³的决心，确保其覆盖面的普遍性。

今天的再分配就是明天的预分配。

税收也可以是强有力的促进平等化工具

税收能够且也正在被用于减少不平等。通过更多从富有者身上收税，税收能直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通过减少对过高利润的奖励、减少股东回报和高管工资等方式，税收在构建经济、减少市场不平等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税收还可以被用来鼓励投资于能让工人有更多获利、更有发言权的新技术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并能帮助建立起更可持续的、更为以人为本的经济。最后，税收收入还能在支持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利用税收解决过度的资本收益方面，能做的还有很多。为此，政府必须向富裕个人和富有企业同时征税。他们必须都要缴纳更多更为综合的税金，并且再也不能够偷逃支付其应缴税款。

我们需要看到全球协调行动以终止富有的大公司和个人的避税行为，并且终结避税天堂的时代。我们需要看见税率“竞低”也被终止。不可接受的低税率不应再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以招商引资的一个因素。

全球累进税率的降低和税款征收量下降等趋势需要被扭转过来。各国政府应效仿智利和南非，他们都提高了针对富有企业和个人的税收。³⁷⁴ 我们需要看到各国能普遍引入针对财产、资本收益和遗产继承征税。应再次提出直接征收财富税。新形式的税收，如比尔·盖茨提出的针对机器人的税收也应被引入。乐施会的研究已经展示出针对全球亿万富豪们的财产仅征收 1.5% 的税收，就足够支付世界上每一名儿童上学的费用。³⁷⁵

建议

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需要正视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给全球贫困人口带来的影响。接下来他们必须努力构建更为以人为本的经济，以追求实现更大的平等作为主要目标。以下就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企业应该有所作为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政府和国际机构

关于不平等

- **制定切实的、有时限的目标和行动计划来减少不平等。** 各国政府应以财富顶层 10% 人口的总体收入不超过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总和为目标。各国政府应达成共识统一将此调整纳入³⁷⁶可持续发展目标 10 中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衡量指标。³⁷⁷

- **终结极端财富。要终结极端贫困，我们必须同时终结极端财富。**当前这个金玉其外的时代正在破坏着我们的未来。各国政府应利用监管和税收，从根本上降低极端财富的水平，限制富人和精英群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
- **携手合作以实现不平等数据的大变革。**每个国家都应产出社会中每个人的财富和收入的年度数据，特别是顶层 10% 和最顶层 1% 这两类群体的数据。支持开展更多的入户调查之外，其它数据来源也应被公之于众，让大众可以了解收入和财富在顶层富豪群体中的集聚情况。³⁷⁸
- **落实政策，**解决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推动对女性和女性就业更为积极正向的社会规范和态度，调整家庭、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权利格局，使其达到动态平衡。
- **承认并保护公民及其组织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扭转所有压制公民空间的立法和行动。为那些维护女性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机构提供具体明确的支持。

从头开始，设计一个更为平等的经济

- **鼓励那些优先考量更公平回报的商业模式，**包括合作社、公司管理和供应链中有员工参与的模式。
- **要求所有跨国公司开展全供应链强制性尽职调查，遵循联合国关于商业和人权的指导原则，**³⁷⁹ 确保其供应链上全体员工都能获得生活保障工资。
- **限制给予股东的回报，**推动更多企业实施高层与中层员工薪酬比不高于 20 : 1 的政策，³⁸⁰ 最好这个比例还能更低。
- **消除性别工资差距，**确保女性员工的权利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得到充分实现。废除那些歧视女性经济平等的法律，实施支持女性权益的立法和管理架构。
- **消除奴役式用工和贫困工资。**面向所有工人实现从最低工资水平转向根据生活成本而制定出的“生活保障工资”的转变，确保工人充分参与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权利。
- **促进工人组织起来。**设立法定标准，保护工人组建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废除所有反对这些权利的法律。允许并支持覆盖范围广泛的集体协商制度。
- **消除不稳定的工作，**确保所有形式的雇佣都尊重工人权利。确保家政工人、流动工人和非正式雇佣工人的权利。逐步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确保所有工人都能受到保护，将非正式雇佣工人也纳入决策视野中。

二次分配，构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

公共支出

- **公开承诺实现普惠的、免费的公共服务和普惠型社会保障网。**³⁸¹ 增加公共融资和拨备以达致这一目标，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和雇主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
- **停止将公共资金用于鼓励和补贴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经营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机构，扩大公共部门提供基础服务的范围。**严格监管私营设施的安全性和质量，防止其拒绝为无力支付者服务。

关于税收

- **利用税收方式减少极端财富。** 优先对极富有者征税，如针对财富、财产、遗产继承和资本收益的税收。提高针对高额收入的税率和征收。引入针对亿万富豪的全球财富税，用以从经济上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 **呼吁开展新一轮国际税收改革，**以终结在税率方面的相互“竞低”。税率的设置应是公平的、累进制的，并且应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状况。³⁸² 任何新的协商都必须在确保所有国家均能平等参与的全新的税务体系责任下展开。
- **彻底消除使用避税天堂，增加透明度。** 主要实现方式可以是采纳一份客观的最差避税天堂黑名单制，以强有力地自动制裁那些利用避税天堂的公司和富人群体。以强有力的自动制裁方式来实现。

企业应在构建一个更具人本化的经济体系中担起责任

- **不提供生活保障工资，就没有分红：** 跨国公司可以选择通过暂缓支付股东分红、股票回购、高管奖金、或高薪职员工资等开支，确保所有员工先能获得一份生活保障工资（使用独立标准计算）；同时采取措施确保在公司的主要供应链中，能让工人或生产者获得保障其生活的收入。
- **董事会中的代表性：** 各企业应确保在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中设有工人代表。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各企业也应想办法让供应链中的工人和地方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能够被切实采纳。
- **支持供应链的转型和变革：** 各公司可以从供应链上优先选择有公平管治架构的企业进货，例如，那些部分或全部由员工或生产者所有的企业、那些管理模式优先考量其社会使命的企业，或者是那些选择将其利润部分或全部同员工分享的企业。乐施会的公平价值俱乐部³⁸³等措施正在帮助各公司实现这种转型。
- **与最贫困的工人分享利润：** 公司可以决定同那些居供应链和机构运营中最低工资的工人们分享一定比例利润（如50%）。例如Cafe Direct³⁸⁴就和咖啡种植者们分享50%的利润。
- **支持工作场所性别平等：** 承诺遵守联合国妇女赋权原则³⁸⁵以及相关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C100、C111、C156、C183），³⁸⁶显示企业和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实施涵盖招聘、培训、提升、骚扰和申诉举报等方面的性别政策；公布公司内部所有级别员工的性别工资差距，承诺消除这些差距。
- **降低薪酬比率：** 公布公司CEO工资与中层员工之间的工资比率，并承诺至少将其降至20:1。
- **支持集体协商：** 公开承诺将持续地、切实地且富建设性地参与独立工会，并且落实自身企业与工会开展合作致力于消除女性员工参与工会的障碍，特别是消除那些妨碍女性员工承担领导职位的障碍，并推动其它能使女性工人安全有效发声的措施。

尾注

1. Cinco Días (2017, November 2). Amancio Ortega ingresa 628 millones más por dividendo de Inditex. Retrieved from https://cincodias.elpais.com/cincodias/2017/11/01/companias/1509550519_653608.html
2. H&M has been consistently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garment companies in seeking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poverty wages in its supply chain. It has an industry-leading publicly disclosed Living Wage Roadmap,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13. It was a signatory to the new ACT initiative in 2015 with IndustriALL global union federation, to tackle sect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low-wage countries for garment production, starting in Cambodia.
3. Calculated using S&P Capital IQ and Financial Times Markets Data.
4. In an interview with Oxfam Australia, Anju explained that she earns on average 6000 to 7000 taka a month, and she works on average three hours of overtime per day. In USD, her average monthly income is USD 78 (1 BDT = .012 USD) and on average she works 286.44 hours in a month (including overtime). This means her average yearly income is USD \$78 X 12 = USD \$936.
5. Forbes. (2017).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2017 Ranking. <https://www.forbes.com/billionaires/list/>.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7.
6. For details on all Oxfam-generated killer fact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7. S.N. Emran and J. Kyriacou. (2017). What She Makes, power and Prosperity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Retrieved 1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hatshemakes.oxfam.org.au/wp-content/uploads/2017/10/Living-Wage-Media-Report_WEB.pdf
8. Oxfam America. (2015). Lives on the line: The human cost of cheap chicken. <https://www.oxfamamerica.org/livesontheline/#>
9. D. Sarosi. (2017). Tourism's Dirty Secret: The Exploitation of Hotel Housekeepers. Oxfam Canada. Retrieved 15 October 2017, from https://www.oxfam.ca/sites/default/files/file_attachments/tourisms_dirty_secret_-_oxfam_canada_report_-_oct_17_2017.pdf
10. N. Burleigh. (2017, May 4). Meet the billionaires who run Trump's Government. Newsweek. <http://www.newsweek.com/2017/04/14/donald-trump-cabinet-billionaires-washington-579084.html>.
11. Statement delivered by His Excellency Muhammadu Buhari,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Buhari,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7.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2th Session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2. E. Mayah, C. Mariotti, C.E. Mere and C. Okwudili Odo. (2017). Inequality in Nigeria: Exploring the drivers.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inequality-nigeria-exploring-drivers>
13. M. Lawson and M. Martin. (2017). 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 and Oxfam, 2017.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commitment-reducing-inequality-index>
14. For details of poll and methodology,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15. Civicus. (2017). State of Civil Society Report. <http://www.civicus.org/index.php/state-of-civil-society-report-2017>
16. Louis D. Brandeis Legacy Fund for Social Justice. <https://www.brandeis.edu/legacyfund/bio.html>
17. For details of Oxfam calculation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18. Forbes. (2017).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For all details of Oxfam calculation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19. Ibid.
20. Source: ILO estimates based on official national sources as recorded in the ILO Global Wage Database.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16/lang--en/index.htm>
21. Forbes. (2017).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For all details of Oxfam calculation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22. Credit Suisse. (2017).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7. Accessed November 2017. <https://www.credit-suisse.com/corporate/en/research/research-institute/publications.html>. The year covered by the Credit Suisse report runs from September 2016 to September 2017.
2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The Power of Parity: 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 \$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 <https://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employment-and-growth/how-advancing-womens-equality-can-add-12-trillion-to-global-growth>.
24. Credit Suisse. (2017).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7.
25. Ibid.
26. E. Mayah, C. Mariotti, C.E. Mere and C. Okwudili Odo. (2017). Inequality in Nigeria: Exploring the drivers.
27. L. Gibson and D. Widiastuti. (2017). Towards a more equal Indonesia.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towards-more-equal-indonesia>
28. R. Neate. (2017, November 8). Bill Gates, Jeff Bezos and Warren Buffett are wealthier than poorest half of 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7/nov/08/bill-gates-jeff-bezos-warren-buffett-wealthier-than-poorest-half-of-us>
29. Oxfam Brazil. Brazil: extreme inequality in numbers. Retrieved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oxfam.org/en/even-it-brazil/brazil-extreme-inequality-numbers>.
30. B. Southwood. (2017, January 17). Oxfam is wrong to imply free markets make the rich richer at the poor's expense. City A.M. <http://www.cityam.com/257166/oxfam-wrong-imply-free-markets-make-rich-richer-poops>.
31. See for example The Economist magazine's Crony Capitalism Index: <https://www.economist.com/blogs/graphicdetail/2016/05/daily-chart-2>, and also D. Jacobs. (2017). Extreme Wealth is Not Merited.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extreme-wealth-not-merited>
32. PWC. (2017). Billionaires Insights 2017: New Value Creators Gain Momentum. Retrieved 23 October 2017. <https://www.pwc.com/gx/en/financial-services/Billionaires%20insights/billionaires-insights-2017.pdf>
33. OECD. (2012). OECD Review of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Regulation in Mexico. OECD Publishing.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oecdreviewoftelecommunicationpolicyandregulationinmexico.htm>
34. D. Jacobs. (2015). Extreme Wealth is Not Merited.
35. OECD. (2012).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2. http://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oecd-employment-outlook-2012_empl_outlook-2012-en. https://doi.org/10.1787/empl_outlook-2012-en
36.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37. L. Mishel and J. Schieder. (2017). CEO Pay Remains High Relative to The Pay of Typical Workers and High-Wage Earn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trieved 12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epi.org/files/pdf/130354.pdf>
38.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39. For this calculation,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40. It would cost \$2.2bn a year to increase the average wage of 2.5 million garment workers in Vietnam to a living wage. This is a third of the amount paid out to their shareholders by the five biggest fashion retailers in 2016 (\$6.9bn).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41. G. Zucman. (2015).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245560.001.0001>
42.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for explanation of workings: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Alstadsaeter, A., Niels, J. and Zucman, G. (2017). Tax Evasion and Inequality. <http://gabriel-zucman.eu/files/AJZ2017.pdf>.
43. G. Zucman. (2015).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UNCTAD.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Chapters/wir2015ch0_KeyMessage_en.pdf
44. A. Krueger. (2015). The great utility of the Great Gatsby Curve.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social-mobility-memos/2015/05/19/the-great-utility-of-the-great-gatsby-curve/>
45. D. Hardoon and J. Slater. (2015). Inequality and the end of extreme poverty. Oxfam GB.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inequality-and-the-end-of-extreme-poverty-577506>
46. Ibid.
47. Ibid.
48. M. Cruz, J. Foster, B. Quillan and P. Shellekens. (2015). Ending Extreme Poverty and Sharing Prosperity: Progress and Policies. World Bank.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109701443800596288/PRN03Oct2015TwinGoals.pdf>
49. R. Kochhar. (2015). A Global Middle Class Is More Promise than Re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7/08/a-global-middle-class-is-more-promise-than-reality/>.
50. F. Alvaredo, L. Chancel, T. Piketty, E. Saez and G. Zucman. (2017). The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World Inequality Lab. <http://wir2018.wid.world/>
51. Ibid.
52. D. Woodward. (2015). Incrementum ad Absurdum: Global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in a Carbon-Constrained World. World So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No. 4, 2015.
53. C. Doss, et al. (2013). Gender inequalities in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land in Africa: Myths versus reality.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http://ebrary.ifpri.org/cdm/ref/collection/p15738coll2/id/127957>. <https://doi.org/10.2139/ssrn.2373241>
54. United Nations. (2009, 16 October). Rising inequality, precarious jobs threaten progr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 UN. UN News Centre.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5274-.Wfnu-lvWzIU>.
5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16). The Cost of Unpaid Care (in Spanish) <http://www.unfpa.org.pe/publicaciones/publicacionesperu/CUENTA%20SATELITE%20DEL%20TRABAJO%20NO%20REMUNERADO.pdf>
56. R. Antonopoulos and R. Hirway (eds). (2009).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gender, time use and poverty Palgrave Macmillan.
57. ILO. (2015).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Figure 29 and figure 32.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14/lang--en/index.htm>
58. D. Gardener and J. Burnley. (2015). Made in Myanmar: Entrenched Poverty or Decent Jobs for Garment Workers?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made-myanmar>
59. ILO. (2017).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 Trends 2017.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weso/2017/lang--en/index.htm>
60. ILO. (2017). Global Estimates of Modern Slavery: Forced Labour and Forced Marriage. http://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575479/lang--en/index.htm
61. ILO. (2015).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5: Scaling up investments in decent jobs for youth.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youth/2015/WCMS_412015/lang--en/index.htm
62. Ibid.
63. The Economist. (2013, April 27). Generation Jobless. <https://www.economist.com/>

[news/international/21576657-around-world-almost-300m-15-24-year-olds-are-not-working-what-has-caused](#)

64. ILO. (2017, November 20). Weak Recovery in Youth Labour Markets Demands a Sweeping Response.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7.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597065/lang--en/index.htm
65. ILO. (2015).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5.
66. ILO. (2017). Global Estimates of Child Labour: Results and trends, 2012–2016. http://www.ilo.org/global/publications/books/WCMS_575499/lang--en/index.htm
67. ILO. (2017).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 Trends 2017.
68. A living wage is a wage that is high enough to enable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nutritious food and clean water, shelter, clothes, education, healthcare, energy, childcare and transport, as well as allowing for some savings and discretionary income. A number of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exist for calculating the living wage. These are detailed in Oxfam Australia. (2017). A Sewing Kit for Living Wages,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What She Makes resources page: <http://whatshemakes.oxfam.org.au/resources/>
69. R. Wilshaw, et al. (2015). In Work but Trapped in Poverty: A summary of five studies conducted by Oxfam, with updates on progress along the road to a living wage. Oxfam.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in-work-but-trapped-in-poverty-a-summary-of-five-studies-conducted-by-oxfam-wit-578815>.
70. ILO.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lang--de/index.htm>
71. D. Sarosi. (2017). Tourism’s Dirty Secret: The exploitation of hotel housekeepers.
72. Ibid.
73. Oxfam America. (2015). Lives on the line.
74. Ibid.
75. L. Mishel and M. Walters. (2003). How Unions help all Work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ttp://www.epi.org/publication/briefingpapers_bp143/
76. IMF. (201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7.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0/Issues/2017/09/19/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7>
77. Ibid.
78. ITUC. (2017). Global Rights Index 2017: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of Workers on the Ri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tuc-csi.org/ituc-global-rights-index-2017-18767>
79. Ibid.
80. D. Sarosi. (2017). Tourism’s Dirty Secret: The exploitation of hotel housekeepers. Oxfam Canada.
81. For more on the concept of a Human Economy, see D. Hardoon. (2017). An Economy for the 99%: It’s time to build a human economy that benefits everyone, not just the privileged few.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economy-99>
82. C. Rosen and M. Quarrey. (1987). How Well is Employee Ownership Work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ttps://hbr.org/1987/09/how-well-is-employee-ownership-working>
83. J. Martinez-Vazquez, B. Moreno-Dodson and V. Vulovic. (2012). The Impact of Tax 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12/25. <https://scholarworks.gsu.edu/icepp/77/>. <https://doi.org/10.2139/ssrn.2188608>
84. M. Lawson and M. Martin. (2017). 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 and Oxfam.
85. The Palma ratio divides the income of the richest 10% of the population by the income of the poorest 40%. Oxfam is recommending that governments aim for a Palma ratio of no more than 1.
86. Goal Te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s to reduce inequality between and within countries.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
87. This should include income, property and estate tax data; data from property and luxury

goods markets; data from wealth management firms; and company surveys on wages. Such data should be disaggregated by gender, age, occupation, region and, where appropriate, ethnicity.

88. UN. (2011).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89. This should include all elements of remuneration, including benefits, stock options, etc.
90. In line with ILO conventions 102 (http://blue.lim.ilo.org/cariblex/pdfs/ILO_Convention_102.pdf) and 202 (http://www.ilo.org/secsoc/areas-of-work/legal-advice/WCMS_205341/lang--en/index.htm)
91. This should include consideration of how to ensure that all countries can deliver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the SDGs, reduce their dependency on regressive taxation and effectively set public spending, thereby helping to close the inequality gap.
92. E. Sahan. (2017). Oxfam's Future of Business Initiative: Promoting equitable businesses and fourth sector development.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oxfams-future-business-initiative>
93. Café Direct. <https://www.cafedirect.co.uk/about/>
94.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http://www.weprinciples.org/>
95. ILO.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http://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96. For details of Oxfam calculation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97. Forbes. (2017).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2017 Ranking. <https://www.forbes.com/billionaires/list/>. Retrieved 7 September 2017.
98. Ibid.
99. Source: ILO estimates based on official national sources as recorded in the ILO Global Wage Database.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http://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16/lang--en/index.htm>
100. Forbes. (2017).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For all details of Oxfam calculations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101. Credit Suisse. (2017).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7.
10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The Power of Parity: 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 \$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 <https://www.mckinsey.com/global-themes/employment-and-growth/how-advancing-womens-equality-can-add-12-trillion-to-global-growth>.
103. Credit Suisse. (2017).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7.
104. Ibid.
105. E. Mayah, C. Mariotti, C.E. Mere and C. Okwudili Odo. (2017). Inequality in Nigeria: Exploring the drivers.
106. L. Gibson and D. Widiastuti. (2017). Towards a more equal Indonesia.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towards-more-equal-indonesia>
107. R. Neate. (2017, November 8). Bill Gates, Jeff Bezos and Warren Buffett are wealthier than poorest half of 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7/nov/08/bill-gates-jeff-bezos-warren-buffett-wealthier-than-poorest-half-of-us>
108. Oxfam Brazil. Brazil: extreme inequality in numbers.
109. Two of these studies, from Brookings and the World Incomes Database,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110. M. Székely and M. Hilgert. (2007). What's Behind the Inequality We Measure? An Investigation Using Latin American Dat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5:2, pp. 197–217. <https://doi.org/10.1080/13600810701427626>

111. L. Chandy and B. Seidel. (2017). How much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inequality with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djusting Gini coefficients for missing top incomes.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how-much-do-we-really-know-about-inequality-within-countries-around-the-world/>.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112.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studies that correct this bias using fiscal information from Mexico in J. Santaella, G. Leyva G and A. Bustos (2017). Animal Político. Available from: <http://www.nexos.com.mx/?p=33425>.
113. B. Milanovic. (2017). Figuring out various income inequalities: what can they tell us? Global Inequality blog. <http://glineq.blogspot.mx/2017/10/figuring-out-various-income.html>.
114. World Bank. (2016).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 <https://doi.org/10.1596/978-1-4648-0958-3>
115. C. Lakner and B. Milanovic. (2016).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0 (2): 203–32. <https://doi.org/10.1093/wber/lhv039>
116. See for example: L. Kawa. (2016, June 27). Get Ready to See This Globalization 'Elephant Chart' Over and Over Again. Bloomberg Market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6-27/get-ready-to-see-this-globalization-elephant-chart-over-and-over-again>
117. B. Milanovic. (2016).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969797>
118. P. Segal and S. Anand. (2014).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A. B. Atkinson and F. Bourguignon (eds). (2014).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msterdam: Elsevier.
119. F. Alvaredo, et al. (2017).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Series.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http://wid.world/es/series/>.
120. F. Alvaredo, L. Chancel, T. Piketty, E. Saez and G. Zucman. (2017). The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121. A. Alstadsaeter, J. Niels and G. Zucman. (2017). Tax Evasion and Inequality. <http://gabriel-zucman.eu/files/AJZ2017.pdf>. <https://doi.org/10.3386/w23772>
122. R. Wilkinson and K. Pickett. (2009).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Bloomsbury Press.
123. A. Berg and J.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1/sdn1108.pdf>.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1/08.
124. J. Ostry, A. Berg and T. Charalambos.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02.pdf>.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4/2.
125. F. Grigoli and A. Robles. (2017). Inequality Overhang.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7/03/28/Inequality-Overhang-44774>. IMF Working Paper WP/17/76.
126. Ibid.
127. Authors' calculations in Stata using: F. Solt. (2017). Using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University of Iowa, 2017. The Gini coefficient was calculated after taxes and transfers. Using the latest data from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WIID – version 6.1), there were 11 countries that had a Gini lower than 0.27 in 2014 (the most recent year that includes a large pool of countries, 93): Belarus, Belgium, Czech Republic, Denmark, Finland, Iceland, the Netherlands, Norway, Slovenia, Sweden and Ukraine.
128. C. Doss, et al. (2013). Gender inequalities in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land in Africa: Myths versus reality.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http://ebrary.ifpri.org/cdm/ref/collection/p15738coll2/id/127957>
129. J. Lewis. (2015). Another View of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US Census Bureau.
130. World Bank. (2016). 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16: Getting to Equal.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455971467992805787/Women-business-and-the-law-2016-getting-to-equal>

131. Ibid.
132. The UK's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estimated in 2016 that, based on tax and benefit changes since 2010, the burden of austerity will have cost women a total of £79bn since 2010, against £13bn for men.
133. C. Gonzales; J-C Sonali; K. Kalpana; M. Newiak; and T. Zeinullayev. (2015). Catalyst for Change: Empowering Women and Tackling Income Inequalit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5/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Staff-Discussion-Notes/Issues/2016/12/31/Catalyst-for-Change-Empowering-Women-and-Tackling-Income-Inequality-43346>. <https://doi.org/10.5089/9781513533384.006>
134. United Nations. (2009, 16 October). Rising inequality, precarious jobs threaten progr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 UN. UN News Centre.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55274-.Wfnu-lvWzIU>
135.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16) The Cost of Unpaid Care (In Spanish) <http://www.unfpa.org.pe/publicaciones/publicacionesperu/CUENTA%20SATELITE%20DEL%20TRABAJO%20NO%20REMUNERADO.pdf>
136. R. Antonopoulos and R. Hirway (eds). (2009). Unpaid work and the economy: gender, time use and poverty Palgrave Macmillan
137. The full explanation of the poll and its methodology is contained in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138. The other answer options were for taxes to stay the same or be decreased.
139. Lagarde, Christine. (2017). The Fruits of Growth: Economic Reforms and Lower Inequality. IMF Blog. January 26, 2017. Accessed: September 4, 2017. <https://blogs.imf.org/2017/01/26/the-fruits-of-growth-economic-reforms-and-lower-inequality/>
140. UNDP.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oal 10 Targets. Accessed September 4, 2017.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goal-10-reduced-inequalities/targets/>.
141. M. Lawson and M. Martin (2017). 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 and Oxfam.
142. R. Teague Beckwith. (2016, June 8). Read Donald Trump's Subdued Victory Speech After Winning New Jersey. <http://time.com/4360872/donald-trump-new-jersey-victory-speech-transcript/>.
143. N. Burleigh. (2017, May 4). Meet the billionaires who run Trump's Government. Newsweek.
144. T. Lubhy. (2017, June 26). Senate health care bill gives \$250,000 gift to the mega-rich. CNN Money. <http://money.cnn.com/2017/06/26/news/economy/senate-health-care-bill-rich/index.html>.
145. Statement delivered by His Excellency Muhammadu Buhari,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Buhari, 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7. The General Debate of the 72th Session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146. E. Mayah, C. Mariotti, CE Mere and C. Okwudili Odo. (2017). Inequality in Nigeria: Exploring the drivers.
147. M. Lawson and M. Martin (2017). 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 and Oxfam.
148. Ibid, page 29.
149. Ibid.
150. The World Bank. (2016). Investing in the Education Market: Strengthening Private Schools for the Rural Poor. Accessed September 4, 2017. <http://www.worldbank.org/en/programs/sief-trust-fund/brief/investing-in-the-education-market-strengthening-private-schools-for-the-rural-poor>.
151. S. Jespersen. (2016). The IFC and Tax Havens: The Need to support more responsible corporate tax behaviour. Oxfam International.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7.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ifc-and-tax-havens>
152. See for example J. Ostry, et al.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or F. Jaumotte and C. Osorio Bultron. (2015). Power from The People. IMF. Finance & Development. 52:1.

153. C. Mariotti., N. Galasso and N. Daar. (2017). Great Expectations: Is the IMF turning words into action on inequality? Oxfam.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great-expectations-is-the-imf-turning-words-into-action-on-inequality-620349>
154. Civicus (2017). State of Civil Society Report. <http://www.civicus.org/index.php/state-of-civil-society-report-2017>
155. B. Milanovic. (2017). Figuring out various income inequalities: what can they tell us? Global Inequality blog.
156. C. Lakner. (2016). Global Inequa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23831470153290439/Global-inequality-the-implications-of-Thomas-Piketys-capital-in-the-21st-century..> <https://doi.org/10.1596/1813-9450-7776>
157. B. Milanovic. (2017). Figuring out various income inequalities: what can they tell us? Global Inequality blog.
158. IMF. (2017).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M/Issues/2017/10/05/fiscal-monitor-october-2017>
159. R. Fuentes-Nieva and N.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working-few>
160. C. Lakner. (2016). Global Inequa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161. Credit Suisse. (2017). 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7.
162. IMF. (2017). Fiscal Monitor: Tackling Inequality.
163. T. Piketty.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4. C. Lakner. (2016). Global Inequality: The Implications of Thomas Piketty's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165. Ibid.
166. See for example: F. Nelson. (2017). What Oxfam w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and poverty. The Spectator Coffee House blog. <https://blogs.spectator.co.uk/2017/01/oxfam-wont-tell-capitalism-poverty/>.
167. See for example: B. Southwood. (2017). Oxfam is wrong to imply free markets make the rich richer at the poor's expense. City A.M.
168. D. Hardoon and J. Slater. (2015). Inequality and the end of extreme poverty.
169. UNDP. (2016). Progreso multidimensional: bienestar más allá del ingreso. <http://www.redetis.iipe.unesco.org/publicaciones/progreso-multidimensional-bienestar-mas-alla-del-ingreso/#.WigdkVVI-Uk>
170. J. Faieta. (2017). Who i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eaving behind? Our Perspectives blog,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blog/2017/8/23/-A-qui-n-est-n-dejando-atr-s-Am-rica-Latina-y-el-Caribe-Jessica-Faieta.html>.
171. R. Kochhar. (2015). A Global Middle Class Is More Promise than Re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172. D. Gardener and J. Burnley. (2015). Made in Myanmar: Entrenched Poverty or Decent Jobs for Garment Workers? Oxfam.
173. A. Wagstaff. (2003). Child health on a dollar a day: some tentative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57, Issue 9, November 2003. Pages 1529–38.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7953602005555>. [https://doi.org/10.1016/S0277-9536\(02\)00555-5](https://doi.org/10.1016/S0277-9536(02)00555-5)
174. The World Bank/WHO. (2015). Chapter 19: Health Care Payments and Poverty. Tracking Universal Healthcar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AH/Resources/Publications/459843-1195594469249/HealthEquityCh19.pdf>
175. C. Hoy and E. Samman. (2015). What if growth had been as good for the poor as everyone els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trieved September 5, 2017. From <https://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9655.pdf>.
176. F. Bourguignon. (2004). The 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 The World Bank.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GI/Resources/342674-1206111890151/15185_ICRIER_paper-final.pdf.

177. F. Alvaredo, L. Chancel, T. Piketty, E. Saez and G. Zucman. (2017). The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178. D. Woodward. (2015). Incrementum ad Absurdum: Global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in a Carbon-Constrained World. *World Social and Economic Review*.
179. M. Ravallion. (2017).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New York: Keynote Presentation at the Commiss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2017.
180. The World Bank. (2016). A Cover Note to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Poverty.
181. D. Jolliffe and E. Prydz. (2016). Estimating 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s from comparable national threshold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14, pp. 185–98. <https://doi.org/10.1007/s10888-016-9327-5>
182. P. Edward. (2006). The ethical poverty line: A moral quantific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6, Vol. 27. No. 2(2006), pages 377–93.
183. J. Hickel. (2017). *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 William Heinemann. New Hampshire, USA.
184. N. Bunker. (2017). Is declining competition causing low US business investment growth? Washington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http://equitablegrowth.org/equitablog/value-added/is-declining-competition-causing-slow-u-s-business-investment-growth/>
185. D. Jacobs. (2015). *Extreme Wealth is Not Merited*. Oxfam.
186. Forbes.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 2017 Ranking*. [Online] 2017.
187. OECD. (2012). *OECD Review of 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Regulation in Mexico*. OECD Publishing. <http://www.oecd.org/sti/ieconomy/oecdreviewoftelecommunicationpolicyandregulationinmexico.htm>
188. Grupo Carso. Divisiones Industriales. Accessed November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www.carso.com.mx/ES/Paginas/grupo_carso.aspx.
189. Calculations made by the authors. The increased in worth was taken from Forbes. (2017).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2017 Ranking*.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7. <https://www.forbes.com/billionaires/list/>. The exchange rate used was 18.89 pesos per dollar, the average monthly FIX rate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2017, available from the Bank of Mexico database (<http://www.banxico.org.mx/SieInternet/consultarDirectorioInternetAction.do?sector=6&accion=consultarCuadro&idCuadro=CF86&locale=es>). The value of the minimum wage was taken from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Commission (<https://www.gob.mx/conasami/articulos/nuevo-salario-minimo-general-88-36-pesos-diarios?idiom=es>). (<https://www.gob.mx/conasami/articulos/nuevo-salario-minimo-general-88-36-pesos-diarios?idiom=es>).
190. *The Economist*. (2014, March 15). Planet Plutocrat: The countries where politically-connected businessmen are most likely to prosper.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international/21599041-countries-where-politically-connected-businessmen-are-most-likely-prosper-planet>.
191. T. Piketty.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 Ibid.
193. *Manager Magazin*. (2017, October 22). Eine Milliarde Euro Dividende für die Quandts. <http://www.manager-magazin.de/finanzen/artikel/bmw-eine-milliarde-euro-fuer-stefan-quandt-und-susanne-klatten-a-1139896.html> (in German). Susanne Klatten is worth about \$24bn and is ranked number 38 on the Forbes list: <https://www.forbes.com/profile/susanne-klatten/>. Stefan Quandt is worth \$20.4bn is ranked number 47: <https://www.forbes.com/profile/stefan-quandt/>.
194. While industrial dynasties can disappear owing to taxes, philanthropy, extravagant spending and estate partition among siblings, the fact is that a third of the world's extreme wealth at any given time is held by heirs. References for both arguments can be found in 1) R. Arnott, W. Bernstein, and L. (2015). *The Rich Get Poorer: The Myth of Dynastic Wealth*. *Cato Journal* Vol. 35 No. 3; and 2) D. Jacobs. (2015). *Extreme Wealth is Not Merited*.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extreme-wealth-not-merited>
195. PWC. (2017). *Billionaires Insights 2017: New Value Creators Gain Momentum*.
196. C. Doss, et al. (2013). *Gender inequalities in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land in Africa: Myths versus reality*.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197. This estimate is based on a division of the economy into four categories: industries

prone to monopoly power, industries prone to cronyism,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owned industries. We observe that monopoly-prone and cronyism-prone industries do indeed produce more self-made billionaire wealth relative to their size than other industries. If we exclude inherited wealth and if monopoly-prone and cronyism-prone industries were to generate billionaire wealth at the same rate as competitive industries, the world's billionaire wealth would be only one third of what it actually is.

198. A. Krueger. (2015). The great utility of the Great Gatsby Curve.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social-mobility-memos/2015/05/19/the-great-utility-of-the-great-gatsby-curve/>.
199. OECD. (2010). A Family Affair: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cross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Reforms: Going for Growth 2010. OECD Publishing, 2010, pp. 181–98.
200. Ibid.
201. R. Haskins, J.B. Isaacs, I.V. Sawhill. (2008). 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getting-ahead-or-losing-ground-economic-mobility-in-america/>
202. The World Bank. (2017). Fair Progress? Educational Mobility Around the Globe. Washington, DC : The World Bank Group. [This is a preview of a book due out in March 201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8428>
203. D. Wearing. (2014, May 22). Where's the Worst Place to be a Worker? Most of the World.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may/22/worker-world-index-employment-rights-inequality>
204. ILO. Working with the ILO – Decent Work and System Wide Coherence. Retrieved from www.rconline.undg.org/wp-content/uploads/2011/11/RC_brochure_Final_WEB_Feb111.pdf
205. ILO. (2015).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206. The World Bank has also recently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labour markets and wages in reduc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World Bank. (2016).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 Retrieved 1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5078/9781464809583.pdf>
207. ILO. (2015).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page 33).
208. Ibid (page 29).
209. See for example: Martin Wolf Global elites must heed the warning of populist rage [https://www.ft.com/content/54f0f5c6-4d05-11e6-88c5-db83e98a590a\[paywall\]](https://www.ft.com/content/54f0f5c6-4d05-11e6-88c5-db83e98a590a[paywall])
210. N. Hanauer. (July/August 2014). The Pitchforks Are Coming ... For Us Plutocrats. Politico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6/the-pitchforks-are-coming-for-us-plutocrats-108014>
211. Nestlé cuts Africa workforce as middle class growth disappoints [https://www.ft.com/content/de2aa98e-1360-11e5-ad26-00144feabdc0\[paywall\]](https://www.ft.com/content/de2aa98e-1360-11e5-ad26-00144feabdc0[paywall])
212. The Economist. (2013, 7 September). The origi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crash cour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choolsbrief/21584534-effects-financial-crisis-are-still-being-felt-five-years-article>
213. Alth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s vulnerable to measurement problems, all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used to estimate the labour share show that: 'in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the labour share has been oscillating considerably across countries and generally declining over time, especially in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in M. Guerriero. (2012).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se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4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REThA/GRES "Inequalities and Development: new challenges, new measurements?" University of Bordeaux, France, June 13–15,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piketty.pse.ens.fr/files/Guerriero2012.pdf>
214. ILO. (2017). 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2017–19: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to Achieve the SDGs. Retrieved 29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04882.pdf
215. See IMF. (2015). Policy Paper Fiscal Policy and Long-Term Growth. Retrieved 10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5/042015.pdf>; and Chapter 3 in IMF. (201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oo Slow for Too Long. Retrieved from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pdf/c3.pdf

216. F. Jaumotte and C. Osorio Buitron. (2015). Inequality and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IMF Discussion Note 15/14 (July 2015). Retrieved 20 October 2017, from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5/sdn1514.pdf>
217. F. Jaumotte and C. Osorio Buitron. (2015). Inequality and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L. Mishel and M. Walters. (2003). How Unions help all Workers.
218. Since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of this case study by Oxfam Australia, both H&M and Wesfarmers brands (including Target Australia) have responded constructively to the Oxfam Australia campaign report, welcoming the report and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wages being determined by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garment brands needing to demonstrate good business practices. Oxfam continues to call for H&M, Target Australia and other brands to make clear, time-bound commitments to achieving living wages in the supply chain.
219. S.N. Emran and J. Kyriacou. (2017). What She Makes, power and Prosperity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Retrieved 1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hatshemakes.oxfam.org.au/wp-content/uploads/2017/10/Living-Wage-Media-Report_WEB.pdf
220. Gallup and ILO. (2017). Towards a Better Future for Women and Work: Voices of Women and Men. Retrieved 10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6256.pdf
221. ILO. (2016). Women at Work: Trends 2016. Retrieved 15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57317.pdf
222.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Retrieved 20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17.pdf
223. Antonopoulos, R. (2009). The Unpaid Case Work-Paid Work Connection. Policy Integration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86. Retrieved 12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women.gov.za/images/ILOWorkingPaper86May2009/wcms119142.pdf>
224. F. Rhodes. (2016). Women and the 1%.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women-and-1>; and F. Rhodes. (2017).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Women.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economy-works-women>
225. Ibid.
226. P. Warr and J. Menon. (2015). Cambodi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59, October 2015. Retrieved 12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75236/ewp-459.pdf>. The term was originally coined by Elson, D. and Pearson, R. (1981). 'Nimble Fingers Make Cheap Workers': An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in Third World Export Manufacturing. *Feminist Review*, (7), 87–107. Retrieved 27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Ruth_Pearson2/publication/270855620_%27Nimble_Fingers_Make_Cheap_Workers%27_An_Analysis_of_Women%27s_Employment_in_Third_World_Export_Manufacturing/links/5654385608aefe619b19bddf/Nimble-Fingers-Make-Cheap-Workers-An-Analysis-of-Womens-Employment-in-Third-World-Export-Manufacturing.pdf
227. G. N. Chaison and P. Andiappan, (1989). An Analysis of the Barriers to Women Becoming Local Union Officers.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June 1989, Volume 10, Issue 2, 149–162. <https://doi.org/10.1007/BF02685261>
228. World Bank Group. (2015). 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16: Getting to Equal. Retrieved 12 October 2017 from <http://wbl.worldbank.org/~media/WBG/WBL/Documents/Reports/2016/Women-Business-and-the-Law-2016.pdf>. <https://doi.org/10.1596/978-1-4648-0677-3>
229. See, for example D. Sands. (2012). The Impact of Austerity on Women. Fawcett Society Briefing: March 2012. Retrieved 15 October 2017 from <https://www.fawcettsociety.org.uk/Handlers/Download.ashx?IDMF=f61c3b7e-b0d9-4968-baf6-e3fa0ef7d17f>
230. F. Rhodes. (2017).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Women. Oxfam.
231. Oxfam America. (2015). Lives on the Line: The Human Cost of Cheap Chicken.
232. Castaneda, A. et al. (2017). Who are the Poo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7844. Retrieved 25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7011475416542282/pdf/WPS7844.pdf>
233. Cocoa Barometer 2015. (2015). Retrieved 24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

cocoabarometer.org/Download_files/Cocoa%20Barometer%202015%20Print%20Friendly%20Version.pdf

234. Fairtrade International. (2013). Powering up Smallholder Farmers to Make Food Fair. page 25 Retrieved 4 April 2016 from https://www.fairtrade.net/fileadmin/user_upload/content/2009/news/2013-05-Fairtrade_Smallholder_Report_FairtradeInternational.pdf
235. Ibid.
236. FAO. (2014).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SOFA) 2014: Innovation in Family Farming. Retrieved 10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fao.org/3/a-i4040e.pdf>
237.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July 8). A Global Middle Class Is More Promise than Rea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global.org/2015/07/08/a-global-middle-class-is-more-promise-than-reality/>
238. ILO. (2017). 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7 and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239. ILO. (2017). 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7.
240. Ibid. Since 1999, the growth in labour productivity in this group of countries has exceeded wage growth. Others have shown a similar tren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wing that this is something global, affecting both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For the years 1995–2014, ILO (2017) looked at 133 countries and found that ‘91 experienced a decline, 32 experienced an increase and ten remained stable’.
241.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242.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15). Collective Bargaining’s Erosion Has Undercut Wage Growth and Fueled Inequality. EPI Fact Sheet. Retrieved 3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epi.org/files/2015/factsheet_80229.pdf
243. L. Alderman and S. Greenhouse. (2014, 27 October). Living Wages, Rarity for U.S. Fast-Food Workers, Served Up in Denmark.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8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4/10/28/business/international/living-wages-served-in-denmark-fast-food-restaurants.html?_r=2. Figures are in in PPP.
244. A number of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exist for calculating the living wage, as detailed in Oxfam Australia. (2017). A Sewing Kit for Living Wages.
245.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2015, 17 February). Guatemala New Low Minimum Wage “Setback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UN Rights Experts. Retrieved 1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ww.ohchr.org/SP/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5575&LangID=e>
246. R. Wilshaw et al. (2015). In Work but Trapped in Poverty: A Summary of Five Studies Conducted by Oxfam, with Updates on Progress Along the Road to A Living Wage.
247. The Asia Floor Wage Alliance proposes ‘a wage for garment workers across Asia that would be enough for workers to live on. Based on some common factor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to be supported, the basic nutritional needs of a worker and their dependents and their other basic needs including healthcare and education’ (<https://cleanclothes.org/livingwage/what-is-the-asia-floor-wage>). This initiativ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not engaging with unions and organized labour. Other similar initiatives fighting for living wag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ITUC across the world, see: <https://www.ituc-csi.org/wagescampaign>
248. Asia Floor Wage. Living Wage versus Minimum Wage. Retrieved from <http://asia.floorwage.org/living-wage-versus-minimum-wage>
249. F. Rhodes. (2017). An Economy that Works for Women. Oxfam.
250.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ITUC for its campaign in Latin America, “Cerrar la brecha – Salario digno”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n minimum wages derived from national sources and ECLAC.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available (2014), in Guatemala and Honduras,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kers with formal employment (salaried workers) subsist in poverty (59% and 54%, respectively). See Salario Mínimo En Países Seleccionados de América Latin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tuc-csi.org/IMG/zip/wage_floor_forum_panama.zip
251. Ibid.
252.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ITUC for its campaign in Africa, ‘100% Africa – Dignity, Value, Wages’. See https://www.ituc-csi.org/IMG/zip/wage_floor_forum_africa.zip

253. See V. Ahiuma-Young (2017, April 10). N56,000 Minimum Wage Achievable – Wabba. Retrieved 15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ww.vanguardngr.com/2017/04/n56000-minimum-wage-achievable-wabba/>
254. See J. d'Amour Mbonyinshuti (2017, May 1). Rwanda: Labour Day – Fresh Push for Minimum Wage. Retrieved 15 November 2017, from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705010030.html>
255. Oxfam Australia. (2017). A Sewing Kit for a Living Wage.
256. Oxfam America. (2015). Lives on the Line: The Human Cost of Cheap Chicken.
257. ILO Figures and Statistics on Labour Inspection System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lo.org/labadmin/info/WCMS_141079/lang--en/index.htm
258. See World Bank. (2015). Working to E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orkers, Jobs, and Wages. Document of the World Bank (June 2015). Retrieved 28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12441468196449946/pdf/97209-REVISED-WP-PUBLIC-Box394816B.pdf>
259. ILO. (2012).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Decent Work: Addressing Informality for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Policy briefs. Retrieved 15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82737.pdf
260. According to the ILO, vulnerable jobs are 'of own-account workers and contributing family workers.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formal work arrangements, and are therefore more likely to lack decent working conditions, adequate social security and 'voice' through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by trade unions and similar organizations. Vulnerable employment is often characterized by inadequate earnings, low productivity and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work that undermine workers' fundamental rights'. Vulnerable Employment and Poverty on the Rise, Interview with ILO Chief of Employment Trends Unit. Retrieved 8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features/WCMS_120470/lang--en/index.htm
261. ILO. (2013).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second edition). Retrieved 2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34413.pdf
262. ILO. (2013). Transitioning from The Informal to the Form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103rd Session, 2014, Report v1. Retrieved 4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18128.pdf
263. Jütting, J. and J. de Laiglesia. (2009).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Retrieved 11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59245-en>.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059245-en>
264. UN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2016). Improving Pay and Working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A Policy Brief for the UN 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Retrieved 26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wiego.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files/WIEGO-pay-working-conditions.pdf>
265. OECD. (2015).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Us All. Retrieved 25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oecd.org/social/in-it-together-why-less-inequality-benefits-all-9789264235120-en.htm>
266. When your boss is an algorithm <https://www.ft.com/content/88fdc58e-754f-11e6-b60a-de4532d5ea35>[paywall]
267. J. Benach. et al. (2014). Precarious Employment: Understanding an Emerging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14; 35, 229–53.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ublhealth-032013-182500>
268. L. Mishel and M. Walters. (2003). How Unions Help All Work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143. Retrieved 27 August 2017, from <http://www.epi.org/files/page/-/old/briefingpapers/143/bp143.pdf>
269. IMF. (201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7: Gaining Momentum? Retrieved 26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4/04/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17>
270. Ibid.
271. ITUC. (2017). Global Rights Index 2017: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of Workers on the Ri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tuc-csi.org/ituc-global-rights-index-2017-18767>

272. Oxfam Canada (2017). Tourism's Dirty Secret: The Exploitation of Hotel Housekeepers. Oxfam Canada.
273. ILO. (2015). Extending Labour Inspection to the Informal Economy: A Trainer's Handbook. Retrieved 9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protect/---protrav/---safework/documents/instructionalmaterial/wcms_422044.pdf
274. ILO. (2013). Transitioning from The Informal to the Formal Economy.
275. These include the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in In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
276. ILO,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Retrieved from <http://www.ilo.org/global/topics/safety-and-health-at-work/lang--de/index.htm>
277. Oxfam Canada (2017). Tourism's Dirty Secret: The Exploitation of Hotel Housekeepers. Oxfam Canada.
278. Ibid.
279. D. Gardener and J. Burnley. (2015). Made in Myanmar. Entrenched Poverty or Decent Jobs for Garment Workers? Oxfam Briefing Paper 209.
280. S.N. Emran and J. Kyriacou. (2017). What She Makes: Power and Prosperity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281. Many slave labourers are in debt bondage – they are told that they owe money to those that they are working for, their wages are too low to pay off the debt, and so they are trapped. According to the ILO, this applies to more than 70% of adults who are being forced to work in agriculture, domestic work or manufacturing. In addition, 24% of victims were unable to leave because their wages were withheld; 17% were subject to threats of violence; 16% were subject to actual acts of violence; and 12% had had threats made against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See ILO. (2017). Global Estimates of Modern Slavery: Forced Labour and Forced Marriage. Retrieved 25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75479.pdf
282. ILO. (2017). Global Estimates of Modern Slavery: Forced Labour and Forced Marriage.
283. ILO. (2015).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5.
284. Ibid.
285. Y. Cho and D. Newhouse. (2011). How Did the Great Recession Affect Different Types of Workers? Evidence from 17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681.
286. OECD. (2014). Inequality Update. Rising Inequality: Youth and Poor Fall Further Behind. Insights from the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June 2014. Retrieved 3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www.oecd.org/social/OECD2014-Income-Inequality-Update.pdf>
287. ILO. (2015).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5. Scaling up investments in decent jobs for youth.
288. The Economist. (2013, April 27). Generation Jobless.
289. ILO. (2017, November 20). Weak Recovery in Youth Labour Markets Demands a Sweeping Response.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7.
290. 'Child labour is defined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 work that is hazardous, demands too many hours or is performed by children who are too young.' See Alliance 8.7: <http://www.alliance87.org/2017ge/childlabour>
291. ILO. (2017). Global Estimates of Child Labour: Results and trends, 2012–2016.
292. ILO. (2013).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 Retrieved 12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73363.pdf; and ILO. (2013). Ending child labour in domestic work and protecting young workers from abusive working conditions. Retrieved 12 Octo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ipeinfo/product/download.do?type=document&id=21515>
293. ILO. (2013, September 5). ILO Convention 189. Landmark Treaty for Domestic Workers Comes into For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formation-resources-and-publications/news/WCMS_220793/lang--en/index.htm
294. C189 – Domestic Workers Convention, 2011 (No. 189). Convention concerning decent

work for domestic workers (Entry into force: 05 Sep 2013). Retrieved 30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89

295. 'Domestic work cannot be the only destiny': Interview with Creuza Oliveira,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Domestic Workers (FENATRAD) of Brazil (26 September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views-voices.oxfam.org.uk/gender/2016/09/domestic-work-cannot-be-the-only-destiny-interview-with-fenatrad/>
296. N. Bloom. (2017). Corporations in the Age of Inequa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Retrieved 2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hbr.org/cover-story/2017/03/corporations-in-the-age-of-inequality>
297. The Economist. (2008, September 15). Core competence. Retrieved 2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2231124>
298. A. Dube, A. and E. Kaplan. (2010). Does Out Sourcing Reduce Wages in the Low-Wage Service Occupations? Evidence from Janitors and Guard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63, No. 2 (January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econweb.umd.edu/~kaplan/empiricaloutsourcing.pdf>. <https://doi.org/10.1177/001979391006300206>
299. N, Irwin. (2017, September 3). To Understand Rising Inequality, Consider the Janitors at Two Top Companies, Then and Now.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03/upshot/to-understand-rising-inequality-consider-the-janitors-at-two-top-companies-then-and-now.html>
300. R.B. Davies and K.C. Vadlamannati. (2013).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Labour Standard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3) 1–14.
301. ITUC. (2016). Frontlines Report 2016 – Scandal: Insid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of 50 Top Companies. Retrieved 28 August 2017, from https://www.ituc-csi.org/IMG/pdf/pdffrontlines_scandal_en-2.pdf
302. See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and also Figure D in J. Bivens and L. Mishel. (2015).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 Divergence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a Typical Worker's pay. Why It Matters and Why It's Real.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2, 2015.
303. IMF. (2017). Chapter 3: Understanding the Downward Trend in Labor Income Shares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7: Gaining Momentum? Retrieved 24 August 2017, from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0/Issues/2017/04/04/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17#Chapter%203>
304. OECD. (2012).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2.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oecd-employment-outlook-2012_empl_outlook-2012-en. https://doi.org/10.1787/empl_outlook-2012-en
305.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Wage Inequality in the Workplace.
306. Ibid.
307. High Pay Centre. (n.d.). FTSE 100 bosses now paid an average 130 times as much as their employees. Retrieved from <http://highpaycentre.org/blog/ftse-100-bosses-now-paid-an-average-143-times-as-much-as-their-employees>
308. Oxfam Intermón. (2017). Diferencias Abismales. El Papel de las Empresas del IBEX-35 en la Desigualdad. Informe 43 (Noviembre 2017). Retrieved 29 November 2017, from <https://oxfamintermon.s3.amazonaws.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files/informe-diferencias-abismales.pdf>
309. Considering a sample of European highly paid occupations, 'despite the approximately equal gender representation among wage earners (52 per cent males, 48 per cent femal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males in the category of CEOs and managers of large corporations and of SMEs is 16.2 per cent, that is, twice as high as that of females (8 per cent)', see ILO (2017)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page 82). Analysing the gender pay differences among the CEOs of the 100 FTSE companies in 2016, the CIPD/High Pay Centre survey found that: "while females make up around 6% of the FTSE 100 CEOs, they earn just 4% of the total pay". See figure 8 in Executive pay. Review of FTSE 100 Executive Pay Packages, retrieved from http://highpaycentre.org/files/2016_CEO_pay_in_the_FTSE100_report_%28WEB%29_%281%29.pdf
310. Oxfam calcula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see Methodology Note: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

[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311. For details of the Oxfam survey, see Methodology Note: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312. M. Kramer. (2012, 8 November). What's Wrong with Maximising Shareholder Value?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sustainable-business/blog/maximising-shareholder-value-irony>
313. Executive Remuneration Working Group Final Report. (July 2016). Retrieved 2 October 2017, from https://www.theinvestmentassociation.org/assets/components/ima_filesecurity/secure.php?f=press/2016/ERWG%20Final%20Report%20July%202016.pdf
314. D. Cable and F. Vermeulen. (2016). Stop Paying Executives for Performa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Retrieved 25 October 2017, from <https://hbr.org/2016/02/stop-paying-executives-for-performance>
315. Oxfam Calculations. For details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316. For calculation of 12%, see Methodology Note: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Wage growth figures taken from ILO. (2016). Global Wage Report 2016/17.
317. M. T. Owyang and H. G. Shell (2016) found that: 'comovement between stock pric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gains in the stock market tend to benefit those at the top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who have better access to and higher participation in these asset markets'. In Taking Stock: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Stock Marke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Economic Synopses, number 7. Retrieved from <https://files.stlouisfed.org/files/htdocs/publications/economic-synopses/2016-04-29/taking-stock-income-inequality-and-the-stock-market.pdf>
318. M. Bruenig. (2017). Massive Rise of Top Incomes is Mostly Driven by Capital. People's Policy Project. Retrieved from <http://peoplespolicyproject.org/2017/08/09/massive-rise-of-top-incomes-is-mostly-driven-by-capital/> based on Piketty, T., E. Saez and G. Zucman. (Forthcoming 2018).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 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http://gabriel-zucman.eu/files/PSZ2018QJE.pdf>
319. E. Wolff. (2012). The Asset Price Meltdown and the Wealth of the Middle Class. <http://www.offnews.info/downloads/w18559.pdf>As cited in J. Montier. (2014). The World's Dumbest Idea.<https://www.gmo.com/docs/default-source/research-and-commentary/strategies/asset-allocation/the-world%27s-dumbest-idea.pdf>
320. E. Ruel and R. Hauser. (2013). Explaining the Gender Wealth Gap. Demography.50(4); and C. D. Deere, D. Carmen and C.R. Doss.(2006). Gen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Paper,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UNU), No. 2006/115, ISBN 9291908991.
321. J. Williamson, C. Driver and P. Kenway (eds.). (2014). Beyond Shareholder Value: The reasons and choice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London: TUC. Retrieved 23 August 2017, from http://www.npi.org.uk/files/3814/0482/3043/Beyond_Shareholder_Value_FINAL.pdf
322. BBC. (2015, 16 February). Global dividend income hits new record of \$1.167 trillion. Retrieved from www.bbc.co.uk/news/business-31485930
323. Andy Haldane, Chief Economis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2015 said that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world growth has been sub-par has been because businesses have not been investing sufficiently ... the profits that businesses are earning are being used not so much to finance investment, but instead to finance dividend payouts to shareholders, or indeed the buying back of shares from shareholders ... they're almost eating themselves'. See BBC interview – Newsnight 24 Jul 2015 [video cont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v=rx2xXbLnl5w. In 2014, Larry Fink, CEO of the world's largest asset manager BlackRock said: 'too many companies have cut capital expenditure and even increased debt to boost dividends and increase share buybacks'. (<https://www.ft.com/content/16e71bdc-4f16-11e4-9c88-00144feab7de>).

324. Cinco Días (2017, November 2). Amancio Ortega ingresa 628 millones más por dividendo de Inditex.
325. The report reveals that Inditex, the parent company of Zara, saved at least €585m in taxes during the period 2011–2014, by using aggressiv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echniques, mainly in the Netherlands, Ireland and Switzerland. See https://www.greens-efa.eu/legacy/fileadmin/dam/Documents/Studies/Taxation/TAX_SHOPPING_-_Greens-EFA_report_on_Inditex_-_08_12_2016.pdf
326. H&M has been consistently one of the most progressive garment companies in seeking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poverty wages in its supply chain. It has an industry-leading publicly disclosed Living Wage Roadmap,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13. It was a signatory to the new ACT initiative in 2015 with IndustriALL global union federation, to tackle sect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low-wage countries for garment production, starting in Cambodia.
327. Calculated using S&P Capital IQ and Financial Times Markets Data.
328. Ibid. Please see the Methodology Note: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329. D. Gardener and J. Burnley. (2015). Made in Myanmar: Entrenched Poverty or Decent Jobs for Garment Workers? Oxfam.
330. Oxfam Calculations. For details see Methodology Note: <https://policy-practice.oxfam.org.uk/publications/reward-work-not-wealth-to-end-the-inequality-crisis-we-must-build-an-economy-fo-620396>
331. IMF. (2013). Fiscal Monitor: Taxing Times (Oct 13). Retrieved 2 November 2017, from www.imf.org/external/pubs/ft/fm/2013/02/pdf/fm1302.pdf
332. M. Devereux et al. (2016). G20 Corporation Tax Ranking. Ox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Business Taxation. Oxford. See also E. Berkhout. (2016). Tax Battles: The Dangerous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on Corporate Tax. Oxfam Policy Paper. Retrieved 22 August 2017, from <https://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bp-race-to-bottom-corporate-tax-121216-en.pdf>
333. F. Alvaredo, A. B. Atkinson, T. Piketty, and E. Saez. (2013).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3–20. <https://doi.org/10.3386/w19075>
334. M. Lawson and M. Martin. (2017). 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 and Oxfam.
335. UNCTAD. (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Retrieved 22 August 2017, from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Chapters/wir2015ch0_KeyMessage_en.pdf
336. A. Alstadsaeter, J. Niels and G. Zucman. (2017) Tax Evasion and Inequality. Version October 6, 2017. <https://doi.org/10.3386/w23772>
337. See C. Mariotti et al. (2017). Great Expectations: Is the IMF Turning Words into Action on Inequality? Oxfam Briefing Paper (October 2017) and R. G. Blanton, S. Lindsey Blanton and D. Peksen. (2015). The Impact of IMF and World Bank Programs on Labor Righ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8, No. 2 (JUNE 2015), 324–36.
338. ILO and OECD. (2015). The labour share in G20 economies.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G20 Employment working group Antalya, Turkey, 26–27 February 2015. Retrieved 23 August 2017, from <https://www.oecd.org/g20/topics/employment-and-social-policy/The-Labour-Share-in-G20-Economies.pdf>; ILO. (2012). Global Wage Report 2012/13: Wages and Equitable Growth; ILO. (2014). Global Wage Report 2014/15: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339.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weakening of unions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op earners’ income shares and less redistribution, and eroding minimum wages increased overall inequality considerably’ in F. Jaumotte and C. Osorio-Buitron. (2015). Inequality and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IMF Discussion Note 15/14. Retrieved 23 August 2017, from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5/sdn1514.pdf>
340. OECD. (2015).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Retrieved 2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oecd.org/social/in-it-together-why-less-inequality-benefits-all-9789264235120-en.htm>

341. R.B. Davies and K. Chaitanya Vadlamannati.(2013). Race to the Bottom in Labour Standard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342. D. Rodrik. (2017). Growth Without Industrialization?Project Syndicate.<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oor-economies-growing-without-industrializing-by-dani-rodrik-2017-10>
343. This is despite the research behind new technologies often being publicly funded. See, for example, M. Mazzucato.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Anthem Press.
344. A. Atkinson. (2016). Inequality: What Is to Be Do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K. J. Delaney. (2017, February 17) The Robot That Takes Your Job Should Pay Taxes, Says Bill Gates. Quartz. Retrieved 30 October 2017, from <https://qz.com/911968/bill-gates-the-robot-that-takes-your-job-should-pay-taxes/>
345. S. Seguino. (2000). Gender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https://doi.org/10.1016/S0305-750X\(00\)00018-8](https://doi.org/10.1016/S0305-750X(00)00018-8)
346. M. Kramer (2012, 8 November). What’s Wrong with Maximising Shareholder Value?
347. OECD. (2015).How to Restore a Healthy Financial Sector That Supports Long-Lasting, Inclusive Growth?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Policy Note 27 (June 2015). Retrieved 28 October 2017, from <https://www.oecd.org/eco/How-to-restore-a-healthy-financial-sector-that-supports-long-lasting-inclusive-growth.pdf> and D. Haroon and K. Shigiya. (2017). Financing Inequality. Paper written at the request of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or use at its Future of Horizons Conference on 7 April 2017.Retrieved 19 October 2017, from <https://fca.org.uk/publication/research/financing-inequality.pdf>
348. G. Zucman. (2015).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UNCTAD.(201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349. The total annual domestic financing gap to achieve universal pre-prima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low and low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s \$39bn per year. See UNESCO. (2015). Pricing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he cost of reaching new targets by 2030. Education for All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Policy Paper 18, July 2015 update.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21/232197E.pdf>. According to UNESCO data, there are 264 million children out of school. This includes children ages 6 to 17. See UNESCO. Out-of-School Children and Youth.Data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uis.unesco.org/en/topic/out-school-children-and-youth>.
350. M. Devereux et al. (2016). G20 Corporation Tax Ranking.Ox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Business Taxation. Oxford. See also E. Berkhout. (2016). Tax Battles: The Dangerous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on Corporate Tax.
351. IMF. (2013). Taxing Times Fiscal Monitor.
35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5).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s. Retrieved 23 October 2017, from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the-new-global-competition-for-corporate-profits>
35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poly power and inequality is long established. J Baker and S Salop.(2015). Antitrust, Competition Policy and Inequality.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104:1 and T Begazo and T. Begazo and S. Nyman. (2016). Competition and Poverty: How Competition Af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Welfare. ViewPoint, Public Policy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he World Bank. Retrieved 17 October 2017, from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62481468180536669/pdf/104736-REPF-Competition-and-Poverty.pdf>
354. J. Hacker. (2011).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middle-class democracy.Policy Network Essays. Retrieved 29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policy-network.net/publications_download.aspx?ID=7438
355. Arretche, M. (2015). “Trajetórias Da Desigualdade: Como O Brasil Mudou Nos Últimos Cinquenta Anos”. Centro de Estudos da Metrópole – CEM. Editora Unesp. São Paulo.
356. S. Ben Naceur and R. Zhang. (2016).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equality and Poverty: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WP/16/32. Retrieved 23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6/wp1632.pdf> and R Sahay et al. (2015). Rethinking Financial Deepening: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5/08. Retrieved 23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5/sdn1508.pdf>
357. C. Johnston. (2016, 28 October). Uber Drivers Win Key Employment Case. BBC. Retrieved 23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37802386>

358. F. Jaumotte and C. Osorio Buitron. (2015). Inequality and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5/14.
359. This was a key demand of unions in this year's Labour 20 Dialogue meeting under the G20 presidency of Germany in Bad Neuenahr, Germany, 18–19 May 2017. See L20 statement to the G20 labour and employment ministers' meeting in Bad Neuenahr, Germany, 18–19 May 2017: https://www.ituc-csi.org/IMG/pdf/2017_l20_statement_lemm_en.pdf
360. For a greater discussion of this trend, see D. Haroon. (2017). An Economy for the 99%. Oxfam Briefing Paper (January 2017). Retrieved 6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s://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file_attachments/bp-economy-for-99-percent-160117-en.pdf
361. C. Rosen and M. Quarrey. (1987). How Well is Employee Ownership Work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362. M. Bruenig. (2017). Nordic Socialism Is Realer Than You Think. Retrieved 26 October 2017, from <http://mattbruenig.com/2017/07/28/nordic-socialism-is-realer-than-you-think/>
363. P. Kennedy. (2017). No More Market Failure: The Economic Case for Nationalisation. Open Democracy UK. Retrieved 24 August 2017, from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uk/peter-kennedy/no-more-market-failure-economic-case-for-nationalisation>
364. J. Martinez-Vazquez and B. Moreno-Dodson. (2014). The Impact of Tax 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 Publications; N. Lustig. (2015). The Redistribu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Thirtee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mmitment to Equity Project. CEQ Working Paper Series. Tulane University; and OECD. (2015).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and see, for example, F. Jaumotte and C. Osario Bultron. (2015). Power from The People. IMF. Finance & Development. 52:1.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5/03/jaumotte.htm>
365. J. Martinez-Vazquez, B. Moreno-Dodson and V. Vulovic (2012). The Impact of Tax 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12/25. <https://doi.org/10.2139/ssrn.2188608>
366. See OECD. (2015). In It Together. Op. cit. and n. Lustig (2015). The Redistribu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Op. cit.
367. Between 2000 and 2007. G. Verbist, M. F. Förster and M. Vaalavuo (2012). The Impact of Publicly Provided Servic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Review of New Results and Methods.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 130. OECD Publishing.
368. N. Lustig. (2015). The Redistribu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 and Health. Op cit.
369. E. Seery. (2014). Working for the Many: Public services fight inequality. Oxfam Briefing Paper (182, April 2014). Retrieved 23 August 2017, from https://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file_attachments/bp182-public-services-fight-inequality-030414-en_1.pdf
370. B. Emmett. (2006). In the Public Interest: Health, education and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all. Oxfam Campaign Report. Retrieved 6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s://oxfamilibrary.openrepository.com/oxfam/bitstream/10546/112528/1/cr-in-public-interest-health-education-water-010906-en.pdf>
371. Global Campaign for Education. (2016). Private Profit, Public Loss: Why the Push for Low-Fee Private Schools Is Throwing Quality Education Off Track. Report. Retrieved 1 November 2017, from http://www.right-to-education.org/sites/right-to-education.org/files/resource-attachments/GCE_Private_Profit_Public_Loss_2016_En.pdf
372. The data includes all schemes which have some form of contributory element (e.g. pensions or insurance schemes) and non-contributory schemes, including nine categories: sickness, unemployment, old age, employment injury, family, maternity, disability and survivors' benefit; plus other incom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programmes, includ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available to the poor and not included under the above classes.
- See I. Ortiz. (2015). Social Protection for All to Change People's Lives by 2030.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Retrieved 2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ilo.org/>

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405766/lang--en/index.htm

373. The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SPF) Initiative is driven by the ILO and a coalition of other UN agencies and development partners promoting universal access to essential social transfers and services. ILO. 2017. 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 2017/19: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to Achieve the SDGs (ILO: Geneva).
374. M. Lawson and M. Martin. (2017). The 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 Index.
375. D. Jacobs. (2017) The Case for a Billionaire Tax. Oxfam. Retrieved 2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s://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file_attachments/dp-case-for-billionaire-tax-100117-en.pdf
376. The Palma ratio divides the income of the richest 10% of the population by the income of the poorest 40%. Oxfam is recommending that governments aim for a Palma ratio of no more than 1.
377. Goal Te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s to reduce inequality between and within countries.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
378. This should include income, property and estate tax data; data from property and luxury goods markets; data from wealth management firms; and company surveys on wages. Such data should be disaggregated by gender, age, occupation, region and, where appropriate, ethnicity.
379. UN. (2011).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GuidingPrinciplesBusinessHR_EN.pdf
380. This should include all benefits as well as basic pay, including stock options.
381. In line with ILO conventions 102 (http://blue.lim.ilo.org/cariblex/pdfs/ILO_Convention_102.pdf) and 202 (http://www.ilo.org/secsoc/areas-of-work/legal-advice/WCMS_205341/lang--en/index.htm)
382. This should include consideration of how to ensure that all countries can deliver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the SDGs, reduce their dependency on regressive taxation and effectively set public spending, thereby helping to close the inequality gap.
383. E. Sahan. (2017). Oxfam's Future of Business Initiative: Promoting equitable businesses and fourth sector development. Oxfam.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oxfams-future-business-initiative>
384. Café Direct. <https://www.cafedirect.co.uk/about/>
385. Women's Empowerment Principles. <http://www.weprinciples.org/>
386. ILO.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http://www.ilo.org/global/standards/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labour-standards/conventions-and-recommendations/lang--en/index.htm>

本报告献给全球致力于反抗不平等及不公正的男人和女人们——纵使常常身处风险、在很多国家甚至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压制，他们却从不言弃。

乐施会是由 20 个组织构成的国际联盟，在 90 多个国家开展项目，作为推动全球改变的人道主义机构，致力于消除贫穷，以及与贫穷有关的不公平：

美国乐施会 (www.oxfamamerica.org)

澳大利亚乐施会 (www.oxfam.org.au)

比利时乐施会 (www.oxfamsol.be)

加拿大乐施会 (www.oxfam.ca)

法国乐施会 (www.oxfamfrance.org)

德国乐施会 (www.oxfam.de)

英国乐施会 (www.oxfam.org.uk)

香港乐施会 (www.oxfam.org.hk)

丹麦乐施会 (<http://oxfamibis.dk/>)

印度乐施会 (www.oxfamindia.org)

西班牙乐施会 (www.oxfamintermon.org)

爱尔兰乐施会 (www.oxfamireland.org)

意大利乐施会 (www.oxfamitalia.org)

日本乐施会 (www.oxfam.jp)

墨西哥乐施会 (www.oxfammexico.org)

新西兰乐施会 (www.oxfam.org.nz)

荷兰乐施会 (www.oxfamnovib.nl)

魁北克乐施会 (www.oxfam.qc.ca)

南非乐施会 (www.oxfam.org.za)

欲了解详情，请登录各国乐施会网站或访问
www.oxfam.org

© 乐施会国际联合会，2018 年 1 月

本报告由 Diego Alejo Vázquez Pimentel、Iñigo Macías Aymar 和 Max Lawson 执笔。乐施会在此感谢 Deborah Hardoon、Alex Maitland、Nick Bryer、Milena Dovali、Erinch Sahan、Franziska Mager、Rowan Harvey、Francesca Rhodes、Diana Sarosi、Helen Bunting 在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报告作者也对慷慨提供协助的诸位专家表示感谢，他们是：Christoph Lakner、Branko Milanovic、Brina Seidel、Jason Hickel、Danny Dorling、

Jessica Woodroffe、Abigail Hunt、Alison Tate、Gemma Freedman、Maura Leary、Kate Pickett、Isabel Ortiz、Mike Savage、Gabriel Zucman、Jonathan Ostry、Lucas Chancel、Patrick Belser、Ana Ines Abelenda、Paul Segal、Chris Hoy。本报告是有关发展和人权相关政策问题的公众讨论系列报告中的一部分。

如需进一步了解报告中所述问题的详细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advocacy@oxfaminternational.org

本出版物受版权保护，可在承认完整信息来源的前提下，免费使用于倡导、宣传和研究等目的。版权所有人要求应对这些使用进行登记，以便评估报告的影响。如要在其它环境下复印本报告，或引用至其它出版物中，或翻译、改编，则必须获得版权所有人授权，并可能收取适当的费用。

详情请邮件：policyandpractice@oxfam.org.uk

在送交出版社时，本出版物中信息和数据均正确无误。

英国乐施会代表国际乐施会出版英文原版 ISBN 978-1-78748-138-1，2018 年 1 月，DOI: 10.21201/2017.1350
英国乐施会，Oxfam House, John Smith Drive, Cowley, Oxford, OX4 2JY, UK.

封面照片：孟加拉国制衣工厂的青年工人

图片编辑：Jonathan Silvers/Saybrook Productions

本报告中文版由香港乐施会于 2018 年 1 月翻译、出版，报告内容均以 2018 年 1 月发布的英文版报告为准。

中文版翻译：昆明溪树翻译有限公司

中文版审校：杨莉

中文版统筹：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农业与扶贫政策团队

本报告电子版下载，请登录：www.oxfam.org.cn

如需纸质版本，请联系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北京，朝阳区，朝外北街蓝筹名座 D 座二单元 302 室，100020

邮箱：bj@oxfam.org.hk

香港乐施会创立于 1976 年，自 1987 年起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及防灾救灾工作。至 2016 年 3 月，在大陆 31 个省市和地区开展工作，投入资金总额超过 12 亿港元，受益人数超过 1294 万人。

www.oxfam.org

**EVEN
IT UP**



OXFAM